

說部叢書

二集

第四十九編

義俠小說

第一冊

續俠隱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俠隱記目錄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馬薩林 | 第二回 | 巡夜 |
| 第三回 | 盧時伏薦達特安 | 第四回 | 王后同主教 |
| 第五回 | 達特安同主教 | 第六回 | 四十歲之達特安 |
| 第七回 | 巴蘭舒遇救 | 第八回 | 半箇金錢之力 |
| 第九回 | 達特安遇阿拉密 | 第十回 | 德博理教士 |
| 第十一回 | 游說 | 第十二回 | 達特安訪頗圖斯 |
| 第十三回 | 頗圖斯有奢望 | 第十四回 | 摩吉堂 |
| 第十五回 | 阿托士父子 | 第十六回 | 波拉治堡 |
| 第十七回 |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 第十八回 | 波孚公爵 |
| 第十九回 |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 第二十回 |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
| 第二十一回 | 拉勒米嘴饞 | 第二十二回 | 阿托士夜遇麗人 |
| 第二十三回 | 司克朗 | 第二十四回 | 別子贈劍 |
| 第二十五回 |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 | |

卷二

- | | | | |
|-------|---------|-------|---------|
| 第二十六回 | 達特安告奮勇 | 第二十七回 | 追趕波孚公爵 |
| 第二十八回 | 四俠相逢 | 第二十九回 | 聚會之預備 |
| 第三十回 | 折劍解圍 | 第三十一回 | 洛奧爾救人 |
| 第三十二回 | 樹林遇盜 | 第三十三回 | 兇惡和尚 |
| 第三十四回 | 冤家路窄 | 第三十五回 | 吉利模開口 |
| 第三十六回 | 洛奧爾初見王爺 | 第三十七回 | 杯酒調停 |
| 第三十八回 | 查理第一來信 | 第三十九回 | 克林維勒之來信 |
| 第四十回 | 英后求馬薩林 | 第四十一回 | 吉士報捷 |
| 第四十二回 | 威脫會姪 | 第四十三回 | 慈父孝子 |
| 第四十四回 | 英后求救 | 第四十五回 | 可惜不殺 |
| 第四十六回 | 賀捷鬧事 | 第四十七回 | 花子頭目 |
| 第四十八回 | 布舍里之高樓 | 第四十九回 | 民變 |
| 第五十回 | 圍宮 | 第五十一回 | 報復之策 |
| 第五十二回 | 達特安見王后 | 第五十三回 | 主教出險 |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

卷三

第五十五回 賣草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祕密信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國王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

第六十回 四俠相遇於英國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第六十二回 樹林會議

第六十三回 祝壽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第六十五回 鬪牌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第七十回 法場託孤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第七十二回 祕密房子

第七十三回 比劍

卷四

第七十四回 閃電

第七十五回 偷酒

第七十六回 逃命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第七十八回

浮海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第八十一回

說降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第八十三回

救友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眞王上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第八十七回

困獸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第八十九回

頗圖斯有神力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辯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第九十六回

回鑾

第九十七回

劫駕

第九十八回

四俠分散

續俠隱記卷一

第一回 馬薩林

話說法國紅衣主教府裏。有一間書房。中間一張大桌子。桌子上面擺了許多公文書本。桌子旁邊坐着一箇人。一隻手托着腮。在那裏想得很入神。背後就是牆爐。爐裏的火。燒得很旺。照着那箇人穿的袍子。桌上的蠟燭。照着他的臉。這箇人穿着紅袍。袍邊緣了通花欄杆。他一箇人坐在那裏。臉色微帶青白。眉頭很縐。房裏寂寞得很。一點聲響也沒有。只聽見門外親兵走來走去。的脚步聲。看官要曉得。這間房子。就是從前紅衣主教立殊理。辦事的地方。現在立殊理主教已經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這箇時候。法國的情形。很不好。法國的威望。是沒有的了。王上的號令。是沒人遵守的。國裏頭的世爵大臣。常要造反。外國的軍隊。侵入邊界來。只要看看主教府裏的情形。也就曉得。現在的主教既不濟事。府裏的地方很大。房子很多的。却沒什麼人。院子裏雖有好多親兵。客廳廂房過道。一箇人影子

沒有。巴黎城裏的人沒一箇不同主教反對的。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百姓常常放槍。這箇時候。百姓有了火槍。雖然尙沒十分糟蹋地方。却在街上時常放槍。彷彿是要給瑞士營同別的軍人看。叫他們曉得。現在的百姓。也有點力量了。剛纔說的那箇紅衣人。不是立殊理。是立殊理的後任。名叫馬薩林。馬薩林一箇人坐在房裏。想不出法子。又沒得能力。去對付當時的危險局面。這位紅衣主教。一箇人坐在房裏。自言自語道。他們罵我是箇外國人。是箇意大利人。我如果讓他們。他們真要把我絞死了。這班獸子。他們不曉得。這箇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說得不甚好。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說巴黎話。說得很好聽的。常拿好話去騙他們的那班人。纔是他們的真仇人。說到這裏。馬薩林微微的含笑。說道。我也曉得。得了權勢的是常有危險的。他們却要曉得。我却不是箇權倖。愛西士手上戴了一箇極好的金剛鑽戒指。原是王后給他的。指英我手上戴的戒指。是平常得很的。上面只刻了一箇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據拉波特日記所載路易第十三之后。即前書

之安公主私嫁與馬薩林。難道我就讓他們擺佈我麼。他們永遠在那裏喊。要貶逐我。却不曉得我有手段。叫他們或喜或怒。有時我有法子。叫他們喊波孚萬歲。過了幾時。我又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叫他們喊議院萬歲。現在波孚還在威英桑地方。將來有一天。王爺是要同波孚連合起來的。還有議院……說到這裏。馬薩林露出憤恨的神氣來。說道。我將來要想議院的法子。我們現在有奧林斯。同滿搭吉幫忙。我慢慢去收拾他們。他們現在喊驅逐馬薩林。將來不久。他們就要同他們的首領鬧起來。各人有各人的機會。從前立殊理在生的時候。沒人不恨他。等他死了。人人稱讚他。但是立殊理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險呢。況且他當日常常的被貶。有幾趟他以為被貶之後。永遠不得復位的了。好在王后是永遠離不了我的。倘若我輸了給百姓。讓了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我們試試看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辦得什麼事。假使我是箇法國良家子。不是箇外國的人……說到這裏。獨自出神。原來馬薩林主教所處的地位。真是十分爲難。

那爲難的情形。日甚一日。他爲人貪而齎。抽收稅款。抽得太重。百姓都受不住。百姓什麼都沒有。只有靈魂的了。靈魂是不能拍賣的。主教抽了許多稅。說是充軍餉。時時拿打勝仗去騙百姓。造了許多謠言。但是謠言是吃不飽的。百姓就很怨恨。馬薩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用重價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箇缺。還減了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是恨極了。聯盟起來。不許主教再添縣官的缺。也不許宮裏再訛他們錢的。他們約好了。如果同盟內中。有一箇人。因爲違抗。丢了官。大衆湊錢去幫他。百姓對待政府的情形。也不對。那年正月七號。因爲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舉十箇代表人。去見奧林斯公爵訴苦。這位公爵。最好名譽的。接見他們。代表人說。他們已經議好了。不納新稅。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違拒不納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說了些好好盼望減少的話。應許他們同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說的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罷。正月九號。公舉了幾箇爲首說話的人。去見主教。內

中有一箇說話說得很重。說得很決裂的。主教也驚異起來。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想了有什麼法子再說罷。因爲要看有什麼法子好想。就開了一箇大臣議會。請了戶部大臣來。這位戶部大臣。叫丹摩利。百姓因爲他管戶部。極恨他。此外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丹摩利的父親。叫巴狄赤。是在利昂地方開銀行的。他因爲倒了帳。後來就改名丹摩利。從前是立殊理主教保薦。給路易第十三做戶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很說了幾句好話。那時王上說道。我很高興叫他做這箇官。我原要箇妥當可靠的人。補這箇缺。先前有人說。你要保舉那箇光棍巴狄赤。我很不願意。只好叫他補的了。立殊理主教說道。陛下不要怕。陛下說的那箇巴狄赤。已經問絞死了許久了。王上說道。這麼很好了。你可曉得。百姓給我箇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簽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戶部次官。剛纔說的戶部大臣就是他。再說開大臣議會的事。丹摩利趕快跑了來。神色慌張。臉無人色的。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行刺。百姓見他夫婦出門。

太奢華了。當街就攔住他。很辱罵了他一頓。看官要曉得。丹摩利初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得二十箇法朗。現在分家。幾箇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朗。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朗。那一天。街上的亂民。看見他兒子。有人就出主意。說把他捉了。拿東西來擠壓他。把他所吃的金子。都要擠出來。幾乎死在亂民手裏。因為這件事。丹摩利心很亂。不便議事。議會只好不議了。第二天。會長毛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百姓罵了。毛禮對百姓們說。倘若他們不聽王上的號令。還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把爲首滋事的人絞死了。百姓們答他說。搭起架子來。是件很好的事。他們就可以把那班。朶削百姓。脂膏的官。絞死了。這時巴黎擾亂得很利害。那一天是禮拜六。王后去諾搭丹教堂。有二百多箇女人。跟在後頭。吵着說。要還他們一箇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動。不過要求王后可憐他們。就有王后護衛的親兵。把那些女人推開了。王后作出很驕蹇的樣子。不理他們。當天下午。又開議會。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定了第二天。正月十二號。開議院。再說

開書所講的那天日裏。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那年纔十歲。剛好出天花好了。藉口去諾搭丹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把守王宮左右河邊。同新橋等處地方。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院。不獨從前的上諭。一點沒收回。仍是照舊辦理。並且當日。頒發了五六條新上諭。都是有害於國的。院長巴朗瑪。原是幫政府的。現在看見不安。就連合議員。極力反對。大不以新稅爲然。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沿路上有許多百姓在那裏看。知道王上纔從議院回來。不曉得王上是幫百姓。抑或幫政府。苛待百姓。一箇喊萬歲的都沒有。人人臉上都是很不舒服的。有幾箇人臉上露出痛恨的意思。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還是不退。因爲恐怕百姓知道。又頒了新上諭。又要鬧事。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頒的上諭。把稅加重了。登時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道。推倒馬薩林。同時却恭維院長及議紳。喊道。巴留士長壽。巴朗瑪長壽。百姓知道這兩議紳。很替百姓訴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百姓們却是很感激他們兩位。官長恐怕鬧事。就設法去解散他們。誰知越聚越多。登時就派禁兵。

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及聖瑪丁街。因爲那兩條街。聚的人最多。當下巴黎市長。到了王宮。他是來報告。倘若不把兵士撤回。不到兩點鐘。巴黎的百姓。就要反了。正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幫統甘明則。進來了。號衣也扯破了。滿臉都是血。王后見了很害怕。喊了一聲。衆人也十分着急。要聽是什麼情形。幫統說。禁兵一到了街上。百姓就狂怒起來。亂搖警鐘。他想弄箇榜樣。給衆人看。就捉了一箇爲首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場正法。禁兵正拖那箇人走。百姓就在市場。攻打禁兵。也有拿長柄斧子的。也有擲石的。石如雨下。打得熱鬧時候。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裏。把門關緊了。禁兵打開了門。找不着爲首的。鬧到這裏。幫統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時候。有許多亂民跟着他們。有好幾箇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幫統是眉間受的石子傷。當時政府。却沒力量去彈壓。主教只好趕快出告示。說明兵隊站街。不過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就要撤回來的。下午四點鐘。果然都調回王宮。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及樓下。人人臉上都着着急的。

不曉得要鬧到什麼田地。這箇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薩林時候的情形。再說主教獨自一箇人。坐在書房裏。心裏所想的。就是百姓要作亂的事。忽然間他擡起頭來看鐘。正是六點鐘。他拿哨子吹了兩聲。帷幃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出來一箇穿黑衣裳的人。悄悄的走到主教所坐的椅背後。聽分付。主教知道是跟人。也不回頭。說道。白那英。什麼火槍手在府值班。白那英道。黑營。主教問道。是那一個。白那英道。特拉維帶的。主教道。那位兵官在大廳裏。白那英道。達特安在那裏。主教道。我聽說是箇好兵官。白那英道。是的。主教道。你去拿一身火槍營的號衣來。同我穿上了。跟人出去了一會。把號衣拿來。主教把身上的官衣脫了。換上一身火槍營的號衣。却很好看。穿好了。說道。你請達特安進來。跟人一句不響。從大門出去了。主教一箇人在房裏。對鏡子照照。覺得很高興。主教這時候。不過四十六歲。身材是好看的。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臉色好看。眼睛是很有精神的。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寬。頭髮卷曲。顏色深黃。頰下的鬚很整齊。低頭看看自己兩隻手。那兩隻手。他平日最是留心的。把

皮手套去了。穿上一雙絲手套。這箇時候。門開了。跟人報道。達特安來了。一箇兵官進了房。這位兵官。有四十歲上下。身材却不甚高。却是很合度的。兩隻眼閃光射人。下頰的鬚。回頭髮。原是黑的。現在有點灰色了。大約黑頭髮的人。飲食太考究。或是太不考究。頭髮都會變這樣顏色的。達特安進了房。登時就記得他好些年前進來過。見過立殊理主教。達特安進得房來。看見一箇他部下的火槍手。就留心細看。纔曉得是主教改了裝。就站在那裏。樣子是很恭敬。很大方的。主教很留心看達特安。過了一會。說道。你就是達特安。達特安道。是的。馬薩林兩眼還是不停的看。看他滿臉精神。很是箇有本事的人。達特安是經過多少閱歷的了。只管隨他看。一點也不難過。後來主教說道。我要你跟我一路走。其實是我跟你一路走。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我要看看王宮左右前後的兵。布置得怎麼樣。你看我會遇險麼。達特安很詫異的問道。遇險麼。有什麼險。主教道。有人說百姓反了。達特安道。百姓見了御前火槍營。是很恭敬的。假使他們要動手的話。我只要有三四箇火槍手跟住我。

我們就可以把一百箇亂民趕跑了。主教道。難道你不曉得。甘明則受了傷麼。達特安道。甘明則是在禁兵營。不是在火槍營的。主教微笑說道。你的意思是說。火槍營比禁兵營好。達特安道。各人自然都說是自己的營好。主教道。我却不然。我脫了自己的號衣。換穿了你們的號衣。達特安道。主教太謙了。又說道。我說句實話。我如果穿了主教的袍子。我萬不肯去穿別的衣服了。主教道。不過今天晚上。穿了主教的袍子。有點不上算。你看是不是。白那英。拿我的帽子來。跟人去了。把寬邊軍帽拿來。主教戴好了。回頭對達特安說道。你有馬匹預備好了麼。達特安道。常有配好的馬。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達特安道。主教要多少人護衛。主教道。你說有四箇人。就好抵敵一百箇亂民。我們也許碰見二百箇的。你帶八箇人罷。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等等。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白那英。拿亮來。跟人拿了燭。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開了一道門。同一箇祕室相通。他們兩箇人出了房。不到一會。就到了王宮的大院。

第二回 巡夜

再說過了十分鐘。這一隊人到了邦桑街。這條街在立殊理主教所蓋的大戲園後面。他自己編的一本很有名的戲。就是在這戲園裏演的。馬薩林是最喜歡音樂的。先前曾叫人預備。在這戲園裏唱高等的詞曲。法國高等詞曲。就是這箇時候起首有的。閒話不提。再說街上的情形。的確是同造反無異。一羣一羣的游民。滿街上走。看見了兵。是很藐視。只要稍不如意。就要打禁兵。都是尋釁的形狀。達特安剛纔說的話。却是說錯了。在聖丹尼街。聽見槍聲從哈爾一帶來。又不多時。無緣無故。又敲起鐘來。達特安看見街上的人。情形雖是可怕。却還沒成亂。也就照常的在街上走。看見街中間。聚了一羣人。他是一點也不去先招呼。只管向着他們走。那些人彷彿知道達特安是不好惹的。讓開路。給他們走。主教爲人。是極謹慎的。看見達特安這樣的膽子。不禁的暗中佩服。到了薩鎮地方。有箇守門的巡兵。止住他們。要暗號。達特安說了暗號。就問是否甘明則在這裏把守。巡兵指了兩箇兵官把他看。看見一

箇人騎了馬。馬旁邊站着一箇人。這箇人就是甘明則。達特安回頭對主教說道。甘明則在這裏。馬薩林上前去。達特安在後頭。那兩箇兵官認得主教。脫帽爲禮。主教喝采。同騎馬的兵官說道。吉討。你六十四歲了。還是這樣高興想打仗。你同這箇少年說什麼。吉討道。我同他談我少年時聽見說內亂的事。告訴他。現在的光景。很好。我們恐怕不久就要看見聖丹尼聖瑪丁兩條街。都要堆起東西來塞路了。主教道。甘明則的意思怎麼樣的。甘明則道。我說。要立黨作內亂。還要有箇楷斯公爵。纔能成。況且天下事。沒有兩樣剛好相同的。吉討說道。不然。他們現在立了一箇擲石黨了。主教問道。爲什麼叫作擲石黨。吉討道。他們立的黨。就叫擲石黨。主教道。這箇黨名。有什麼來歷。吉討道。有一天。某議員說。現在這班亂黨。很像巴黎街上的小孩子。在溝裏擲石子。看見巡警來了。就躲起來。巡警走了。又聚起來。擲石子。因此這班人。就自稱爲擲石黨。現在不論什麼東西。都加了這箇名目了。麵包。帽子。手套。扇子。都加了擲石黨三箇字的名號。你聽聽。說到這裏。沿街樓窗。有箇人唱擲石黨的歌。

甘明則說道。讓我來敬他一槍。正要取出手槍。馬薩林道。不要動手。這是很沒要緊的。我曉得法國人脾氣。他們肯唱。就肯拿出錢來。剛纔吉討說。從前內亂的時候。他們什麼都不唱。只唱麻斯。事體弄到很不得了。吉討。我們走罷。看看昆斯門守得怎麼樣。擺了擺手。拍馬回到達特安等的地方。達特安領了火槍手。向前走。主教同吉討。緊跟在後。甘明則看着主教走了。自言自語道。不錯的主教。只要他們肯納稅。什麼都不管了。馬薩林同着衛隊。向別的街上走。聽見街上的人。在那裏議論新頒的上諭。都說的是王上要害百姓。都是主教的不是。却很恭維巴朗瑪。同巴留士兩箇人。還說要在奧林斯公爵同王爺面前稟訴。達特安在人羣中走過。一點也不去理會。馬薩林同吉討說話。都是很低聲的。護衛的人。一聲也不響。過了一會。到了昆斯。吉討喊了一箇小兵官。問道。有什麼新聞。小兵官答道。統領這理倒很平安。我只是不放心那邊一所大房子。一面說。一面指着一間大房子。吉討道。那間是朗布里府。小兵官道。我不管那是什麼府。我只曉得有好幾箇面生可疑的人進去了。吉討笑。

了。說道：那可疑的人。不過是幾箇詩人。主教道：吉討你要小心。我不許你看詩人不起。你要曉得。我少年的時候。也是箇詩人。吉討道：爵爺。你是箇詩人麼。主教道：是的。你想聽聽我的警句麼。吉討道：可惜我不懂意大利話。主教道：法國話。你總懂的了。我曉得的。我用法國發號令。你是遵辦的。吉討道：那箇自然。只要那號令是奉王后命發的。主教咬牙答道：是的。我曉得。你是忠於王后的。吉討道：我統帶王后的禁兵。有二十年了。主教道：這裏很安靜。達特安。我們到別處去罷。達特安向前走。到了聖洛。是王宮的第三箇要隘。這裏地方。人煙稀少。主教問是誰人把守。吉討說道：威勒揆。主教道：不如你去同他說罷。我從前叫你去捉波孚公爵。他不高興。他說他是王上禁兵營統領。應該是他去的。吉討道：我曉得他既說過這種話。我告訴他。也不止一百回了。只因爲那時。王上纔四歲。怎麼能發號令呢。主教道：不然。我也原可以派他的。不過我喜歡派你。吉討不答。走上前。叫巡兵請威勒揆出來。威勒揆看見了。喊道：吉討。是你麼。你來這裏作什麼。吉討道：我請你出來。要問你。這裏還安靜麼。

威勒揆道。安靜得很。什麼都沒有。百姓們喊的是王。上長壽。推倒主教。我們也聽慣了。吉討笑了。問道。你也跟着他們喊麼。威勒揆道。老實告訴你。我倒很想跟着他們喊。我看他們喊的。很不錯。我甯可不領五年的薪俸。願王上加長五歲。吉討道。如果王上加長五歲。怎麼樣呢。威勒揆道。王上長大成丁。就可以自己發號施令了。從顯理第四的孫子當今的王上。奉號令。比從馬薩林奉號令。好多了。爲王上死。我是很願意的。若是爲馬薩林死。同甘明則。今天一樣。幾乎送了命死了。到天堂也是不舒服的。馬薩林拍馬上前。說道。威勒揆。你一片忠心。王上總要曉得的。轉回頭來。說道。這裏很安靜。我們回去罷。威勒揆說道。原來我們說話的時候。馬薩林都在這裏聽見了。很好。我正要他曉得我心裏的意思。吉討。你倒給我一箇很好的機會。雖然你的用意。不見得甚佳。我還是謝謝你的。說完。掉過頭。進了營房。一面還唱擲石黨的歌。馬薩林回到府裏。很發愁。他從甘明則。吉討威勒揆嘴裏聽來的話。曉得亂民一旦起事。除了王后一箇人之外。別人都是不幫自己的。王后爲人。是箇不念交情的。

臨時還不曉得怎麼樣。今天晚上出去巡閱了一點鐘。只看見了一箇人。動他的心。這箇人不怕亂民。這箇人就像是鶴立雞羣的。達特安的名聲。他是早聽見的了。馬薩林雖是在一六三四一六三五兩年之間來法國的。達特安忠義勇俠名氣。馬薩林聽見不止一次了。他雖是聽見人說。却要打聽是否確實。又不便去當面問他。他曉得達特安是箇喀士剛人。不過喀士剛人。同意大利人。很有相同的地方。你要他老實說自己的事情。他是不肯說實話的。走到了王宮的圍牆。馬薩林先分付達特安在院子等。叫吉討跟了來。兩箇人下了馬。走入花園。主教抓住吉討的手說道。你剛纔說。你在王后手下。辦事有二十年了。吉討道。是的。主教道。你有膽子的。是不必說了。你盡心所辦事。也不必說了。此外你的記性總算好。吉討道。主教看出這點來。麼。但是我若是沒好記性。我早得意了。主教道。什麼緣故呢。吉討道。會做官的人。最要緊。是會忘記。主教道。吉討。你不是箇會做官的人。你是箇軍人。是老王顯理第四的舊部。那班宿將。現在剩不到幾箇了。不久也都要去世了。吉討道。今天主教就同

我算命麼。馬薩林道。不是的。我要問你。近來你可曾留心看那火槍營的幫統麼。吉討道。你說的是達特安麼。主教道。是的。吉討道。我用不着去留心看他。我却認得他好多年了。主教道。他是箇什麼路數人。吉討很詫異的答道。他是箇喀士剛人。主教道。我曉得的。你要告訴我。這箇人靠得住麼。吉討道。特拉維是很相信他的。你曉得。特拉維是王后最靠得住的朋友。主教道。我要察看他這箇人。實在能辦事麼。吉討道。主教若是要打聽他。是不是箇有膽軍人。我可以說。他的確是的。我聽見說。在拉羅諾爾。還有別的地方。他都打得很好。主教道。吉討。你要曉得。我們不幸。當了大臣。不獨要有膽子的人幫忙。還要有謀略的人幫忙。我聽說。當日立殊理有幾宗祕事。達特安牽涉在裏頭。後來費了許多事。纔弄清楚的。是不是。吉討曉得主教要打聽從前的詭事。答道。這些事。我却知道不清楚。我從來不沾手在祕密事裏頭。倘若有人把祕密話告訴了我。我是不能告訴主教的。主教不要怪。主教道。我不曉得。有許多做大臣的人。他用什麼法子。去打聽出許多消息的。吉討道。這爲的是大臣們

用人。是總要量才器使的。打仗用軍人。謀事用謀士。主教去找當日那班辦詭事的人。自然就可以打聽出許多消息來。但是你要拿錢買的。馬薩林笑了。說道。若是沒得別的法子。只好拿錢買的了。吉討道。主教真要我薦一箇。曉得從前祕密事的人麼。主教說道。我同你談了一點鐘。就爲的這件事。吉討道。我曉得有一箇人。只要他肯說。主教得了他。是很殷幫點忙的。主教道。我自然有法。叫他說。吉討道。人家不肯說的時候。是不容易叫他說的。主教道。慢慢就想出法來叫他說。你薦的是誰。吉討道。盧時伏伯爵。不過我有五年不曾看見他。不曉得他在那裏。主教道。我知道什麼地方去找他。吉討道。主教剛纔說。打聽不著消息。這句話。我却不懂。馬薩林道。你說盧時伏……吉討道。我只曉得。盧時伏是立殊理的祕密偵探。但是我要先說明。很要花些錢的。立殊理當日很肯花錢。馬薩林道。前任主教的確有這箇毛病。我謝謝你的好主意。我今晚就要實行。當這時候。兩箇人走到院子。主教擺擺手。同吉討分手。看見有箇兵官。在那裏走來走去。主教走到跟前一看。原來是達特安。在此候他。

主候說道。達特安。你跟我來。我有幾句話分付你。達特安鞠躬。跟了主教。從祕密夾道。到了書房。主教坐下。在紙上寫了幾行字。達特安很耐煩的等。主教封好了。蓋了印。說道。達特安。你把這封信。拿到巴士狄大監。領信上所說的人出來。你要用一輛馬車。帶幾箇護衛的兵。這名犯人。是要小心看守的。達特安拿了信。鞠躬出來。分付道。我要四名兵。一輛馬車。同我自己騎的馬。過了五分鐘。院子裏馬蹄聲響。這班人同馬車。一齊走了。

第三回 盧時伏薦達特安

再說。八點鐘。達特安到了巴士狄大監。管監的叫士林卑。聽說有主教的信。趕快出迎。這位士林卑的兄弟。原是前主教立殊理的親信人。當時是很有名的。從前大將巴桑披關在巴士狄監的時候。他共總關了十二年。他同監的人說。我們若干年後。可以出監了。巴桑披說的是。等士林卑走了。我也出監了。他的意思。以爲立殊理主教死了。士林卑是要走的。巴桑披也就可以出來。誰知主教死了。管監的並沒換人。

士林卑還在那裏。巴桑披幾乎不能出監。再說。士林卑很恭敬的迎了達特安進來。正好他要吃飯。他就留達特安同吃。達特安道。我原是很願意陪你的。不過信面寫了立刻兩字。士林卑道。不錯。監卒把第二百五十六號領下來。大凡監犯進了監。就不算是人。不叫名姓。只叫號數的了。達特安坐在馬上。看見窗子都有粗鐵條攔住。牆是很厚的。看了不覺打箇冷戰。想起前二十年。有一會幾乎要關在這裏。忽然聽見鐘響。士林卑說道。我要走開一會。犯人出去。我是要簽字的。請了。我們再會罷。達特安對着管監的微笑。心裏却說道。我不要再會了。在這裏五分鐘。很毅的了。我甯可窮極了。想來我是終久不會有錢的了。我也不要作管監官。話還沒說完。犯人來了。達特安一看。很驚異。犯人好像不認得達特安的。一直就上了馬車。達特安說道。我奉命要把犯人看管好了。這輛馬車的門。是不能鎖的。我只好進去。同犯人一處坐了。叫跟人把這匹馬牽回去。說完。下了馬。交把那火槍手。自己進了車。不慌不忙的。分付馬夫趕到王宮去。馬車走過圓門的時候。車裏有點黑暗。就伸手抓了

犯人的手。說道。盧時伏。你認得我麼。盧時伏很驚異的說道。達特安。達特安說道。我許多年沒看見你。我以為你已經死了。盧時伏道。其實死了的人。同埋了的人。是沒什麼分別的。我在監裏。不是同埋了的一樣麼。達特安問道。你犯了什麼罪。關在監裏。盧時伏道。我也不曉得。達特安道。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麼。盧時伏道。我是相信你的。不過他們說我所犯的罪。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達特安道。他們說你犯了什麼罪。盧時伏道。他們說的。是一件頑笑的事。叫做晚上搶劫。達特安道。晚上搶劫。我不相信。請你解說。盧時伏道。有一天晚上。我同代各得公爵。方太理。狄祿。幾箇人。鬧着頑。公爵出主意。叫我們到新橋。搶袍子頑。他說奧林斯公爵。很喜歡頑的。達特安道。你這樣大年紀。還跟他們去頑麼。盧時伏道。我因為那時。酒吃多了。跟着他們去頑。但是我覺得並不好頑。我同狄祿說。我們不如旁觀罷。我們為的是要看清楚。要爬上顯理第四銅像所騎的銅馬上。我們爬上去。看見他們搶袍子。搶得很有本事。那些人的袍子。被他們搶了。不敢作聲。後來有一箇人。不耐煩。就喊起人來。就有幾箇弓

箭手來了。公爵同方太理他們都跑了。只剩我們在銅馬上的兩箇人。狄祿原想跑的。我勸他可以不必。他不聽我的話。要往下爬。跌壞了一條腿。大喊起來。我也想下來跑了。誰知太遲了。被兩箇弓箭手捉了去。我一點不着急。睡了一夜。以爲明日一定放我的了。誰知過了一禮拜。還不放我。我寫了一封信把主教。當天就來了許多兵。把我送到巴士狄大監。關起來。已經關了五年。你想想看。我不過爬在銅像上。騎了顯理第四的銅馬。就受了幾年的罪。達特安道。一定不是爲這件事。大約你現在可以曉得關監的緣故了。盧時伏道。是的。我還沒問你。我們現在到那裏去。達特安道。我們去見主教。盧時伏道。他要我作什麼。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曉得。我來的時候。並不曉得是看管你。盧時伏道。是麼。你還是宮裏人人喜歡的人。達特安道。人人喜歡我。我還是一箇喀士。剛人。同二十餘年前。我在蒙城初次碰見你的時候。一樣。盧時伏道。他們倒找你來辦這件事。達特安道。那也不過因爲我那時候在客廳。故此主教就派了我。若是當時有別人在那裏。也是一樣派的。我熬了二十一年。現在

還是箇火槍營的幫統。盧時伏道：「不管怎的，你總算經過了許多危險。」達特安道：「我這裏經過什麼危險。我記得有句拉丁話說得好，說是大雷不打山谷。我在山谷底下，雷是打不著的。」盧時伏道：「馬薩林還是那樣麼？」達特安道：「還是那樣。外間有謠言，說是他娶了王后。」盧時伏道：「娶了麼？」達特安道：「假使馬薩林不是王后的丈夫，也是王后最喜歡的情人。」盧時伏道：「既然拒絕了巴金汗，爲什麼又到了馬薩林的手？」達特安道：「大概而論，女人性格是這樣的。做了王后，似乎不應該。」盧時伏道：「這件事，王后比別的女人便壞了。波孚還在監裏麼？」達特安道：「還在監裏。你爲什麼要問？」盧時伏道：「我想起來，如果波孚出了監，許要替我幫箇忙，把我放出來。」達特安道：「你出監的日子，還比他近。我看，還是你幫他出監。」盧時伏道：「打仗的事體，什麼樣了？」達特安道：「仗是一定要打的了。」盧時伏道：「同西班牙打。」達特安道：「不是的。同巴黎打。」盧時伏道：「這是怎麼講？」達特安道：「你聽不見放槍的聲音麼？」盧時伏道：「聽見爲什麼事？」達特安道：「百姓在那裏先試槍，不久是真放的了。」盧時伏道：「你看百姓會打贏麼？」達特安道：

可以贏的。只要一箇大將去調度。盧時伏道。不幸得很。我身體不得自由。達特安道。你不必發愁。馬薩林要見你。總爲的是有事。我還要同你賀喜。我有好多年沒人找了我。閒散了多年了。盧時伏道。如果我做你。我是要說話的。達特安道。你聽着我同你商量一件事。盧時伏道。什麼事。達特安道。你曉得的。我們兩箇是好朋友。盧時伏道。是的。我曉得。我們有特別的交情。三處劍傷的記念。達特安道。我們商量好了。如果你得了意。不要忘了我。盧時伏道。我不忘你。但是。你也要應許。如果你得意。也不要忘我。達特安道。這是我。你的手。你要記得你。一有機會。就要替我。想法子。盧時伏道。我一定辦到你呢。達特安道。我也辦得到。盧時伏道。你那幾位同伴。怎麼樣了。我可以替他們幫箇忙麼。達特安道。那位同伴。盧時伏道。就是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三位。你難道忘了他們麼。他們在那裏。達特安道。我全不知道。盧時伏道。是麼。達特安道。是的。我同他們分了手。好久了。我只知道他們都沒死。偶爾接他們一封信。却不曉得他們在那裏。盧時伏道。我現在只有你一箇朋友了。盧時伏道。那箇很出名的。

我升他作把總的。那箇人叫什麼名字。我却忘記了。達特安道。你說的是巴蘭舒麼。盧時伏道。是的。這箇很有名的巴蘭舒。那裏去了。達特安道。他在朗巴街。開了一月。糖食店。他最好吃甜。他算是巴黎城裏一箇國民。現在也許做了反叛了。你只管看。巴蘭舒做了小市長。我還爬不到做箇統領。盧時伏道。算了罷。你不要牢騷了。潮水到最低的時候。一定有轉機。你就可以趁潮起來也。也許今天晚上。你的機會就來了。達特安一面叫馬車停住。一面說道。但願應了你的話。盧時伏問道。你爲什麼停了。達特安道。我們快到了。我不願意給人看見我從車裏出來。我要人家曉得。我們並不認識。盧時伏道。不錯。請罷。再見。達特安道。再見罷。不要忘了你應許的話。達特安跳上馬在前走。大約五分鐘。到了王宮的大院。達特安領了犯人。上了樓梯。穿過大廳。走到過道。正在主教書房門口。要敲門。盧時伏把手放在達特安肩膀。說道。我們剛纔從亂民堆裏走過。他們看見你這班火槍手。很要同你們動手。你曉得我心裏想什麼。達特安道。你想什麼。盧時伏道。我心裏想。我只要一招手。請他們幫忙。他們

就把你們這幾箇人都踹碎了。把我放了。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做呢。盧時伏道。因爲我同你發了誓。作朋友了。今天若是別人陪我。又當別論。達特安心裏想道。難道這箇人比我還慷慨麼。一面敲門報告。說是犯人來了。馬薩林很不耐煩的說道。請盧時伏立刻進來。達特安。你去等。我還要同你說話。達特安聽了這話。心裏很高興。因爲長遠沒人請教他了。現在馬薩林很有招呼他的意思。以爲總是好機會。盧時伏進了書房。很留心看。見主教坐在那裏。房門關了。主教拿眼看他。他看見馬薩林裝束。樣樣都很講究的。頭髮是拳起來。用了許多香油。面貌彷彿還不甚老。主教看看盧時伏。却大不相同了。在監裏關了五年。從前的黑頭髮。現在全白了。從前臉上的紅光。現在變了死白色。主教見了。搖頭聳肩。彷彿說他不中用的意思。過了好一會。盧時伏有點不耐煩了。主教從一堆書信裏頭。拿出一封信來。交把盧時伏。說道。我從舊信堆裏。找着你這封求放出監的信。難道你是關了監麼。盧時伏聽了。很詫異。說道。這件事。主教曉得比別人清楚。主教道。不然。巴士狄監牢裏有許多犯人都

是前主教關在那裏的。我有許多。連名字都不曉得。盧時伏道。這也許有的。不過我這件事。同別人不同。我是大人關在監牢的。主教道。是麼。盧時伏道。是的。主教道。是了。我記得了。你不是不肯去北京替王后辦事麼。盧時伏道。哈。原來因爲這件事。把我關監的麼。我這幾年。都猜不出來。不是箇獸子麼。主教道。倒不全爲這件事。我還要問你。你替主教到北京辦了一樁事。爲什麼不肯替王后再去呢。盧時伏道。因爲我已經去過的。此後我不肯再去。我去那裏的時候。很險。正當查賴士謀反之後。叫我去攔截他給大公爵的書信。人家認得我。幾乎要把我殺了。幸虧我跑得快。主教怎麼樣。還望我去第二次。假使我去了。不獨無益。還要誤了王后的事。主教道。你現在曉得了。你當日原是一番好意。可惜誤會了。王后以爲你是無緣無故的。不肯替他。你要曉得。當前任主教的時候。王后還有幾件不舒服你的事。盧時伏微笑。說道。我從前幫前任主教。反對王后。現任主教就可以相信。我還是竭力幫忙的。主教道。盧時伏。你幫我麼。我却不像前任主教。什麼事都要管的。我不過一箇平常的大

臣就是了。是王后的一箇臣僕。用不着什麼人幫忙。王后爲人。是容易怪人的。一定聽見說。你不肯替他出力。又知道你是箇有本事的人。恐怕你是箇險詐的仇人。他已分付過我。叫我看管你。你關了巴士狄監牢。就因爲這箇緣故。盧時伏道。如果因爲誤會。把我關了幾年監。我看……主教道。自然要平反的。我看你是箇極聰明的人。主意極多。又能辦事。盧時伏道。前任主教。是這樣說我的。現在大人也是這樣說。我聽了。很高興。主教道。前主教立殊理。有過人的治國之才。我那裏趕得上他。我是最直爽。無城府的人。我坦白。同法國人一樣。盧時伏聽了。禁不住微笑。馬薩林道。我要告訴你。我請你來的意思。我要幾箇靠得住的好朋友。幫我辦事。我說是我要。就是王后要。你曉得麼。不是王后分付的事。我是不辦的。我同前任主教兩樣。他獨斷獨行。不同人商量的。我不如他。不能爬得很高的了。但是我却是箇老實人。我要做出箇憑據來。給你看。盧時伏是深曉得馬薩林是詭譎的人。知道他說的話。越甜越有毒的。說道。我很願意。相信主教的話。不過主教說是待我好。我却還沒看見實據。

主教要曉得。我被禁五年。我看人家待我的意思。是不見得甚好。主教道。盧時伏。我剛纔不是同你說過。你關了監。不是我的錯。王后你是曉得的。大凡女人。都是性急的。危險的時候。他們是亂來的。性子過了。什麼都忘記了。盧時伏道。王后自然是容易忘記的。他住在最華麗最熱鬧的地方五年。我却住在監裏五年。主教道。盧時伏。你不要胡思亂想。以為住在深宮。是過的很快活日子。那裏有這會事。宮裏憂愁着急的事多咧。我們往後再談罷。我向來爲人是最直爽。無城府的。我要問你。你老實說。你肯幫我們的忙麼。盧時伏道。主教明見。我是極願意替你辦事的。不過現在的事體。我一毫不懂。在巴士狄監裏頭。沒得人談國事的。只好同守兵獄卒談談罷了。主教是不肯相信的。這班人。一點都不高興談國事的。我常常都是幫巴桑披的。他是那十七箇貴族中之一人。……主教道。他死了。我們很失了一箇幫忙的人。他是盡忠於王后的。這樣忠心的人。真是少有。盧時伏道。這樣忠心的人。怪不得少了。你們只要看見一箇就要送到巴士狄監。主教道。我們討論討論。什麼是忠心的憑。

據。盧時伏立刻答道。自然是肯辦事了。馬薩林想了一想。說道。是的。不過怎麼樣去找肯辦事的人。盧時伏聳聳肩說道。這種人多得很。不過你不會用。主教道。我不會用麼。你這句話。怎麼講。你是前主教的老朋友。我請教你。盧時伏道。我要上箇條陳。主教却不要生氣。主教道。不生氣的你。要曉得。你什麼話都好同我說。我的意思。是要人相信我。替我出力。並不是要人怕我。盧時伏道。我坐的監房牆上。有人拿釘子畫了幾箇字。說的是。有這樣的主人……主教道。我曉得了。底下是。就有同樣的跟人。盧時伏道。不是的。底下說的是。就有同樣的黨人。這是我們剛纔說的。忠心人改的。要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主教道。哼。這兩句俗語。怎麼講。盧時伏道。是說立殊理。主教能彀得十幾箇心腹人。主教道。怎麼講。他常常怕人行刺他。四面八方都是仇人。常常都要防備到了。他有心腹人麼。盧時伏道。前任主教。抵敵的本事。真好。極危極險的事。他都能防備好了。老實的說。他雖然很有幾箇仇人。而他的好朋友。却也不少。主教喊道。不錯的。我要的就是好朋友。盧時伏道。我曉得有幾箇人。膽子既大。

謀略又好。不曉得把前主教的祕計。破了多少次。前主教派了親兵偵探。去收拾他們。也收拾不了。這箇人。還救過位分很高的人。這箇人雖然無名無位無錢。倒辦了許多大事。前主教也有點畏懼他們。同他們求和。主教覺得慢慢談到正文了。說道。但是你說的這幾箇人。是同主教反對的。盧時伏道。爲的這箇緣故。他們沒得着厚賞。不幸他們是王后黨。主教不是說。王后要人幫忙麼。主教道。你怎麼樣曉得這些事的。盧時伏道。從前他們是我的仇人。故此我曉得。他們樣樣同我反對。他們同我時時打架。內中有一箇。我同他鬪了幾次。七年前。把我刺傷了。算是我第三次受他的傷。馬薩林道。哈。我要的就是這種人。盧時伏道。大人身邊。有這樣的一箇人。好多年了。大人總是看他不起。主教道。你說的是誰。盧時伏道。達特安。主教裝出很詫異的樣子。喊道。那喀士剛人麼。盧時伏道。是喀士剛人。曾經救過王后。保全王后的面子。就是立殊理。也曾說過。這箇喀士剛人辦的事。比自己還好。主教道。有這種事麼。盧時伏道。我同大人說的話。一點都不假。主教道。盧時伏。我要你告訴我點細情。盧

時伏道。此事內中曲折甚多。不容易講得清楚。主教道。達特安許把詳情告訴我。盧時伏道。恐怕不見得。主教道。什麼緣故。盧時伏道。因爲那些事都不是他自己的私事。那件事同王后的名譽有關係。主教道。他不用幫忙。一箇人辦妥的麼。盧時伏道。不是的。他有三箇朋友。都是極有膽的。主教要找。是要找這樣人。主教道。你說這四人是死友麼。盧時伏道。他們四箇人。都是同心合力的。什麼爲難。他們都辦得了。主教道。盧時伏。我聽你說的話。越聽越有趣味。你把細情同我講講。盧時伏道。不能。不過我聽人告訴我的一段神話小說。你聽了。就可以明白。主教道。我很願聽。我最喜歡聽神話小說。盧時伏兩眼釘在主教的臉上。看出他心裏的詭詐。說道。主教當真相聽麼。主教道。我很相信。盧時伏說道。從前有一箇極強的國。國裏有一箇極有權力的王后。又有箇大臣。看見王后貌美。要王后戀愛他。王后不肯。這位大臣。恨得王后要死。主教。你不必打聽這箇大臣的名字。你永遠打聽不出來的了。這件事很久遠的了。再說。那時有箇外國公使來覲見。這箇大使。長得美貌能動人。手段又極闊。

花錢如水。宮裏的女人。箇箇都要戀愛他。王后看見他。也未免動情。送了公使一分極值錢的寶貝。世界上再找不出同樣的一分禮來。大約王后送禮。也不過是賞他辦國事有功的意思。這一分寶貝。原來是國王送把王后的。那位記恨的大臣。要同王后下不去。就設法慫恿國王。開箇大跳舞會。一定要王后穿戴那寶貝首飾。那位大臣知道公使帶了寶貝回國去了。倘若是國王知道這件事。豈不是把王后毀了麼。馬薩林聽了。很詫異的說道。可了不得。盧時伏往下說道。有四箇人。暗中曉得王后的困難。就拚了命去救王后。這四箇人。不是王爺。不是公爵。不是有勢力的大臣。又不是有錢的人。這四箇人。不過都是平常軍人。膽子是有的。劍是會用的。這四箇人動身去辦這件事。那位大臣曉得了。路上派了許多人去攔他們。叫他們辦不成。這四箇人在路上。受了許多人來攻打。三箇人受了傷。一箇人渡了海。把寶貝要回來。送還王后。辦得真快。到了開大跳舞會的那一天晚上。王后居然把首飾穿戴起來。這一件事。很把那位大臣素來的威望。損傷了許多。大人看這件事怎麼樣。馬薩

林說道。辦得真好。盧時伏道。我還可以告訴你。十幾件事體。都是辦得很好的。馬薩林不答。在那裏想。盧時伏等了一會。問道。大人還有事問我麼。主教道。有。達特安是那四人之一麼。盧時伏道。他是爲首的。四箇人中的領袖。主教道。那三箇人是誰。盧時伏道。達特安。可以把那三箇人的名字告訴你。那三箇是達特安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他們的真名姓。我却不曉得。主教道。原來你不甚相信我。但是我待你。都是一片至誠。我不獨要他們幫忙。還要你幫忙。盧時伏道。那好極了。我現時在這裏。請你分付罷。你可以隨後照應達特安。同他的三箇朋友。我很着急。要知道你派我辦什麼事。我已坐了五年監的。是很着急。要知道再到什麼地方去。主教道。我要派你一箇極要緊的差使。我要你到威英桑地方。波孚現在還關在那裏。我要你看守着他。怎麼樣。這件事不合式麼。盧時伏道。這件事。我辦不了。我不能辦。主教道。爲什麼不能辦。盧時伏道。爲的是波孚是我的好朋友。主教總記得我一向很靠過波孚。幫我的忙。主教道。不過後來波孚是與國爲仇的。盧時伏道。不錯的。不過波孚却沒同

我爲仇。大人派我的差使。我辦不了。主教道。你剛纔說的盡心辦事的話。就不過這樣麼。我恐怕你的忠心。還沒有盡。盧時伏道。大人還要知道。從巴士狄出來。到威英桑去。不過是從這箇監牢。移入那箇監牢罷了。主教道。你倒不如老實的說。說你是波孚黨。盧時伏道。我監牢也坐穀了。我只有一黨那箇放我出監的。我就是那箇的黨。給我點費力的事辦辦。我只要吸點自由空氣。主教道。盧時伏。你說得太過火了。你忘記了。你現在不是年輕的時候了。你辦不了費力的事了。你要歇歇了。說到這裏。主教吹兩聲哨子。盧時伏道。大人還沒想好派我什麼事。主教道。我想好了。白那英進了房。主教說道。喊箇親兵來。你也回來。白那英同一箇親兵進來。主教在紙上寫了幾句話。交把白那英。回頭同盧時伏說道。請了。盧時伏恭敬鞠躬說道。大人。我曉得了。我還要回去巴士狄監牢。主教說道。不錯的。盧時伏道。我就回去監裏。不過大人不用我。却是大錯。主教道。你同我的仇人作朋友。盧時伏道。我沒法。主教道。你以爲只有你一箇人可以幫我忙麼。我還可以找出別人來。也有你的本事。盧時伏

道。只望大人不要弄錯了。主教道。你可以去了。我要分付你。你以後再不必寫信給我。寫了也無用。盧時伏出來。心裏想道。我替達特安從火裏取出栗子了。我替他說了無限的恭維話。他若還不大滿意。這箇人可就難於巴結的了。他們要領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原來他們領他。另從祕密樓梯走。不從客廳經過。那輛馬車同衛隊。在院子等。他四圍找達特安。也看不見。盧時伏自言自語道。哈。我一場的盼望。全歸烏有。但是街上。如果還有一羣一羣的亂民。我們還可以作點事。給主教看。叫他曉得我們還可以作一兩件事。比監管朋友體面些。想到這裏。一跳就跳上馬車。同年輕人一樣。一點也不老。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再說馬薩林在房裏。很想了一會。他現在已打聽出一點情形了。但是還要打聽。主教這箇人。是最喜歡騙人的。現在打定主意。先看達特安什麼意思。然後再定辦法。白那英問道。大人還有什麼分付。主教道。你把箇火來。我要去見王后。白那英拿蠟

燭領道。原來有一道祕密夾道。從主教房裏。可以通到王后房裏。不論什麼時候。主教都可以見得着王后。白那英走到王后房裏。碰見王后的心腹。布維夫人。那時王后正同路易第十四。在小教堂。布維夫人去通知。王后坐在椅子上。面前擺一小桌。一手靠住桌子。小王上坐在地毯上。翻看一本大書。這本書上有許多圖。說的都是亞力山大的事。王后雖不好讀書。不好祈禱。却常常到小教堂裏來。布維通報了主教來見的話。小王上擡起頭來。眉頭繃了。看着王后。原書仍稱王后按中國例應稱太后說道。他爲什麼不先請示。擅自求見。王后臉紅了。說道。現在主少國危。只好讓宰相不問何時。隨便進來報告要事。免得驚動衆人。小王上說道。我却不記得立殊理。主教這樣進來過。一次。王后道。你那時很小。那裏能記得立殊理的事。王上道。我問過別人。他們都告訴我。立殊理從沒這樣來過。王后聽了。很難受。趕快問道。是誰告訴你的。王上道。人家告訴我的話。我不能告訴你。我告訴了你。他們再不肯同我講了。說到這裏。主教進來了。這小王上馬上掩了書。擺在桌上。自己站起來。也要馬薩林站。馬薩林知

道他的意思。很留心看他。先向王后很恭敬的鞠了躬。向王上鞠躬。王上點點頭。做得很冷淡。王后很不高興的。瞪他一眼。王上重新恭敬還禮。主教向來是等到衆人都就寢了。纔來的。這趟來得很早。心裏有點詫異。主教同王后使箇眼色。王后会意。向布維夫人說道。王上該去睡覺了。你喊拉波特來。王后剛纔已經要打發王上去睡覺。王上不肯。要再等一會。這趟又叫他去睡。他一語不響。臉色變了。在那裏咬牙。過了一會。拉波特來了。王上就一直走到這箇內侍身邊。不同王后告辭。王后說道。路易。你還沒同我告辭。路易第十四說道。你闕我。走。我以爲你同我生氣。王后道。我並不想闕你走。因爲你出了天花。纔好了。恐怕你太乏了。拉波特要打岔。說道。誰同陛下拿蠟燭。王上道。人人都使得。我只不要曼吉尼。拿。原來曼吉尼。是主教的姪子。在宮裏當內侍。路易第十四惡他。同惡他的叔子一樣。王上於是出去了。不去摟摟他的母親。也不去理會主教。馬薩林道。沒有人教王上說謊。我看見倒很喜歡。王后問道。你說什麼。主教道。請看王上出門的樣子。就曉得我說什麼了。王上恨我的意。

思一點也不隱藏。王后道：我替他陪不是。他年紀還輕，還不曉得感激你。主教微笑。王后道：你有要緊話同我說，是什麼話。馬薩林坐在椅子上說道：我看情形，除非你跟我到意大利去。不然，我們不久是要分手了。王后問道：你說什麼。主教道：我引曲子上一句話，說的是世界的人同謀，要拆散我們的戀愛。王后很正色的說道：你說笑話麼。主教道：不是的。我說正經話。我想眼前的事，我就要大哭。現在是全世界真箇是合謀，要叫我們分散。你只好把我丟開的了。王后道：主教，你究竟說的什麼。主教道：我還沒忘記。那一天奧林斯公爵同你說話，你很高興的，對着他笑。王后道：他同我說什麼。主教道：他同你說，你喜歡的馬薩林，很礙事。他一走開，就沒事了。王后道：你要我怎樣呢。主教道：不管怎的，你總是箇王后。王后道：人家常常作東西嘲笑我，造謠言，糟踐我，算箇什麼。王后，主教道：你不喜歡的人，你倒有法子驅逐了。王后道：你說的是你不喜歡的人。主教道：我麼。王后道：是你。誰把施華洛夫人驅逐了的。他在前王手上，已經受教罪了。主教道：這箇女人，心術不正，詭計太多。從前想害

立殊理。後來又要害我。王后道。浩甫夫人。忠心事我。甯可得罪王上。不肯得罪我。這箇人又是誰驅逐的。主教道。浩甫夫人。是箇假正經的女人。他一面同你卸裝。一面同你說。勸你不要戀愛教中人。你不曉得。當主教的。不一定是教中人。王后道。波孚。又是誰收拾的。誰要把他關監的。主教道。他是箇反叛。要謀害我的命。王后道。主教。你的仇人。我也要當作仇人。那是不消說的了。主教道。不獨如此。我還要把你的朋友。當作我的朋友。王后搖頭歎氣道。我沒得朋友了。主教道。你遇着患難時。倒有朋友。爲什麼得意時。會沒得朋友。王后道。爲的是我得意的時候。忘記了朋友。我同瑪理王后一樣。瑪理王后。從貶所回來時。不照顧同患難的朋友。等到第二次被逐。死在某處。沒得一箇人去理他。連自己的兒子。也不去理他。主教道。現在補救。還來得及。我們看看。你還有什麼朋友。王后歎氣道。我連一箇靠得住的人。都沒有了。奧林斯公爵。全受手下的人運動。自己是沒得主意的。昨天聽這箇的話。今天又聽那箇的話。王爺是聽幫主教的話。幫主教是聽吉米彌夫人的話。主教道。爲的是這箇緣

故。我不願意你聽身邊人的話。靠他們作心腹。我要你信任從前替你出過死力的人。王后道。從前出過力的人麼。主教道。從前替你破了立殊理主教詭計的人。王后一面看主教。一面想道。他是什麼意思。主教道。你原是聰明人。你的朋友。辦事辦得很好。你居然打勝了仇敵。王后道。不錯的。我罪是受戩的。主教道。我們說到正文罷。你可曉得有箇盧時伏伯爵麼。王后道。曉得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立殊理的心腹。是我最大的一箇仇人。我以爲你是曉得的了。主教道。我是曉得的。故此我請他到巴士狄監牢去。王后道。你放了他麼。主教道。並沒放出來。我是還要問問你。還有一箇人。我也要同你說說。你認得達特安麼。主教說這句話。很留心看王后。王后聽了。詫很異。想道。難道這箇喀士剛人。把我的祕密洩漏了麼。王后答道。讓我想。名字是很熟的。他是箇火槍手。戀愛我一箇侍女。那箇女人。中毒死了。主教道。你只曉得這一點麼。王后很不高興。對主教說道。你要把司法官問案的法子。來問我麼。主教微笑說道。我看你是喜歡答的話纔答。王后有點不耐煩。說道。你若是問我的

話問得清楚。我自然好好的答你。主教鞠躬說道。我只要你把朋友當朋友待。叫他們在我手下辦事。現在國事到了極危險的時候。我們若是要抵得住。須要齊心合力的了。王后喊道。又是波孚要動手麼。我以為把他收拾好了。主教道。你只見急流的灘。却不覺得暗來的大潮。王后道。這話怎麼講。主教道。那一班親王大臣。終日作些不相干的事。全不曉得我的用意。我討厭極他們了。他們還不明白。他們的禍福。都在我掌握中了。我們雖然把波孚關了監。外面還有人。却比他還可怕。如康狄王爺之類。王后喊道。什麼。洛克羅戰場的大英雄。他也是箇可怕的麼。主教道。我看是的。不過我們要耐煩點。此外還有奧林斯公爵。王后道。什麼。公爵是王上的叔父。王族中最親的。也是可怕的麼。主教道。我不當他是箇王族。也不當他是王上的叔父。我只當他是箇反叛。這箇人。當前王在世的時候。害了許多英雄。我只當他是刺殺了查賴士等一班大臣的刺客。他現在又要做這種事了。我不讓他作祟。他幫着前任主教。蠱惑王上。二十年了。國事受他的害。不淺了。王后聽了。把頭藏在兩手

中。主教道。我並不願意叫你難受。王后是要衆人都尊敬的。大臣亦然。外面不曉得的人。只知道我是箇大臣。他們說我是箇意大利光棍。他們將來總要曉得我是什麼。王后很下氣的說道。你要我作什麼。主教道。我要你把同你出過死力的人。叫回來。那幾箇同你出過死力的人。不怕立殊理。替你辦事。流了許多血。內中有一箇。拚了命。渡海。把你送給巴金汗公爵的金剛鑽。取回來還你。王后聽了這不願聽的話。很生氣。立起來。很驕蹇的說道。你說話無禮。主教道。我只要你從前肯替情人作的事。現在替你的丈夫作。王后道。我明白了。你要把我從前的舊事。都揭出來。也好。我們索性說定規罷。主教看見王后大生氣。略爲有點驚懼。說道。我並不要你把什麼事都告訴我。王后道。我却要把什麼事都告訴你。不錯的。我確有四箇極可靠的朋友。他們不獨救了我的命。且保全了我的名譽。主教道。你認了麼。王后道。是的。你却要曉得。雖然面子上。我似乎犯了罪。其實我可以發誓。我並無罪。王后四圍的看。要找件東西。對着發誓。找着一箇小紅木盒。說道。我對着這盒子內。神聖不可侵犯的

記念物。發誓。我雖然是戀愛巴金汗公爵。我却並沒當他是箇情人。主教道。盒子裏有什麼東西。我是箇羅馬人。我不大相信這種東西。王后從金頸鏈上。拿了一把小金匙。交把主教。說道。你開了盒子看看。主教拿了鑰匙。開了小盒子。看見一把生鏽小刀子。兩封信。內中有一封。有點血跡。主教問道。這是什麼東西。王后指着盒子喊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告訴你。這兩封信。是我寫給巴金汗的。我只寫了這兩封。這把刀子。是費爾頓刺死巴金汗的。你看看那兩封信。就曉得我並不是說謊。主教不去讀信。倒去把刀子拿來看。刀是鏽了。看了一回。打箇冷戰。仍把刀子藏在盒子內。說道。我相信你的話。王后道。你要看看信。我要你看我平生的歷史。這一頁是不再給人看的了。主教就看信。一封信說的是取回金剛鑽的話。一封是說的有人要行刺他。叫他防備的話。主教看完了說道。自然用不着再說了。王后關了盒子。把手放在蓋上。說道。還有一件事。我要說我自己不是。那幾箇救我的人。同出力救公爵的人。我一點也沒酬報他們。就是那箇達特安。我不過叫他親我的手。給了他這顆金剛

鑽。說到這裏。王后把手上戴的金剛鑽。給主教看。王后說道。大約達特安等錢用。把金剛鑽賣了。拿錢來幫我辦事。他也派人去送信給公爵。告訴他。有人要行刺他的話。主教道。然則達特安曉得的。王后道。他什麼事都曉得。我不知道。他是從那裏打聽出來的。他把金剛鑽戒指賣給德西沙。我看見他戴在手上。同他買回來。但是達特安的東西。我要你送還他。你就拿去罷。你既然有這樣一箇人在身邊。你要好好的用他。主教道。王后分付。我不會忘記的。王后問道。你還有話問我麼。主教道。沒有了。我只求你饒了我錯疑心你的罪。我戀愛你極了。故此連以往的事。我還是吃醋的。王后微笑答道。你若是沒得話講。請你走罷。我自己要歇歇了。主教道。我就走。你還許我再來麼。王后道。你明天再來。我要靜養些時。主教拿了王后的手。恭敬的親了。就退出來。王后走到王上的臥室。問拉波特。王上睡着沒有。拉波特指指王上。原來已經酣睡了。王后走到牀邊。向額上親了一嘴。出來的時候。分付拉波特道。你好的勸王上。同主教要好些。我母子二人。很有許多感激他的地方。

第五回 達特安同主教

再說。主教回到自己房間。問白那英。有什麼新聞。白那英說。沒有新聞。主教叫他走了。隨後開了門。走入大廳。看見達特安睡着了。主教低聲喊他。他不醒。隨後大聲喊他。還是不醒。主教只好走上前推他的肩膀。達特安登時站直了。說道。我在這裏。誰喊我。主教微笑。說道。是我喊你。達特安道。求主教恕罪。我乏極了。主教道。原是我應該叫你等。達特安看見主教如此客氣。倒有點詫異。想道。不曉得他要我辦什麼了。大約俗語說的。睡着覺。運氣就來了。這趟要應了。主教道。我要你跟我來。達特安想道。盧時伏沒失約。但是他自己在那裏呢。四圍一看。看不見盧時伏。主教坐在椅子上。同達特安說道。我曉得你是箇極有膽極有智的一箇軍人。達特安想道。說的倒不錯。不過他爲什麼。這些年纔曉得。達特安鞠躬。主教道。我現在要找件事把你做。試試你的膽子。達特安聽了。滿臉高興。登時想起。主教並未告訴他什麼事。臉上又作出同平時一樣。說道。大人只管分付。我就去辦。主教道。從前先王在日。你所辦的

事。我都聽見說了。達特安道。主教太恭維我了。那時候。我的運氣還好。主教道。我說的不是你在戰場立功的事。我說的是別的事。更要恭維你了。達特安裝出詫異神氣。問道。大人說的是什麼事。主教道。我說的是件最出色的事。你自己該知道。達特安道。我真不曉得。大人意中想的什麼事。主教道。你很慎言的。這是更好了。我說的是你把王后金剛鑽取回來。同你們三箇朋友路上所遇的事。達特安想道。這是箇圈套。我可不要上當。於是裝出很詫異的樣子。主教大笑。喝采。說道。他們保薦你的人。保薦得實在不錯。你替我辦什麼事呢。達特安道。只要大人分付。主教道。你替王后辦過事。也肯替我辦麼。達特安想道。他一定要我說。我却先要看他是什麼意思。於是大聲說道。替王后辦事。我不曉得大人的意思。主教道。你還不曉得麼。我要你同你的三箇朋友。幫我辦事。達特安道。大人說的是那三箇朋友。主教道。你的三箇老朋友。達特安道。我的三箇老朋友麼。我少年的時候。有五十箇朋友。二十歲的人。當人人都是箇好朋友。主教道。慎言是件很好的事體。不過你現在做得太過了。達

特安道。大人記得。派狄歌拉教學生。五年不許說話。要他們學慎言的本事。主教道。你已經有二十年不說話了。這也彀了。我望你現在只管說。況且王后已經許你說的。達特安真詫異。喊道。王后麼。主教道。是的。王后許你說了。你若是不相信。我把王后的戒指。給你看。你總還認得。馬薩林把手伸出來。達特安一看。就認得王后給過他的那隻戒指。說道。我認得這箇戒指。是王后的。主教道。我說王后許你說。這句話說得不錯罷。你現在不必遲疑了。你只管說。你把話都告訴我。是你的便宜。達特安道。我很歡喜。現在有機會了。大人許久沒照應我了。主教道。一箇禮拜之內。你所想的事。就可以到手了。但是你那三箇朋友。那裏去了。達特安道。我也不曉得。主教道。你不曉得麼。達特安道。我們分了手。有許久了。他們三箇人。早已出了軍籍了。主教道。你怎麼樣找他呢。達特安道。交把我罷。我有法子。可以找他們。主教道。很好。你要什麼呢。達特安道。大人。我們總要些錢。要彀辦事的用。我却沒忘記沒錢的爲難。假使從前我們沒得那箇金剛鑽戒指。我們有許多事。就辦不來。主教道。你要錢麼。

你不曉得現在財政支絀麼。達特安道。請主教學我的榜樣。何不把王后的寶貝首飾賣了。我請你慷慨一點辦大事。沒得錢。是辦不到馬薩林道。該用的錢。我可以給你。達特安想道。立殊理頂少也要先給我五百箇畢士度。主教道。你是肯去替我辦事了的。達特安道。只要我那三箇朋友肯幫我。主教道。倘若那三箇朋友不幫你。你自己肯替我辦事麼。達特安搖頭道。我一箇人。恐怕沒大用處。主教道。你就去找他們。達特安道。倘若我找着了他們。我拿什麼話去勸他們幫我呢。主教道。你深知道他們的。這件事自然要你去想法的了。達特安道。我該許他們什麼好處呢。主教道。你可以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替我辦事。也同從前替王后辦事一樣。將來是有重賞的。達特安道。主教要我們辦的什麼事。主教道。臨時我自有訓條。達特安道。現在做什麼呢。主教道。現在你先去找你的朋友。達特安道。他們也許在巴黎。我想他們也許有不在巴黎的。我要跑好些地方。纔許找得着他們。我是箇窮得很的幫統。主教是曉得的。走遠路是要花錢的。主教道。我不要在路上很闊。叫人曉得。我這件

事。是要十分祕密的。達特安道。我無論怎麼樣省儉的辦法。我所得的薪俸。是不敷作路費的。況且有。三箇月的薪俸。還沒給我。我當了二十年。差不獨一箇錢剩不了。還欠了許多債。馬薩林想了一會。跑到一箇雙鎖的櫥。開了櫥。取出一口袋錢來。拿在手上。擲了好幾趟。歎了一口氣。很捨不得的。交給達特安。說道。這殼你作路費的了。達特安鞠躬。接了那口袋錢。裝在口袋裏。想道。如果袋裏都是西班牙大金錢。或是金柯朗也儘敷了。主教道。我們都說好了。你趕快去找他們罷。你如果辦得怎麼樣了。須每天寫信報告我。達特安道。決不誤事。主教道。我要曉得你朋友的名字。達特安覺得有點不安。說道。我朋友的名字麼。主教道。你告訴了我。你只管去找。我也可以打聽他們的蹤跡。達特安道。一箇就是德拉費伯爵。人家都叫他作阿托士。一箇是杜威朗。人家叫他作頗圖斯。一箇是德博理。是箇小方丈。人家叫他作阿拉密。主教微笑。說道。原來你的朋友。都是用假名入軍籍的。大約都因爲不願玷辱了家聲。我看他們的劍。雖然是很重。他們的錢袋。是輕的。達特安說道。他們的劍。若是替

大人出了力。我盼望他們的錢袋。就變重了。大人的錢袋。可要變輕了。我看有了這三箇人幫忙。不論大人要辦什麼事。大約總可以辦得到。主教笑了。說道。你們喀士剛人說大話。可以比得上意大利人。達特安也笑了。說道。意大利人講價錢的本事。却比什麼人都好。當下達特安接了主教准假的公文。鞠躬出來。走到院子。跑到燈下一看。原來那袋錢都是銀錢。達特安說道。馬薩林。馬薩林。你到底還是不相信我。你得了便宜的。你要倒運了。主教那時在房裏搓手得意到了。不得自言自語道。一百箇畢士度。我只花了一百箇畢士度。就打聽出一件最祕密的事。若是立殊理。就要花到二萬箇柯朗。纔打聽得出來。這顆金剛鑽。更不用說了。他一面說。一面看這箇金剛鑽戒指。十分得意。王后原叫他把戒指還達特安的。他留爲己用。也不給達特安。十分得意的說道。這箇戒指。更不必說了。頂少也值一萬箇利華。說完。走入臥房。高興的了不得。把戒指藏在一箇裝寶石的盒子內。原來馬薩林。是最好收藏寶石的。於是喊白那英進來。同他脫衣服。那時已是夜深了。上牀睡覺。不管外面放

槍的聲響。達特安住在狄奇堂街。一間客寓。作者留到下回。再說達特安爲什麼住在這所客寓。

第六回 四十歲之達特安

再說。前書說達特安的時候。他住在福索街第十二號。現在事隔二十年。情形許多不同了。若說是這幾年裏頭。達特安失了機會。這句話却說不過去。因爲這幾年來。他却沒遇着機會。達特安爲人。只要身邊常常有許多朋友。他就覺得日子過得很好。他這箇人。又是最容易受朋友陶鎔的。他從阿托士學得慷慨。從頗圖斯學得自信。從阿拉密學得應酬。假使他常常都同那三箇朋友在一處。到了這箇時候。他也闊了。頗圖斯是第一箇先走。去娶那老狀師的寡婦。其後是阿拉密出了軍籍。去當教士。末後是阿托士也走了。回到孛洛阿地方。他有點祖上的產業在那裏。自此以後。達特安就覺得一箇人很寂寞。自從三箇人走了之後。他的興致。也就很不如從前了。補了火槍營幫統之後。更覺得寂寞。他的家世儀表。都不及阿托士。不能同貴

族往來。又如頗圖斯。善於自誇。使人相信他。所與來往的都是貴人。講到周旋應酬。他又不如阿拉密。他從前還常常的追想到邦那素的老婆來。想起來常常的難過。後來年深日久了。他也慢慢的忘記了。軍營裏過的日子。最不能養心。慢慢的不知不覺。達特安就變成一箇武夫了。並不是說他欠能幹。他閱歷多了。能幹是賽過從前。但他現在都是在小事上講究些。他現在講究的。不過是好吃好喝。睡着很舒服的牀。同俊俏的女店主說話。他在狄奇堂街。諧華禮客店。過了六年很舒服的日子了。再說。他初到這間客寓的時候。那客店的女主人。是箇法蘭德地方人。年紀約二十五歲。相貌很俊俏。看見達特安。倒很喜歡。達特安同他的男人。吵過好幾趟。這箇男人脾氣是很不好的。又極其討厭。達特安同他吵。有一趟幾乎刺傷他。忽然有一天。這箇男人跑了。帶了許多首飾同值錢的東西跑的。人家都傳他死了。他的女人。大約是很盼望他死。常對人說。他的男人一定是死了。達特安同女店主。住了三年。覺得日子好過。也就不想走。忽然有一天。女店主同達特安說。要達特安娶他。

達特安很詫異的喊道。你說什麼。這不是一女嫁二夫了麼。你千萬不要存這種的妄想。女店主道。我看我的男人一定是死了。達特安道。我却不敢這樣說。你可曉得。你的那箇男人。是一種頂古怪的人。你最不盼望他來的時候。他却來了。那時我們兩箇人都要問絞罪的女店主道。假使他回來。你不會同他比劍的麼。他本事不好。一定要被你刺死的。達特安道。你却不明白。我刺死了他。也要問絞罪的女店主道。你是拿定主意不娶我的了。達特安道。只好這樣的了。真是沒法。女店主聽了這句話。大失所望。傷心的很。他看達特安。就如同一箇天上人。他相貌又出衆。那兩撇鬚子。又十分好看。到了第四年。某處有軍務。達特安身臨前敵。女店主依依不捨。哭了不曉得多少次。還說了許多戀愛的話。同至死不改的話。達特安却不敢說十分着跡的話。只說是將來一定要立戰功的。看官是曉得的。達特安是驍勇不過的。這趟軍務。他果然十分奮勇。有一天。前胸中了一箇槍子。跌下馬來。同伴以爲他死了。有許多想升官的。都相信是他死了。看官要曉得。凡當軍人的。上自提督。下至最小的。

兵官人人都盼望別人出點空他自己去升官。却說達特安這箇人是不容易死的。雖說他倒在戰場。將有一天人是很昏迷的。到了晚上。有點涼風。他慢慢醒過來。勉強走到最近的一箇鄉下地方。敲開一家人的門。人家看見他是箇傷兵。很照應他。不久就養好了傷。有一天早起。他就動身回到巴黎。走回到狄奇堂街。跑到自己住的那間房。看見有一箇別人的衣包。還有一把劍。靠着牆。達特安道。一定是他回來了。很不好。却也有好處。再打聽。纔曉得來了一箇新堂倌。一箇新女僕。他們說。女店主出街散步了。達特安問道。女店主一箇人去的麼。堂倌答道。不是的。同男主人一齊去的。達特安問道。男主人回來了麼。堂倌答道。回來了。達特安想道。假使我有錢的話。我是一刻都不肯住在這裏的。但是現在我一文沒有。只好等等機會。看有法子。把這箇男店主弄丟了。他回來得真不湊巧。剛好想到這裏。女僕喊道。店主人兩箇回來了。達特安向街上看。看見女房東。果然回來了。一手扶着一箇身軀極粗壯的瑞士兵。一看見就想起頗圖斯來。達特安說道。這就是男店主麼。他發胖。他比從

前胖了一倍。於是走到一轉灣角子。坐下了。人家不容易看見他。但是女店主進來。就看見他。喊了一聲。達特安登時起來。去抱住他。瑞士兵看見了。很詫異。同見了鬼一樣。女人臉色也變了。女店主很不安的問道。原來是你麼。達特安不動聲色的問道。這箇男子是你的兄弟。或是表親麼。我看見他很高興。一面說。一面去抱那瑞士兵。見禮。瑞士兵的神氣。却是很冷淡的。問道。這箇人是誰。這箇時候。女店主只是狂哭。一句也答不出來。達特安問道。這箇瑞士人是誰。女店主哭着答道。這一位就是要娶我的人。達特安道。你的丈夫果然是死了麼。瑞士兵說道。這同你有什麼相干。達特安道。自有關係處。你若不同我商妥了。你不能娶他。我不打算……瑞士人問道。你不打算什麼。達特安道。我打算不准你娶他。瑞士人滿面通紅。那時瑞士人穿的是很好看的軍衣。達特安却披了罩袍。那箇瑞士兵足有六尺多高。達特安比他短小。瑞士人不曉得此事的原由。看見達特安。當是箇無理打岔的人。就兩腳頓地。喊道。你趕快出去。達特安道。我不出去。堂倌有點看不起達特安。說道。一動手。就把

他闕出去了。達特安一手捉着堂倌的耳朵，說道：你說什麼？你不要管閒事。不然你的耳朵，是保不住的。回頭對瑞士兵說道：你趕快把你擺在我房裏的東西搬走了。你搬到別的地方去。瑞士兵大笑，問道：我搬往別處去。這是什麼道理。我倒要聽聽。達特安道：原來你懂法國話。請你同我一道出去。我慢慢講給你聽。女店主知道達特安是箇比劍的好手，知道他不懷好意，很着急的哭。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闕他出去。瑞士兵道：你胡說。你以爲我肯同你這箇不相干的人比劍麼。達特安道：我是火槍營的幫統。官階總算比你大。但是現在這件事，可以不論官階。我們只要看誰該住這間房子。你知道有一定的辦法。你出來。誰先回來的。誰住這間房子。女店主竭力的勸解，也勸不住。他見達特安回來了，心裏是很高興，因爲達特安從前不肯娶他。他也想叫瑞士兵去教訓教訓他。出一口氣。再說。這兩箇人跑到一箇地方。天快黑了。達特安再問瑞士兵。問他肯讓房子不肯。瑞士兵搖頭。拔出劍來。達特安道：你打定主意。要死在這裏麼。這箇地方。不大好睡的。你一定要。也是沒法。達特安也

拔出劍來。一箇短小的人。去攻一箇粗壯人。原是不容易的。不過瑞士人身軀雖大。却沒達特安的本事。也沒他的靈動。瑞士兵想搶上去。總搶不上。自己已經受了兩傷。因爲天冷。却不覺得。後來血流多了。有點招架不住。就坐在地下。達特安道。不是。我剛纔怎麼告訴你的。你不聽我勸。弄到這箇樣子。但是你不要着急。過了十多天。傷口可以好的。你坐在地下。不要動了。我打發箇人把你的行李送來。請了我勸你搬到某街某店去住。只要女店主還沒換人。他那裏酒飯。都是很好的。說完了。達特安很高興的回到狄奇堂客店。分付堂倌把瑞士人的行李送去。堂倌送了去。還看見瑞士人坐在那裏發糊塗。自此以後。客店的人。看待達特安。同從前絕不相同了。等到沒人的時候。達特安同女店主說道。你現在看出瑞士乞兒。同上等人的分別了。你的行爲。同一箇平常酒店的女堂倌一樣。我對不起你。我不能再看得你起了。我也不在這裏住了。我把瑞士人。關走了。我也不在你這裏住了。堂倌。你把我的行李。送到某街某店去。請了請了。達特安說話的樣子。雖是很認真的。却不免帶點。

捨不得的意思。女店主米狄林跪在地下，苦苦求饒。那時候廚爐裏的火是很旺的。鐵條上插了肉，燒得快熟了。米狄林在那裏哭得可憐。剛好達特安那箇時候又冷，又餓，又動起戀愛的心，看官不要怪。達特安只好不走的了。這就是達特安爲什麼住在這間客店的緣故。

第七回 巴蘭舒遇救

再說。達特安那天見了主教，回到客店，拿了一袋錢，很得意。想起主教手上那箇金剛鑽戒指，從前原是自己的東西，心裏很捨不得。達特安想道：如果我再得着那箇戒指，我登時就賣了。我就在我父親的房子旁邊買點地。那間房原是不錯，不過沒得花園。我就回到家鄉，等箇有錢的女人來嫁我。我將來生三箇兒子，第一箇兒子要做到貴族，同阿托士一樣。第二箇是箇有勇軍人，同頗圖斯一樣。第三箇是箇有學問教士，同阿拉密一樣。這樣的日子，比現在我過的好得多了。不過馬薩林太好錢，不肯把金剛鑽給我。達特安如果知道王后的確是要還他的，不曉得又該怎麼

說了。他快到客店時候。看見店外許多人。店裏吵得很利害。達特安說道。哈。不是客店失了火。就是米狄林的男人回來了。原來都不是的。他走近了。看見是許多人在客店的隔壁。許多人在那裏喊。還有許多人拿了火把。走來走去。大約都是穿了號衣的。他就問是什麼事。有人告訴他。說是有一箇人。帶了二十箇人。攻打一輛馬車。那馬車有主教親兵護衛的。救兵來了。那些人就跑了。那爲首的人。躲在客店隔壁。他們現在找他。假使達特安是年紀輕的時候。他聽了這番話。一定是要幫同官兵。去攻那些百姓。不過現在他年紀大了些。不喜歡作這種熱鬧事了。況且身上還有一百箇畢士度。恐怕丟了。於是他一句不響。走進店去。從前的達特安。是要打聽許多情形的。現在的達特安。不去再打聽的了。達特安原告訴米狄林。在羅弗宮過夜。米狄林故此沒望他回來。聽見隔壁吵得利害。很害怕。看見達特安回來。高興極了。他原要把鬧事的情形。詳細告訴達特安。達特安不願意聽。分付他把晚飯送到房裏。帶着送一瓶好酒。原來達特安住在第四層樓上。他若是要收拾米狄林的時候。

他自己關在房裏。不出來。這趟回來。他先把錢袋放在抽屜裏。也不點數。就鎖起來。等到酒菜都來了。他關了房門。坐下。那時餓極了。吃飽就去睡。他向來是今天不算明天事的。酣睡了一夜。翌日。天亮起來。想到阿托士。追憶起舊事。想道。阿托士是一六四三年給過我一封信。那是剛在前主教死過之後。我自己那時在什麼地方呢。我想起來了。我隨大軍圍攻巴省桑地方。他給我的信。說的是他祖上遺下的房產。那房產在什麼地方呢。我却從來不曉得。因為信沒看完。刮了一陣大風。把信吹丟了。若是我年輕的時候。我還可以趕回來。就是冒險拚命。我也要把信追回來的。少年作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到了年紀大些。纔曉得是不該做的。那時我只好讓風把阿托士的信吹到西班牙大營裏。連住址我也不知道了。西班牙人得了信。沒得用處。倒不如還了我。他們既然沒還我。我不曉得阿托士在那裏。只好罷了。讓我想想頗圖斯。一六四六年九月。我接頗圖斯一封信。請我去打鳥。那時因為我父親死了。我回到巴安地方。他們把信轉寄到巴安。信還沒到。我又走了。隨後又轉寄

到某處。我又走了。一直等到一六四七年四月。我纔接着信。到得太遲了。我只好不去打鳥了。我倒不如去找找這封信。許還藏在箱子內。達特安開了一箇舊箱子。內裏裝了許多書信。說的都是他家裏田產的事。那些田產。是二百多年前。已經轉了主的了。一眼看見一封信。字寫得很大。是頓圖斯寫的。旁邊還有幾箇小一點的字。是頗圖斯老婆寫的話。達特安是不用看的了。他只要找住址。原來信上住址。只寫着杜威朗堡幾箇字。當日頗圖斯。以爲這箇地方。無人不知的了。達特安道。這箇好吹的寶貝。一點還沒改。我只好先從他下手。他娶了柯氏。很得幾箇錢。現在作富家翁了。阿托士吃酒吃昏了。阿拉密是在經典上用心。後來達特安再看頗圖斯的信。原來還有幾箇字。說是我同時也寄了一封信到寺裏。給阿拉密。達特安道。寄到寺裏。什麼寺。只算巴黎。就二百多間寺。通國算來。有三千。況且他入了寺。一定是改了名字。可惜了。我一點經典也不懂。倘若我記得阿拉密當日同長老小教士談論的話。我就知道他們的宗旨。也就猜得着。他到了什麼寺了。譬如我去見主

教。請他發給我一張公文。准我去各寺找。或者可以找得着。不過一下手。就要求主教幫忙。他是要看我不起的。闊人自己作不了的事體。纔叫我們作。如果去請教他。他是不高興的。等等。我還記得。阿拉密也給過我一封信。託我辦點事。那封信不知放在那裏了。達特安想了一會。走到衣櫥。從那堆舊衣裳裏頭。找出一件外衣來。是他一六四八年穿的。從口袋裏一摸。摸出那封信來。信上說道。我要在某地方。同某人比劍。因為我是箇教士。不便讓外人知道這件事。我只好請你作我的陪比。你從某街來。右邊第二燈下等的。就是仇人的陪比。陪比人也我同仇人在第三燈底下。信尾簽了阿拉密的字。信上却無寄信人的住址。達特安追憶前事。記得是同那人比劍。傷了他的手臂。却從來不曉得那箇人的名字。阿拉密把他的仇人。同時打發了。跑到達特安跟前。說道。打完了。我的仇人是死了。你來幫我的忙。我很感謝。你將來要我幫忙。只要告訴我。說完了。拉拉手。就跑了。當下達特安雖然找着信。還是不曉得住址。十分急着。忽然聽見打碎玻璃聲音。他恐怕有人來偷那一袋錢。趕快跑

到房裏去。一眼看見有箇人從窗子爬進來。達特安拿了劍。喊道。你這箇強盜。那箇爬窗的人說道。你聽我說。不要殺我。我不是強盜。我是箇好人。我是有家的。哈。你是達特安。達特安喊道。你是巴蘭舒。那人高興的很說道。是的。達特安道。你大冬天。一早在房頂上。爬來爬去。作什麼。巴蘭舒道。你曉得。我要……我看。不必告訴你了。達特安道。不管什麼。你只管告訴我。你先把破窗子遮掩好。再把窗簾拉好。巴蘭舒弄好了。達特安道。請你說。巴蘭舒道。我要先問問。你同盧時伏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們很要好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還不曉得麼。巴蘭舒道。那很好了。達特安道。你要告訴我。你打碎我的窗子。爬進我的房來。同盧時伏同我的交情。有什麼相干。巴蘭舒道。我先告訴你。盧時伏……達特安接住說道。我曉得了。盧時伏關在巴士狄監牢。巴蘭舒道。他從前在那監裏。達特安道。這話怎麼講。難道他僥倖逃脫了麼。巴蘭舒道。是的。也可以叫作僥倖。巴蘭舒道。昨天晚上。有人從監裏送他出來。達特安道。不錯的。是我從監裏送他出來的。巴蘭舒道。却不是你送他回監裏去的。如果我看見

是你護送的。我自然是不敢去……達特安道。你趕快說罷。怎麼樣了。巴蘭舒道。盧時伏坐的馬車。走到某街。那時街上有許多人。護衛的親兵。得罪了街上的人。街上的人很不高興。盧時伏趁這箇機會。把自己名姓報告了。求他們幫忙。放他。我那時站得很近。聽他說是盧時伏伯爵。我記得是他保舉我。升我的官的。我就告訴衆人說。這位伯爵。是波孚的好朋友。是有恩德於百姓的。百姓原是很不高興的了。聽了這話。就動起手來。把馬攔住了。攻打親兵。我把車門開了。盧時伏跳出車來。一會子就跑脫了。不幸有巡兵走過來救。親兵同百姓打起來。我跑到狄奇堂街。巡兵追我。我跑到客店隔壁。躲起來。他們進屋來搜。搜來搜去。搜不着。因為屋裏一箇女人可憐我。把我藏在兩牀褥子中間。我躲了一夜。我恐怕天亮。他們又來搜。我當天未亮以前。就爬到房頂。想爬到隔壁。就可以逃脫了。就是這一會事。你倘若不以我所作的事爲然。我心裏就不曉怎樣難受了。達特安道。我一點都不怪你。我聽說盧時伏逃脫了。我却喜歡。你可曉得。倘若官兵捉了你。馬上就要殺了你的。巴蘭舒道。我曉

得。故此我看見你高興的很。你窩藏我。比別人好得多了。達特安道。我自然窩藏你。不過有人知道了。我這箇幫統是作不成的。巴蘭舒道。你曉得的。不論什麼時候。我肯拚命幫你的。達特安道。是的。這種事。你辦過不止一回的了。我是忘記不了的你。請坐下。吃點東西。你餓極了。你看着我晚飯吃剩下的東西。吃些罷。巴蘭舒道。是的。我很餓了。我從昨天中午起。只吃了一塊麵包。一點糖果。我有時很喜歡吃糖果的。不過拿糖果當飯。有點辦不來。達特安道。你吃罷。可以吃飽了。巴蘭舒道。你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說完。坐下。大吃起來。過了一會。吃飽了。又歎一口氣。達特安想了一會。說道。你曉得阿托士住在那裏。巴蘭舒說道。不曉得。又問頗圖斯在那裏。巴蘭舒也說不曉得。又問阿拉密在那裏。巴蘭舒也說不曉得。只知道巴星在那裏。達特安道。你曉得巴星在什麼地方麼。他住在那裏。巴蘭舒道。在諾搭丹大教堂。達特安問道。他在諾搭丹教堂作什麼。巴蘭舒道。當教堂小使。達特安道。巴星當了諾搭丹大教堂的小使麼。此話靠得住麼。巴蘭舒道。靠得住的。我也見過他。同他交談過。達特

安道。他應該曉得主人在什麼地方。巴蘭舒道。應該曉得。達特安想了一會。拿了單袍。掛了劍。預備出門。巴蘭舒很着急的說道。你就聽我一箇人在這裏。不管我了麼。我沒得別人幫我忙的了。達特安道。他們不會到這裏來尋你的。巴蘭舒道。店裏的人。從沒看見我進來的。現在看見我。要當我是一箇賊。達特安道。不錯。你會說鄉下話麼。巴蘭舒道。我還會說外國話。我會說法蘭德話。達特安道。你從那裏學的。巴蘭舒道。我在某處兩年學會的。巴蘭舒胡亂謔了幾句。說給達特安聽。達特安聽了笑。說道。這就算是外國話麼。不管怎的。可以沖得過了。達特安喊了一箇人來。叫他請女店主上來說話。巴蘭舒害怕起來。說道。你把這件祕密事。告訴女人麼。達特安道。你不要着急。他不會漏洩的。女店主滿面笑容。走進來。以爲房裏只有達特安一箇人。忽然看見還有一箇人。不免詫異。達特安說道。我的寶貝店主。你的兄弟從法蘭德來了。我將來要帶挈他。當一名兵。我曉得你是歡喜見他。女店主糊塗了。喊道。我的兄弟麼。達特安對住巴蘭舒說道。比得。你爲什麼不同你的姊姊問好。巴蘭舒

用法蘭德話問句好。女店主也用法蘭德話回答了。更比剛纔糊塗。達特安說道。我要你曉得。這位就是你的親兄弟。我也曉得。你向來不認得他。他剛從荷蘭海口來的。我走過之後。你叫他好好穿一身好衣裳。再過一點鐘。我就回來了。你就領他來見我。我要他伺候我。他雖然一句法國話都不會說。因爲是你薦的。我能彀推辭不收麼。米狄林道。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你只管放心。達特安道。我的好店主。你真是箇寶貝。我可以相信你。說完。達特安一箇人走了。

第八回 半箇金錢之力

再說達特安出了門。過了新橋。因爲見着了巴蘭舒。心裏十分高興。很想他回來幫忙。雖然他不能長久。但是現在救了他一命。窩藏在客店。他心裏自然是感激的。況且他現在算是巴黎城裏的居民。通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的舉動。是自然知道的。當下百姓同政府爲難的時候。有了這樣一箇人幫忙。是極有用的。有了自己的閱歷。加以一箇偵探。力量自然是大的。一路走。一路盤算。不覺到了諾搭丹大教堂。上了

臺階。進去的時候。看見有人掃地。達特安問他認得巴星否。那人道。你問的就是當小使的巴星麼。達特安說。是的。那箇人說道。他在那經堂裏面呢。達特安因爲不費事。就找着巴星。十分高興。先找着這箇人。別的就容易多了。於是走到經堂。跪在地下。兩眼常看着巴星。達特安忘了祈禱歌。又沒帶經本來。只好看着巴星。再說巴星穿了教裏小使的衣服。倒很像樣。滿面都是得意樣子。手上拿了銀錢。就同大將拿了鎚子一樣。現在他身量全變了。比從前胖了許多。臉上胖得更利害。只看見兩頰。看不見鼻子。頸頸子加倍粗。頭髮是剪短了。過了一會。經已念完了。教士退了。達特安認得那教士就是干狄。原來干狄最好施捨。很有點名氣。因爲要同百姓要好。故此他念早經。只有百姓們來的。再說教士走出來的時候。巴星跟着他。在達特安面前走過。兩眼朝天。達特安故意拉他的袍子。巴星低頭一看。認得了。喊道。達特安麼。達特安說道。巴星。這是你待老朋友的样子麼。巴星道。奉基督教的朋友。是領人到天堂的。不讓他去的。就不是好朋友。達特安道。巴星。我却不懂。我怎麼樣攔你上天

堂的路。巴星道。你幾乎害我主人。不得上天堂。他若是聽了你的話。也不當教士。跟你去當火槍手了。達特安道。你今天看見我進教堂念經。你應該曉得我的心腸也變了。我年紀大了。纔看出道理來。我看你的主人。到了現在。是已經有救的了。你告訴我。他在那裏。我要見他。指示我一箇可以得救的方法。巴星道。你不過想騙他再出來。在世界上混罷了。好在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你相信我的話。我在教堂重地。難道還說謊不成。達特安說道。什麼。你不知道阿拉密在什麼地方麼。巴星說道。阿拉密是他當軍人的名字。後來他進了教堂。改過名字了。達特安道。你既然不知道阿拉密。阿拉密這箇人。總算是世界上沒有了。你總曉得德博理教士。在什麼地方。巴星道。我纔說過。我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是萬不會不曉得的。巴星道。我實實在在是不曉得。達特安曉得巴星一定不肯說的了。他在那裏說謊。是無疑的了。達特安道。你既然不曉得你的主人住在什麼地方。我不再問你了。我們還是好朋友。我給你半箇畢士度。請你吃酒。巴星很正經的不受。說道。我向來不吃酒的。有教職的。

人同你們不同。達特安想道：賄賂都不能行，不幸得很。達特安還在那裏想。巴星走進去，把門關了。達特安兩隻眼，只管看那道門。忽然覺得有人輕輕的拍他的肩膀。回頭一看，十分詫異。正要說話，那人把手指放在脣邊，叫你不要響。達特安低聲說道：盧時伏，你到了這裏麼？盧時伏道：不要響，你曉得我逃了麼？達特安道：曉得。一箇頂可相信的人告訴我的。盧時伏道：是誰？達特安道：巴蘭舒。盧時伏道：巴蘭舒。達特安道：同你開車門的，就是他。盧時伏道：巴蘭舒。我彷彿是見過他的。這箇人倒不忘舊恩。達特安道：你來這裏作什麼？盧時伏道：我逃了，來謝上帝。達特安道：你到這裏，不止爲這一件事罷。盧時伏道：我來這裏，見幫主教看看，我們可有什麼法子去騷擾馬薩林。達特安道：你太好鬧了。終久還要送你到巴士狄監牢裏去。盧時伏道：不怕的。我喜歡空氣。我就要到鄉下去。達特安道：我也要到鄉下去。盧時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達特安道：我去找朋友。盧時伏道：你找什麼朋友？達特安道：就是你昨天打聽的那幾位朋友。盧時伏道：你去找阿托士頗圖斯阿拉密麼？達特安道：是的。盧

時伏道。你說笑話麼。達特安道。當真的。你爲什麼覺得詫異。盧時伏道。古怪的很。誰叫你找他們的。達特安道。你可以猜着的。不過我不曉得他們在那裏。盧時伏道。你沒法子打聽麼。你給我一箇禮拜。我替你找。達特安道。一箇禮拜。太久了。我三天之內。就要找着他們。盧時伏道。三天的限期太促了。法國地方又太大。達特安道。不要緊的。你曉得一定兩箇字的解說。有了這兩箇字。就能辦多少事。盧時伏道。你幾時動身去找。達特安道。我算是已經動身了。盧時伏道。盼望你得手。達特安道。我也盼望你得手。盧時伏道。我們在路上。還許碰見的。達特安道。不會的。盧時伏道。誰敢說這話。事有湊巧的。達特安道。請了。盧時伏道。暫別暫別。倘若馬薩林同你提起我。你說是我說的。他不久就要知道。我是太老了。不是說完。冷笑。就走開了。達特安想道。這箇老光棍。隨他去罷。康士且已死了。不能再受他的害了。回過頭來。看見巴星已經換了衣服。同打掃夫說話。巴星像是很生氣。達特安趁這箇空。跑出教堂。躲在這條街拐角。可看見巴星出來。巴星却看不見他。過了五分鐘。巴星果然出來。四圍一

看。看不見達特安。知道沒人察看他。就走了。達特安出來。跟着他。過了兩條街。看見他進了一間很像樣的房子。達特安就曉得。巴星住在這裏。曉得巴星若是沒看門的人。什麼都打聽不出來的。若是有看門的人。巴星是一定早已分付過。不許多說話的。問也無益。於是先進了一爿小酒店。叫了一瓶酒。這酒是要半點鐘。纔得預備好的。一面在酒店等。一面可以察看巴星的舉動。看見酒店一箇小孩子。有十三歲光景。很伶俐的。彷彿在教堂看見他唱祈禱歌。達特安同那小孩子交談起來。小孩子告訴他。早起從六點鐘至九點鐘。在教堂唱祈禱歌。以後在酒店管倒酒。說話的時候。看見有人牽了一匹馬。到巴星門口。再過一會。巴星出來。小孩子指着說道。這就是我們教堂裏的小司事。要出門了。達特安道。他要到那裏。小孩子道。我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打聽出來。我給你半箇畢士度。小孩子道。我打聽出巴星往那裏去。你給我半箇畢士度麼。這是很容易的。你是當真的給麼。達特安道。自然。這就是半箇畢士度。達特安拿出錢來。給小孩子看看。却不給他。小孩子道。我就走過去問他。達

特安道。你去問他。打聽不出來呢。等他走了。你去聽打。你回來告訴我。我給你錢。小孩子道。我曉得了。等巴星走了。我就去打聽。再過五分鐘。巴星拿傘。拍馬走了。纔轉了灣。這小孩子。就跑去打聽。達特安坐在酒店裏等。不到十分鐘。小孩子跑回來。說道。我打聽出來了。達特安道。巴星往那裏去。小孩子道。你若給我錢。達特安道。你告訴了我。我纔給你錢。小孩子道。你先給錢我看看。看是好錢不是。達特安交錢把他。小孩子接了錢。對店主說道。客人要換零錢。店主拿了那半箇畢士度。看一看。收好了。把零錢交給小孩子。小孩子放在口袋裏。達特安看見這箇小孩子的舉動很好。笑問道。巴星往那裏去了。小孩子道。往諾塞去了。達特安道。你怎麼打聽出來的小孩子道。很不難的。我曉得巴星騎的。是肉店的馬。同肉店租的。肉店自然是先要打聽他騎到那裏。纔肯租給他的。達特安道。肉店告訴你巴星……小孩子接住說道。往諾塞去。他一箇禮拜去兩三趟。達特安問道。你到過諾塞麼。小孩子道。我到過。那裏我很熟的。我的乾娘住在諾塞。達特安道。那裏有所大寺麼。小孩子道。那裏有箇

極大的寺裏頭有許多耶穌軍的教士。達特安道。我正是要打聽。小孩子道。你滿意了麼。達特安道。我很滿意了。你叫什麼名字。小孩子道。我叫法拉克。達特安把小日記拿出來。把小孩子同酒店的名字。記好了。小孩子問道。我還可以再賺些半箇畢士度麼。達特安道。還可以的。說完。達特安給了酒帳。走回狄奇堂街。

第九回 達特安遇阿拉密

再說。達特安回到客店。看見一箇人靠火。原來就是巴蘭舒。他穿了一身舊衣服。全改了裝扮。達特安初看見了。都有點不認得。米狄林領他。當着衆堂倌。見達特安。說是箇兄弟。巴蘭舒說了幾句法蘭德話。達特安說了幾句自己造的外國話答他。當下就商量好了。巴蘭舒當了達特安的跟人。達特安盤算去諾塞。這箇地方。離巴黎不過三四十里。恐怕有人認得他們主僕兩人。等到天黑。纔好動身。達特安先吃了飯。吃得很飽。換了衣服。不穿火槍營的軍衣了。揀了一把頂好頂重的劍。備好兩匹馬。下午兩點鐘。主僕兩人動身。從某路走。走了十多里路。天色尙早。下了馬。進了一

另客店。店裏有許多面生可疑的人。彷彿是預備晚上大舉的。他們坐在店裏。忽然看見一箇人。披了罩袍。探頭向裏張。看見有生人在那裏。就使手勢。叫兩箇人出來。達特安走去。同女店主說話。店裏的酒。原是壞極的。達特安却一味的恭維。問了幾句諾塞地方的情形。纔曉得那裏有兩間很大的房子。一間是巴黎大主教的房子。現在是他的姪女輩朗維勒夫人住着。還有一間大寺。是耶穌軍神父的產業。達特安知道那間大寺。是容易找的。到了四點鐘。出了店門。慢慢的走。路上無事。主僕兩人。一路盤算。想到那朗維勒夫人。原是箇大家女人。算是宮裏最有美名的。有人說他同柯力尼相好。現在同馬西拉王爵有密謀。反對康狄公爵。達特安在路上走。追憶起從前。他見過這位朗維勒夫人。的確生得十分美麗。極能動人。於是又想到阿拉密當先王在位的時候。同施華洛夫人要好。現在的朗維勒夫人。所處的地位。同從前施華洛夫人一樣。最好作說的。達特安想到這裏。不免太息。爲什麼人家就能覈想什麼得什麼。不問是戀愛。是功名。有些人。就不能了。不曉得是因爲運氣不好。

或是天生沒本事。一輩子想一件事。一輩都得不着。想到自己。只好算是沒運氣的。這箇時候。巴蘭舒拍馬。來到跟前。說道。你現在想的。同我心裏想的。是一件事。達特安笑了。說道。那是無疑的了。不過你想的什麼。告訴我。巴蘭舒道。我想的是客店裏那班面生可疑的人。達特安道。我看出來了。你現在還是很謹慎的。巴蘭舒道。這是天生的。達特安道。你看那班人。怎麼樣。巴蘭舒道。那班人在客店聚會。辦的不是好事。我坐在馬房一箇黑暗角裏。看見一箇披罩袍的人。後頭跟着兩箇人。跑進來。達特安也看見的。說道。是的。是的。後來怎樣呢。巴蘭舒道。內中一箇人說道。他一定在諾塞了。不然。今晚一定到那裏的了。我已經看見他的跟人。那箇穿罩袍的說道。這話靠得住麼。那人答道。王爺靠得住。達特安道。王爺兩字。你的確聽清楚。他說的。是王爺麼。巴蘭舒道。那人的確叫的是王爺。我聽得很清楚的。你往下聽。又一箇人問道。我們如果在那裏看見他。我們怎麼樣呢。王爺答道。你們作什麼。那人說道。那箇人不讓人捉的。他要動刀的。王爺說道。你們也只好動刀的了。不過我要你們生

擒他。你們要帶繩子去。把他捆了。拿東西塞他的嘴。那人道。我們的東西。都預備好了。王爺道。看來他是不穿號衣的了。總是箇平常旅客的打扮。那人道。王爺放心。我們不會弄錯的。王爺道。不管什麼。我還要到那裏。另有分付。那人道。總要公道……王爺道。我全擔責任。那人道。很好。我們盡力辦就是了。說完了。他們就離開馬房。達特安問道。這些事。同我們有什麼相干。這種事是天天有的。巴蘭舒道。你看他們不是說我們麼。達特安道。你怎麼樣想。他們說的是我們。巴蘭舒道。一箇人說道。我看見他的跟人。這句許是說我。達特安道。怎麼樣呢。巴蘭舒道。那一箇說道。他現在已經在諾塞了。不然。今晚一准到。這幾句說的是你。達特安道。還有什麼。巴蘭舒道。那箇王爺說道。他大約不穿號衣。改扮平常旅客。這不是說的是你麼。因爲你穿的是騎馬衣服。並不穿火槍營號衣。達特安歎了一口氣。說道。王爺想行刺我的時候。已經過了。咳。從前的時候。還算不錯。現在他們不理我們了。巴蘭舒道。難道你不怕那班人麼。達特安道。我一點也不怕。巴蘭舒聽了主人的話。很放心。再走十里。巴蘭舒

忽然拍馬趕上前。同達特安說道。你看看。那邊不是有幾箇人。在黑影裏走過麼。我疑惑還聽見馬蹄響。達特安道。沒有的事。纔下過雨。地下很濕。不會有的。但是你說的不錯。我看見有些東西。於是勒住馬。留心的聽。巴蘭舒說道。我若是聽見的。不是馬蹄響。我却聽見馬嘶。達特安也聽見了。說道。這是那班人無疑了。不過是同我們不相干。我們走罷。主僕兩人向前走。走了半點鐘。到了諾塞村邊。那時有八點半鐘。鄉下人全睡了。燈火都滅了。他們在街上走。約略能辨房頂。有時聽見犬吠。有時看見貓跳。走到村中一塊大地。有所極大的房子。剛在兩路交通的地方。門前有極大的樹。葉子都沒有了。達特安說道。這一定是大主教的房子。朗維勒夫人住的地方。大寺却在什麼地方。巴蘭舒道。大寺還在那一頭。我是很熟的。達特安道。我先下來。把馬肚帶收緊了。你騎了馬。向前走。看看寺裏還有燈火沒有。回來告訴我。巴蘭舒在黑影裏。騎馬走了。達特安弄馬肚帶。過了五分鐘。巴蘭舒回來說道。向田的那一面。還有燈。從這裏還可以看得見。達特安說道。假使我是箇擲石黨。我就可以敲這

問大房子的門。一定可以寄宿一宵。還有好好的供應。假使我是箇和尚。也可以敲大寺的門。也可以吃頓好晚飯。可惜我既不是擲石黨。又不是和尚。只好露天過夜。捱餓的了。巴蘭舒道。我去敲門。好麼。達特安道。等等。有燈光的窗子。現在也黑了。巴蘭舒問道。你聽見聲響麼。達特安道。我聽見。這箇時候聽見的。彷彿是自遠處而來的雷聲。再過一會。聽見是馬蹄聲。再過一會。看見有二十多匹馬。分路而來的。把主僕兩人圍住了。達特安拔出劍來。站在馬旁。說道。你說的話。倒許對了。有一箇騎馬的說道。他們在這裏。我們找着了。那爲首的人說道。你們要當心。不要讓他跑了。那箇人說道。王爺放心。我們不會讓他跑了的。達特安曉得。要同他們說話了。打出鄉談說道。你們諸位做什麼。有幾箇人答道。你等一會。就曉得了。那王爺喊道。不要動手。這不是他的聲音。達特安說道。看起來。你們到了諾塞地方。都瘋了。你們却要當心。我的劍很長的。不論那一箇。先上來。我是要把他刺通了的。那爲首的上前問道。你在這裏作什麼。達特安答道。我也要問你這句話。那人說道。你要恭恭敬敬的。不

然你是要後悔的。我不把名字告訴你。我卻要你敬重我的位分。達特安道。你帶了人。在路上打劫。怪不得你不肯說名姓。我是帶了跟人。好好的過路人。我是不必隱藏姓名的。那人道。好了。好了。你叫什麼。達特安道。我很喜歡把名字告訴你。你是公爺也罷。王爺也罷。你可以去找我。你聽見說。有一箇達特安麼。那人說道。什麼。就是御前火槍營的幫統麼。達特安道。就是這箇人。那人道。我素來曉得的。達特安道。你既知道這箇人。你可曉得他的手腕是很有力的。他的劍鋒是很利的麼。那人說道。我相信你是達特安。達特安道。我是的。那人道。你來這裏救他麼。達特安道。他是誰。那人道。我們要找尋的人。達特安道。看來這箇地方。是箇猜謎的地方。那人道。你答我的話。你是不是在窗下等他。你是不是特爲來諾塞地方救他。達特安有點不耐煩。說道。我並不等什麼人。我也不是來救人。我只是保護自己。你要曉得。你們同我動手。我是要保護自己的。那人說道。也罷。你走罷。離開這裏罷。達特安聽見他發這種號令。很不高興。說道。什麼。這就走開麼。這可不甚容易。我也乏了。馬也乏了。除

非離這裏不遠。你給我點夜飯吃吃。給我牀鋪睡睡。我却不能走。那人喊道：「你這箇無禮的光棍。」達特安喊道：「哈，你的話要說輕些。如果你再同我說這種話，我不管你是公爺侯爺王爺，就使你是當今王上，我是要他陪不是的。」那人說道：「算了，算了。這位是喀士剛人，無疑的了。不是我們所找的人。今晚沒得事的了。我們走罷。」達特安道：「我們再會罷。」達特安說道：「再會的時候，恐怕你沒得這趨便宜。再會的時候，是白天，只有你一箇人。」那人說道：「很好，諸位，我們走罷。」這班人大失所望，嘴裏很唧咕，向巴黎的大路走了一會，都看不見了。達特安主僕兩人等了一會，看不見他們了，纔把劍收起來。達特安先說道：「你這箇馱子，你又錯了，他們並不是等我們的。」巴蘭舒道：「他們尋誰呢？」達特安道：「我不曉得。我只要到那大寺去。我們騎了馬，走去敲門罷。不管他們怎麼樣，他們總不能把我們吃了。」主僕兩人於是跳上馬，忽然巴蘭舒覺得有箇重東西，跌在他的馬屁股上，幾乎連人帶馬壓倒地下。巴蘭舒喊道：「我背後有箇人。」達特安回頭看，果然看見有兩箇人在馬上，就拔劍要攻打那箇人，喊道：「你背

後有箇鬼了。那箇人喊道。我的達特安。你不要動手。我不是鬼。我是阿拉密。又叫巴蘭舒道。你向前跑罷。到了村子盡頭。向左轉。便到了。於是巴蘭舒同阿拉密兩箇人。騎一隻馬。向前跑。達特安跟在後頭。以爲今晚所遇的事。彷彿是一場惡夢。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再說。巴蘭舒到了村盡頭。向左轉。在那間大寺有燈的窗子下。勒住馬。阿拉密下了馬。拍手三次。窗子開了。放下繩梯。阿拉密說道。達特安。請你爬梯子上去。就到了我的房間。達特安道。你到自己房裏去。都是用這箇法子的麼。阿拉密說了一句粗話。道。過了九點鐘。只有這箇法子的了。寺裏規矩是很嚴的。達特安道。你剛纔不是說一句粗話麼。阿拉密笑道。我說了粗話麼。也許有的。你不曉得。寺裏的和尙。是很不堪的。我同他們住久了。習慣了。我同他們住在一塊。也是沒法。你爲什麼不上去。達特安道。請你先上去。我隨後來。於是阿拉密上去了。去得很快。從窗子入房。達特安也跟上去。却上得很慢。阿拉密見他上得慢。說道。對你不起。我若是早知道你來探望

我。我該把園丁的梯子借來一用。我自己是慣用繩梯的。巴蘭舒在地下看見達特安上到窗子。說道。你們兩位是上去了。我也可以上去。不過馬是不會上梯子的。阿拉密指着田下的小房。說道。你把馬牽到那房子裏。那裏頭有草料。巴蘭舒道。我怎麼樣呢。阿拉密道。你弄好了馬。回到這裏來。拍手三次。我們縫點東西給你。你不要害怕。我們這裏不餓死人的。你去罷。阿拉密隨手把繩梯拉上去。窗子也關了。達特安到了房裏。四圍的看。房子收拾得很講究。却擺了許多兵器。各式各樣都有。牆上掛了四幅大畫。就是紅衣主教羅連。紅衣主教立殊理。同拉華力。還有波渡大主教。都是披了甲的。只看房裏的東西。却一點也看不出是箇教士的房間。窗簾帷幃。都是極講究。牀上的被褥。都是繡花的。還緣着通花欄杆。簡直是箇小姐的繡房。全不像是箇教士住的房子。阿拉密道。你看我的房間。有不週全的地方。你不要怪。我過的日子。同隱士一樣。你看什麼。達特安道。我找放梯子的人。繩梯是不會自己下去的。阿拉密道。放梯子的。是巴星。達特安道。哈。阿拉密道。巴星是操練慣了的。他看見

我同朋友來。早已躲開了。請坐下。我們談談罷。阿拉密推了一把很舒服的椅子。讓達特安坐下。說道。不用說別的。你同我吃夜飯。達特安道。我高興極了。我騎馬走了許多路。覺得餓極了。阿拉密道。不過沒有什麼好菜。我不知道你來。達特安道。難道今晚又是吃青菜雞蛋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看巴星倒可以找出點好東西來。巴星。巴星。你進來。門開了。巴星走進來。看見達特安。很害怕。張大嘴。不敢響。達特安說道。我的寶貝。巴星。我看見你在教堂。睜着眼。扯謊。扯得好的。很一點也不露破綻。我實在歡喜。巴星說道。我是跟耶穌軍的神父學的。他們說。只要扯謊。扯得好。是可以扯謊的。阿拉密道。巴星。不要緊的。達特安快餓死了。我也快餓死了。你去弄點好吃的東西來。最要緊的是拿點好酒來。巴星鞠躬。歎一口氣。出去了。達特安把房裏都看清楚。了。問阿拉密道。你剛纔是從什麼地方。跳在馬屁股的。阿拉密道。何必問。自然是從天而降了。達特安搖頭道。從天而降。你這箇樣。是不像從天而降的。也不像將來會上天的。阿拉密裝出歎氣說道。若不是從天而降。也是從天堂下來的。兩處

沒大分別。達特安道。看來教士們所爭論的一件事體。是議決的了。有人說天堂就在阿拉勒山頂。有人說是在某兩河之間。原來天堂並不在遠。就在諾塞地方。巴黎大主教的府裏。這箇天堂。却不是從大門進去的。要從窗子鑽進去的。下去的時候。不走白石梯子。是要從樹上。下去守天堂的神仙。不叫某名。却叫馬西拉。王爺阿拉密。笑得很高興。說道。你真是箇有興趣的同伴。你的異想天開。還是從前一樣。你所說的話。倒有一點點對。不過你不要亂想。以爲我同朗維勒夫人有愛情。達特安道。我不會這樣胡想的。你同施華洛夫人。要好了許多年。萬不會掉過頭來。同他的仇人。要好的。阿拉密說道。你說得不錯。我從前同施華洛夫人。很要好。說句公道話。他幫了我們許多忙。你曉得的。他被驅逐出境。立殊理主教辦得太辣些。叫人把他捉了。關在某處監裏。主教原要殺他。同殺某某夫人們一樣。後來施華洛夫人。改了男裝。同一箇女僕。叫作吉第的。逃走了。他走的時候。路上遇着一件很怪的事。施華洛夫人。逃到一箇鄉下。問小教士借箇地方住一夜。教士只有一間房。以爲他真是箇

男子。就請他同房睡。可憐見的女人。他改扮男裝。是很像的。我只曉得。還有一箇女人。扮起男裝來。也是很像的。他們還作了一首歌。說施華洛夫人扮男裝的。頭一句云云。你聽過麼。達特安道。我沒聽過。阿拉密很高興的唱歌。達特安喝采道。你唱得好。你雖然日日念經。還好。嗓子却沒有壞。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你還記得我當火槍手的時候。我是不甚願當把守的差。我現在當了教士。也不甚願意念經的。我們還是談公爵夫人罷。達特安道。談那位施華洛夫人。抑或朗維勒夫人。阿拉密道。我剛纔不是說過了。我同朗維勒夫人一點交情也沒有。有時談笑。是少不了的。別的却真沒有。我要說的。是施華洛夫人。王上死了之後。他從比都回來。你見他麼。達特安道。我看見他。他還是很美的。阿拉密道。那時我也見着他。我給他許多有用的消息。他却不會用。我告訴他。馬薩林是王后的戀愛人。他却不相信。還說奧國安公主。是極驕傲的。不會同那種東西交談的。後來他同波孚公爵同謀。馬薩林把公爵捉了。把施華洛夫人。又驅逐出境了。達特安道。你曉得。他求准了。可以回來。阿拉密道。

他回來了。不曉得又要鬧什麼亂子。達特安道。這趟回來。許要聽你的話了。阿拉密。我還沒看見。他大約改變許多了。達特安道。你却並沒改變。還是那樣的黑頭髮。身量是從前一樣。兩隻手還是十分細嫩的。阿拉密道。我自己很小心。你可曉得。我也老了。我今年快三十七歲了。達特安微笑。說道。我們今日在一起。我們就把一件事體弄定規了。究竟我們。是多少年紀。阿拉密道。這話怎麼講。達特安道。我從前的年紀。是比你少三四歲。我若是沒記錯的話。我今年四十歲了。阿拉密道。是麼。也許我錯了。你算數的本事好。按你這樣說。我今年頂少也有四十三歲了。你不要。在朗布理說。這句話。不然。我是要吃點虧的。達特安道。你放心。我不會到那裏去的。阿拉密道。巴星不曉得幹什麼。巴星。你趕快。我們在這裏又餓又渴。巴星剛好拿了兩瓶酒進來。阿拉密問道。晚飯得了麼。巴星道。好了。快拿來了。不過拿上來。很要點時候。阿拉密道。我曉得了。你總在那裏看經。還以為你是箇教堂的小使。我先告訴你。你如果只管擦經堂的銅器。不替我把劍擦亮了。我把你所有的神像。架起來。放把火。

燒了。把你放在架上活燒。巴星聽了。很害怕。一手拿着箇酒瓶子。畫十字。達特安瞪着兩隻大眼。很詫異的看阿拉密。爲的是德博理教士的樣子。很同火。槍手兩樣。巴星趕快把氍桌布鋪好了。擺了許多好吃的東西。達特安見了。十分詫異。說道。你是預備着有客的了。阿拉密道。我常時都預備幾樣東西。況且我曉得你來找我。達特安說道。你怎麼曉得的。阿拉密道。巴星以爲你是箇惡鬼。特爲來報信。恐怕我請火槍營兵官吃飯。我的靈魂就沒得救了。巴星聽了。合掌求饒。阿拉密道。你不要裝出這些假樣子來罷。你知道我是不喜歡的。你趕快開窗子。吊一隻燒雞。幾塊麵包。一瓶酒。給你的老朋友巴蘭舒。他在窗下。拍了半點鐘的手。要吃的了。原來巴蘭舒把馬喂好了。跑回窗子下。拍了好幾次的手。巴星把窗開了。把東西吊下去。巴蘭舒得意的很。拿到小房子去吃。阿拉密說道。我們吃晚飯罷。於是兩箇老朋友坐下。阿拉密割雞。割鷓鴣。割兔子。割得極在行。達特安道。你在這裏過的日子。好的了不得。阿拉密道。也還過得去。幫主教從羅馬請准了。爲的是我身體不好。忌日還是照常吃。

肉。你要曉得。主教有箇好朋友。最講究吃的。我把他的廚子弄來了。你可曉得。主教的老朋友。每吃完一頓飯。他祈禱上帝的話。說的是。我吃了一頓頂好的飯。求上帝叫我好消化。達特安笑道。他雖然這樣祈禱。臨了還是得一箇不消化的病死的。阿拉密道。誰人免得一死呢。達特安道。我要問你一句話。阿拉密道。請你問。我們不必客氣。達特安道。你現在有了錢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沒什麼錢。我一年有一萬二千利華進款。王爺另外給我一千箇柯朗。達特安道。那一萬二千箇利華。是怎麼樣弄來的。是作詩得來的麼。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現在不作詩了。有時作首歌。或是作首言情的小詩。如斯而已。我現在作聖經講義。達特安道。作講義麼。阿拉密道。是的。頂好的講義。人家都這樣說。達特安道。你在教堂裏宣講麼。阿拉密道。不。我賣把人。達特安道。賣給誰。阿拉密道。賣給我們同道中人。要拿宣講得名的。達特安道。是麼。難道你自己就不想得名麼。阿拉密道。不幸我有箇天生的缺憾。我一登講臺。只要有箇美貌的女人。看看我。我是要看他的。他若是同我笑。我也要同他笑的。我到

了。這箇時候就糊塗了。原該講地獄的苦楚的。我反去講天堂的快樂。我說一件事給你聽。有一天我在某教堂宣講。有一箇聽講的男人對着我大笑。我登時停了講。當面說他是箇獸子。就有許多人跑出教堂外面。拾石頭。我當下用盡平生的本事。演說一番。登時就感動了許多人幫我。他們拾石子原要打我的聽了。我演說反去拿石子。擲那箇笑我的人。到了第二天。那箇人以爲我是箇平常的教士。就來同我爲難。達特安大笑問道。後來怎麼樣。阿拉密道。我同他約好。在某處會。後來的事。你可以猜着的了。不必我說了。達特安道。可就是我替你作陪比的那一趨。阿拉密道。就是那一趨。那件事的結局。你是曉得的。達特安道。你刺死了他麼。阿拉密道。我也不甚曉得。我看是把他的身子殺了。不必害他的靈魂了。巴星聽了。搖頭。阿拉密說道。大約你不覺着。我從鏡子看見你搖頭。我分付過的。我說話的時候。不許你從旁置可否。你忘記了麼。你把酒擺在桌上。出去罷。達特安許要同我密談。是不是。達特安點頭。巴星擺好。走出去了。兩箇老朋友。坐在那裏。好一會不說話。阿拉密吃得很

飽靠在椅背享福。達特安在那裏想。從什麼地方先說起。後來還是阿拉密先開口。

第十一回 游說

再說。阿拉密問道。達特安。你想的什麼。爲什麼微笑。達特安道。我想起來。你從前當火槍手的時候。你常常想做教士。現在你進了教堂。當了教士。你好像是後悔爲什麼不當軍人。阿拉密道。你說的倒有點對。人性是無常的。我現在當了教士。心裏常想去打仗。達特安道。我看你房裏的陳設。就曉得了。什麼刀劍都有。你現在比劍的本事。還是從前一樣的麼。阿拉密道。我現在比劍的本事。也有你從前一樣。還許好些。我天天練習。達特安道。你同誰練習。阿拉密道。我們這裏有一位頂有名的比劍教師。達特安道。你們這裏。爲什麼有箇比劍教師。阿拉密道。我們耶穌軍的地方。什麼樣人都有。達特安道。如果馬西拉王爵。只是一箇人。身邊沒得二十多人。你是要把他殺了。阿拉密道。那是自然。就是他人多。我也是不饒他的。不過我恐怕他們認得我。達特安想道。他的喀士剛脾氣。比我還重。隨即說道。你不是問我爲什麼事來

找你麼。阿拉密道。不然。我並沒問你。我等你講。達特安道。我來獻箇機會。叫你去殺馬西拉王爵。阿拉密道。等等。你想什麼。達特安道。我要你趁機會。你每年有一千箇柯朗。同一萬二千箇利華。你錢是有了。阿拉密道。不然。我還是窮得很。你如果現在看看我的口袋。我恐怕連一百箇畢士度都沒有。達特安想道。他說有了一百箇畢士度。還說是窮。如果我口袋裏常有這些錢。我覺得是很富了。隨即大聲說道。阿拉密。你有大志麼。阿拉密道。有。達特安道。我告訴你一箇富貴的路子。阿拉密那時臉上神色略變一變。登時過去了。同平常一樣。達特安却看出了。阿拉密道。請你說。達特安道。我先要問你一句。你現在還留心國事麼。阿拉密道。不省心了。達特安微笑說道。你既然不用伺候什麼大黨魁。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阿拉密道。也好。達特安道。你難道不回想我們少年時過的日子。天天吃酒打架麼。阿拉密道。我時常想。從前過的日子。是真快活。達特安道。我們爲什麼不去。重新過起從前的日子來。只要我們願意。就辦得到。有人叫我來找你們。我先來找你。你是我們四箇人隊裏的靈

魂。阿拉密鞠躬。却沒什麼踴躍的意思。靠了椅背。說道。又去結黨相爭麼。達特安。你看我現在過的舒服日子。你曉得的。我們替闊人辦了許多事。闊人還是把我們都忘了。達特安道。你說的不錯。但闊人也許現在後悔了。阿拉密道。既然如此。又常別論了。好談國事的。現在機會是到了。達特安道。你若是不留心國事的。你怎麼曉得這箇情形。阿拉密道。我自己是不來的。我的朋友。却是最留心國事的。況且我無論戀愛。或是作詩。我常常的同沙拉星在一處。他是康太的同黨。我又常同倭阿卓在一起。他是幫主教的好朋友。我又常同博羅巴在一處。他自從前主教死了之後。不專歸一黨。不論那一黨。他都去。我同他們來往。自然是曉得點國事了。達特安道。我猜着是這樣。阿拉密道。你却不要以爲我歸隱之後。不問國事。全是耳食。我曉得。現在馬薩林主教。看見國事不好。天天着急。我也曉得。他的權力。遠不如從前的立殊理。不論怎麼講。前主教的確是箇有本事的人。達特安道。你這句話。我是不駁的。我現在的官。還是他保舉的。阿拉密道。我起初原以爲現在的主教還好。我常對自己

說道。凡做大臣的。叫人喜歡他。是很難的。但是現在這一位。却有本事。降伏他的仇人。叫他們佩服。不敢反對。我看這樣。比叫他們喜歡。還要緊。這是我起初的意思。不過我閱歷很淺。自己也不敢過於自信。我也不敢自以爲是。就從別人打聽。達特安道。打聽得怎麼樣。阿拉密道。打聽了。纔知道我起初的意思全不對。達特安道。是麼。阿拉密道。是的。我從各黨派的人打聽。我纔曉得。他這箇人。沒甚本事。我起初全想差了。達特安道。是麼。阿拉密道。他不算得什麼。他從前原是秉狄和紅衣主教的跟人。用了許多詭計。爬上前的。是箇無名小卒。現在得意了。只顧自己。他將來要把所有的公款。飽他的私囊。前任主教。最肯花錢。現在的主教。都要自己藏起來。將來上至國家。下至百姓。都要吃他的虧。我聽說。他出身微賤。並非世家。你認得他麼。我却沒見過他。達特安道。你說的話。也有對的。阿拉密道。我聽見你有點同我表同情。我甚高興。我雖然不在官裏混。倒同你的意見。有點相同。達特安道。你說的都是他的品性。却沒談到他那一黨的情形。阿拉密道。我曉得。他同王后是一黨。達特安道。這

是要緊的。阿拉密道。但是王上同他不對。達特安道。王上不過是箇小孩了。阿拉密道。再過四年。王上就成了了。達特安道。我談的是現在。阿拉密道。就是論現在。議院同百姓都不喜歡他。他們是管財權的。世爵同王室的親支。也不喜歡他。他們是管兵的。達特安聽見阿拉密說得很有道理。一時想不出話來答。在那裏搔頭摸耳。阿拉密說道。我的好朋友。你看我這番話。還有點理路。有點見解麼。我原不該同你這樣開誠布公的說。我曉得你有點偏護主教的。達特安道。我偏護主教麼。沒有這麼一回事。阿拉密道。你說有差使的。達特安道。我說過的麼。我說錯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情形不好。不久就要鬧大亂子的。我們倒不如投到王上的一黨。主持公道。我們還是重新同心合力的。再幹些大事。我們雖然離開。我們的心還是同的。這一趟。我們將來所得的好處。不止一箇金剛鑽戒指了。阿拉密道。達特安。你說得不錯。我的主意不如你多。然而你只要把你的主意說出來。我就覺得是箇極好的。不論什麼事。都要有膽子。有閱歷的人。纔能辦。有人同我商量過好幾次了。我們從前所

辦的事體。許多人都曉得的。我不妨告訴你。我們的幫主教已經同我談過了。達特安道。什麼。你說的是干狄。馬薩林的仇人麼。阿拉密道。他却是王上的朋友。我們幫他就是幫王上。是應做的義務。達特安道。但是王上同主教是很要好的。阿拉密道。王上面子上也許是這樣。但其實不能表同情的。現在反對王上的。就是用這箇法子。去叫王上上當。達特安道。據你看來。是要內亂的了。阿拉密道。打仗還是拿王上做題目的。達特安道。王上帶兵。是同主教在一起的。阿拉密道。但是王上的心。還是在波孚所帶的軍隊裏。達特安道。波孚麼。他還關在威英桑監裏呢。阿拉密道。我說波孚麼。橫豎不是波孚。就是王爺。達特安道。但是王爺也在王上的軍隊裏。他同主教。是一鼻孔出氣的。阿拉密道。沒一定的。他們現在意見有點不大對。無論怎的。不是王爺。就是干狄。達特安道。干狄麼。我聽見說。他快升主教了。阿拉密道。主教也可以帶兵的。你看我牆上掛的四位。都是帶過兵的。達特安道。干狄是箇駝背的。阿拉密道。披了甲。就藏過了。況且亞力山大是箇蹙脚。漢尼波是箇獨眼。達特安道。你是

同這一黨表同情的麼。阿拉密道：王室親支都在這一黨。達特安道：王上的政府不以他們爲然的。阿拉密道：議院同叛黨却都幫這一黨的。達特安道：只要把王上同王后分開了纔好。阿拉密道：也許辦得到的。達特安說道：這事必辦不到。安公主深曉得自己的性命富貴一切無一樣不是靠着這位小王上的。他甯可離開馬薩林跑到叛黨軍營裏去。是萬不肯同王上分開的。你是曉得的。內裏還有許多緣故。他不肯這樣做的。阿拉密想了一想說道：你說的也不錯。我還是不入黨罷。達特安道：你不要入他們的黨。入我的黨。阿拉密道：不能。我什麼黨都不入。我是箇教士。不必管國事。我不甚喜歡念經。也是有的。我却同教裏的朋友。很談得來。他們很講交情的。還可以常常同美貌女人在一起。他們兩黨越爭得利害。我自己所做的無益的事。越沒得人留意了。他們可以做。用不着我。我何必混在裏頭。達特安道：你這一番道理。我是極以爲然的。爲什麼我心裏就有了這些不相干的意思。我的薪俸很殷。我過安樂日子了。我將來總可以望補特拉維統領的缺。我一箇鄉下窮漢。做了

統領就同做了大將一樣。只要好好的過日子。得幾箇安分錢用用。也就罷了。我只好不干預國事。還是去找頗圖斯。在他田上打打鳥罷。頗圖斯有了田產了。你曉得麼。阿拉密道。我曉得。他有了一百里的樹林。同低溼的地。常同那榮的主教打官司。達特安想道。原來頗圖斯在披喀狄地方。我曉得了。很好。隨即大聲說道。我聽說他現在用他的真名字。叫做杜威朗了。阿拉密道。還添了一箇名字。叫德巴禮。因爲那是他的產業的地名。原是箇男爵的采地。達特安道。頗圖斯將來不久就是箇男爵了。阿拉密道。無疑的了。那位男爵夫人。是箇很闊的人了。兩箇人大笑起來。達特安說道。你不入馬薩林的黨麼。阿拉密道。你不願意入王爺的黨麼。達特安道。我們不必入黨罷。只要我們還是好朋友。我們不必混入主教黨。或是擲石黨了。阿拉密道。都可不必。我們還是當火槍手罷。達特安微笑說道。我們不如做箇火槍手的小會罷。阿拉密道。做箇小會。倒很有趣。達特安道。我要走了。請了。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我不留你了。我這裏沒得牀。除非你同巴蘭舒同牀。達特安倒了一鍾酒。說道。不必

費心了。這裏離巴黎不過三十里路。馬已歇斃了。不到一點鐘。我就可以回到客店。達特安舉鍾說道。飲一鍾。作從前的記念。阿拉密歎氣道。人生如白駒過隙。已去的日子。不再來了。達特安道。好日子還會來的。你如果找我。我住狄奇堂街諧華禮客店。阿拉密道。你要找我。就到這裏。從早上六點鐘。至晚上八點鐘。是從大門進來。從晚上八點鐘。至早上六點鐘。是從窗子進來。達特安道。請了。阿拉密道。我不能讓你這樣走。我要送你幾步。達特安想道。他要看我真是走開了。阿拉密喊巴星。原來巴星吃飽了。睡得很着。阿拉密把他搖醒了。巴星搓搓眼睛。伸伸腿。好容易站起來。阿拉密說道。你犯了睡魔了。還不趕快去拿梯子來。巴星打了一箇大呵欠。說道。繩梯還懸在窗外。阿拉密道。我要園丁的木梯子。你不曉得麼。達特安從繩梯爬上來。很不便當。再爬下去。更不便當了。達特安正想要說。可以爬繩梯下去的話。忽然有了一箇主意。就忍住不說了。巴星歎口氣。走出去。拿了一把結實木梯來。擺在窗外。達特安道。這纔算是把梯子。就是女人也可以爬上爬下了。阿拉密聽他這句話。很

看了達特安一眼。像是要看到他心裏的。達特安做出不理會的樣子。從梯子第一級走下去了。巴星站在窗邊。阿拉密說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就回來了。兩箇朋友向小房子走。巴蘭舒看見他們來了。牽出兩匹馬來。阿拉密道。這纔是好跟人。不像那箇巴星。自從他到了教堂。就變了很沒用。我陪你走到村口。於是兩箇人向前走。談了許多話。到了村口。阿拉密說道。我不遠送了。運氣是還有的。你却不要失了機會。你要記得。運氣好比女人性情。是無定的。你要有法子對付纔好。我只好就在這裏。埋沒一世罷了。請了。達特安道。你是打定主意。不入我的黨了。阿拉密道。我原是很喜歡。同你在一起的。不過我是無長性。我今天不喜歡的。明天也許會喜歡。我今天喜歡的。明天也許不喜歡。我是不能打定主意。去辦一定的事體。我不同你。你是箇最有決斷的。達特安想道。你這箇光棍。你同我扯謊。你是箇最有決斷的人。想辦什麼事。總想出法子辦到的。你的意思。却從來不叫人窺破。阿拉密道。請了。你這趨來約我。我很感激你。你來探望我。引起從前的記念來。我實在喜歡。兩箇人於是分

手。巴蘭舒先上了馬。達特安已騎在馬上。擺擺手。辭行。拍馬向巴黎去了。阿拉密站在街中。動也不動。看不見他們。纔走的。達特安走了二里多路。勒住馬。跳下來。把韁交把巴蘭舒。把手槍取出來。插在腰間。巴蘭舒害怕起來。問道。又是什麼了。達特安道。他雖然是詭譎。我却不讓他瞞過我。你就在這裏。不要動。你站在路那邊等我。於是達特安跳了一道溝。在村口的田上走。他看見朗維勒夫人住的房子。同那所大寺。中間隔了一片大地。有籬笆圍住。假使是早一點鐘。他是不會找得着的。好在這刻月亮出來了。雖然有點浮雲。略爲蓋住。還可以看得見路。找到了籬笆。他就躲起來。看看大寺阿拉密的窗子。還有燈光。他就曉得阿拉密尙未回去。並且曉得阿拉密回去時候。還有一箇人陪他。等了一會。果然聽見有脚步聲。有人說話聲。那些人彷彿是在籬笆那一邊。達特安躲在小樹最密的地方。一條腿跪下了。仔細一看。原來是兩箇男人。不免詫異。再過一會。聽見說話很柔脆。纔曉得內中一箇是女人。改扮男裝的。有一箇聲音很脆的說道。我的寶貝。不要害怕。那種事。不會再有的了。我

已經找出一條祕密地道來。只要把大石搬動了。就可以出入自由了。那箇人說道。我可以發誓。假使爲的是我一箇人的性命。並不是你的名譽……達特安一聽。知道這是阿拉密聲音。那箇女人接住說道。是的。我曉得。你是最有膽的。不過你不獨是我的人。還是我們黨裏的人。你要小心纔好。阿拉密說道。你的柔脆聲音。分付我的話。我一定聽的。說完了。捉住女人的手來親。女人忽然喊道。哈。阿拉密忙問什麼事。女人道。你不看見一陣風。把我的帽子吹掉了。阿拉密趕快去拾帽子。達特安從小樹林中偷看那女人。這箇時候。恰好月亮從雲裏出來。達特安看得很清楚。認得那箇女人。就是朗維勒夫人。阿拉密拾了帽子。一面笑。一面走回來。兩箇人向大寺走。達特安從躲藏的地方出來。說道。我明白了。阿拉密原來你是擲石黨。戀愛朗維勒夫人。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

再說。達特安從阿拉密嘴裏。打聽出頗圖斯在披喀狄。離那榮地方不遠。達特安盤

算好了。先到丹瑪田地方。那裏有兩條路。到了那裏打聽德巴禮情形。再走。巴蘭舒雖然曉得他的主人舉動。有點古怪。還是要跟他走的。只好勸主人晚上動身。免得犯疑。達特安叫他回去告訴女人。叫他放心。巴蘭舒道。他的女人。不曉得他在那裏。是不會着急死的。倘若告訴了他老婆。他自己倒要着急的。爲的是他的老婆嘴是不密。逢人便說的。達特安見他說得有理。只好聽他。到了晚上八點鐘。霧很大。街上很黑。主僕兩箇人。趁這箇機會。出了店門。從某條路走。二人到了丹瑪田。已經夜半了。打聽不出什麼消息。店主已經睡了。只好歇在店裏。明早再打聽。明天一早就喊了店主來。原是那曼人。本性多疑。問他都不肯直答的。達特安只打聽出來。是要一直走。到了九點鐘。他們就動身。走到一箇地方。入店裏吃早飯。這箇店主。是披喀狄人。見了巴蘭舒。認同鄉。倒說了許多消息。他們聽他說是德巴禮離維勒爾。有幾十里。達特安曉得這箇地方。從前原有箇離宮。他跟着王上。也曾去過。於是向那裏走。在從前歇過的客店下了馬。打聽了路徑。纔曉得德巴禮離這裏還有四十里。但是

頗圖斯不住在那裏。聽說頗圖斯同那榮小主教打官司。是爲的披理方的產業。因爲不耐煩打官司。就把那產業索性買來。現在是住在那新買的地方。那天他們主僕兩人。走了百里。只好先在這裏住一夜。他們原可以雇兩匹馬再走的。因爲路過一箇大樹林。巴蘭舒不願意黑夜走樹林。況且肚已餓了。只好歇了。明天早起。看見早飯備好了。到了八點鐘。他們動身。路是易認得的。只要出了樹林。向右轉。那時正是春天。日光頗煖。四圍是啼鳥聲音。到了樹多的地方。看不見天日。松鼠在樹上爬。新葉野花。香氣撲鼻。達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有了這種產業的人。豈不是到了天堂麼。又想到。假使我是頗圖斯。有人來勸我去辦那種事。我豫備拿什麼話回他。巴蘭舒心裏是沒什麼思想的。他早飯吃得太飽。一路在那裏消化。出了樹林。看見向右的一條大路。大路盡頭。是箇極大的堡砦。遠遠看見高樓。達特安說道。這箇堡砦。起先一定是奧林斯公爵的。難道頗圖斯是同朗維勒公爵買來的麼。巴蘭舒道。這是極好的產業。如果都是頗圖斯的。我要同他賀喜。達特安道。你要記得。你不可稱他

頗圖斯。或是杜威朗。你要稱呼他披理方。或是德巴禮。這是他的新稱呼。你千萬不要忘記。不然我是白跑一趟。事體辦不成的。後來走近了。達特安纔曉得那箇堡砦不是頗圖斯的。走近了。纔看見高樓是坍塌了的。走到路盡頭。看見一箇山谷。中間有一箇湖。湖邊有幾箇小村。村子中間還有一箇堡。高樓上有定風針。達特安想。這一定是頗圖斯的房子了。達特安拍馬上前。巴蘭舒緊跟在後路。兩旁都是大樹。前面大兩扇鐵門。鐵條都是鋪金的。在路上遇着一箇人。穿得很華麗。騎了一匹大馬。身邊有兩箇跟人。穿了很奪目的號衣。金線輝煌的。還有許多鄉下人圍住他。以示尊敬之意。達特安道。難道這就是德巴禮披理方的男爵麼。同從前的頗圖斯。大兩樣了。巴蘭舒道。這箇一定不是他。他足有六尺高。這箇人還不到五尺。達特安道。然而許多人在那裏恭維他。達特安一面說。一面上前去看那騎大馬的大人。走近了。一看。彷彿是認得的。巴蘭舒忽然認得那箇人。喊道。是他麼。那箇騎大馬的大人。聽見聲音。大模大樣的回過頭來。達特安。主僕兩人看見兩隻圓眼。大塊紅臉。滿面笑。

容認得是摩吉堂。摩吉堂現在同豬油一樣肥。吃得好東西多。膨脹起來。認得這兩位來客。趕快下了馬。脫了帽子。走來迎達特安。四圍的人看見摩吉堂。尙且如此恭敬這位客人。一定又是一箇世爵了。也都過來恭敬行禮。摩吉堂笑到兩眼都幾乎沒縫。喊道。達特安先生。你來得好。我的主人杜威朗德巴禮披理方。貴人皆以地名稱呼看見你。不曉得怎麼樣的喜歡了。達特安問道。摩吉堂。你的主人住在這裏麼。摩吉堂道。是的。你站的地方都是他的產業。達特安記得。摩吉堂從前是餓得很瘦的。現在樣子全變了。說道。你養得很好。發胖了。很得意。摩吉堂道。我還過得好。謝天謝地。達特安道。你爲什麼不同你的老朋友巴蘭舒說句話。摩吉堂道。我的老朋友巴蘭舒麼。巴蘭舒原來是你麼。摩吉堂一面說。一面流眼淚。巴蘭舒倒不甚踴躍的說道。不錯。是我。我在這裏等。看你認得我不認得。看你有驕傲的意思沒有。摩吉堂道。我從來是不會驕傲的。你應該曉得。巴蘭舒下了馬。伸出手來。說道。你脾氣一點都沒變。我高興的很。你不像那箇巴星小狗。裝出不認得我的樣子。讓我一箇人寂寞的很。在

馬房裏等兩點鐘。兩箇人摟抱起來。十分親熱。旁觀的鄉下人。是最尊敬摩吉堂的。以爲巴蘭舒一定也是箇改了裝的世爵。巴蘭舒要摟摩吉堂的腰。怎麼樣也摟不過來。只好罷了。摩吉堂說道。你們讓我去見主人。替你們通報。我若是叫別人去通報。他一定要惱我的。達特安道。原來我的老朋友。沒忘記我麼。摩吉堂道。那裏會忘記。我們那一天不盼望你補了巴桑披格順的缺。做了法國陸軍大將。達特安聽了這句話。臉上微笑。顏色有些不樂。爲的是少年所期望的事。沒有做到。摩吉堂對那班鄉下人說道。我進去通報爵爺。你們好好的在這裏陪着達特安伯爵。於是。有兩箇人幫忙。把摩吉堂弄上馬。從草地上去了。巴蘭舒一跳。也跳上了馬。達特安道。這趟起頭起得好一點。祕密也沒有沒得隱藏。也沒政黨都是大笑大樂的歡迎我。今天我覺得山川樹木花草都是笑的。巴蘭舒道。我彷彿已經聞見烤肉的香味。已經看見廚爐邊站了一排廚房打雜了。咳。披理方一定有箇頂好的廚子。他還是箇頗圖斯的時候。已經是最考究吃喝的了。現在是更不必說了。達特安道。等等。我害

怕起來了。若是只看外面的話。我恐怕這趟也是白來的。隨你什麼人。過了這樣的舒服日子。他輕容易肯離開麼。我恐怕我到這裏來找他。也是無用。同阿拉密情形一樣的了。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

再說。達特安過了堡砦。進了大門。便下了馬。看見一箇身軀闊大的人。走下臺階來。達特安看見他來了。把這趟來訪的意思全忘了。抱住他的老朋友。心裏很高興的。跳跟人們遠遠的圍着。見了也覺得奇怪。摩吉堂站得近些。不停的擦眼淚。原來摩吉堂看見了達特安。主僕兩人十分感動。眼淚沒乾過。頗圖斯捉住老友的手。喊道。你不曉得。我看見你有多們喜歡我。知道你並沒忘記我。達特安道。我的杜威朗。我忘記了你麼。一箇人怎麼能毅忘了少年快樂的日子。同老年的朋友。還有同甘共苦的日子。只要一看見你。我們從前的交情都回到眼前來了。頗圖斯捋捋鬍子。說道。是的。我們從前倒辦過幾件有膽子的事。叫主教譬如理亂絲。說完了。歎了一口

氣。達特安覺得很詫異。只看着他。頗圖斯很愁苦敗興的說道。不管怎的。你來得很好。我極歡迎你。你來了。可以鼓舞我的興致。我們明天去打鹿。我有四隻頂快的獵狗。還有一羣獵兔的狗。說完了。又歎氣。達特安道。難道我這箇老朋友。現在還不快樂麼。大聲說道。第一件。我要你引我去見杜威朗夫人。我還記得。你有信請我來頑。杜威朗夫人。還添了幾句話。頗圖斯第三次歎氣。說道。杜威朗夫人。死了二年了。我現在還穿他的服。因爲這樣。我纔搬到這裏來住的。後來我沒法。把這箇產業。也買了。可憐的杜威朗夫人。他的脾氣不甚和平。後來他曉得我的脾氣。很遷就我。達特安道。你現在又有錢。又自由了。頗圖斯歎氣道。我現在是箇繆夫了。我的進項。一年有四萬箇利華。你同我去吃早飯罷。達特安道。我餓了。早上的清氣。是很開胃的。頗圖斯說道。這裏空氣還好。兩箇人進了房子。房裏的家具。都是鋪金的。早飯擺好了。頗圖斯道。這是我平常的早飯。達特安道。我同你賀喜。王上吃的。也不過如是。頗圖斯道。是的。我聽見說。馬薩林不給王上吃飽。你試試這塊羊排。是我們自己養的羊。

達特安道。嫩的很。你家的羊肉真好。頗圖斯道。在我自己草場上養的。倒還不錯。達特安道。你再給我一塊羊排。頗圖斯道。你不要吃羊排。試試兔肉罷。是我昨天在自已圍場打的。達特安道。味好得很。你的兔子。是吃薄荷葉的。頗圖斯道。我的酒怎麼樣。你還喜歡麼。達特安道。酒好極了。頗圖斯道。不過是鄉下的酒。達特安道。當真的麼。頗圖斯道。山邊有箇葡萄園。是向南的。每年可出二十桶酒。達特安道。酒是很好。原來達特安自見了面之後。很去留心。記他歎氣的次數。到了這箇時候。頗圖斯已經歎到第五次了。達特安要打聽緣故。問道。我的好朋友。你心裏有點不如意的事麼。身上不舒服麼。抑或是體氣……頗圖斯道。我的體氣很好。從來沒得這樣好過。我現在還是一拳可以打死一條牛。達特安道。難道是家事不如意麼。頗圖斯道。我無妻無子。無所謂家。只有我一箇人。達特安道。你爲什麼歎氣。頗圖斯道。我老實告訴。你。我不快樂。達特安道。你不快樂麼。你有了堡砦。有山有林。有牧場。每年得有四萬箇利華進款。還不快樂麼。頗圖斯道。原是的。我雖有了許多財產。但是只有我一

箇人太覺寂寞了。達特安道：「哈，我明白了。你有了位分了。終日只同鄉下人見面，不耐煩。頗圖斯面上變了色。」喝一鍾酒，說道：「不是的。你試想想。我初到的時候，這裏有許多鄉紳，都是世族。據他們說起來，都是些龍子龍孫。我是初到，自然是我先去拜他們。但是杜威朗夫人……停了一會，說道：「杜威朗夫人出身微賤，你是曉得的。他第一箇丈夫，不過是箇狀師。那班鄉紳，說是討厭。你想想，討厭這兩箇字，是最難受的。我聽見了，氣得要殺三千人。我只殺了兩箇。他們從此以後，雖不敢再說討厭兩箇字，却不來同我做朋友。因此我就沒朋友。一箇人獨居，難過得很。達特安聽了，微笑。看出頗圖斯的短處，要趁此討便宜，說道：「不管什麼，你自己原是箇世家。你的老婆，不是世家，原不相干。頗圖斯道：「不錯的。你不曉得。我雖是箇世家，却不是箇老世家。譬如某某，他們纔是箇老世家。在鄉下做箇鄉紳，原不要緊。譬如某某，更不必說了。王上封他一箇公爵，他們還不甚願意。總而言之，我們這裏的伯爵子爵資格，都在我之先。我一句話，也不能說。假使我是箇……達特安接住說道：「伯爵，這不是你。」

要說的話。麼。頗圖斯微笑。答道。是的。假使我是箇伯爵。達特安想道。好了。有法子了。我看這趟倒是不白跑的。大聲說道。我今天來就是要請你去當伯爵。頗圖斯聽了。跳了一跳。把全間房都震動了。幾乎連桌子都翻了。有兩三箇酒瓶滾在地下。碰得很響。摩吉堂聽見了。趕快跑進來。巴蘭舒也跟了來。站在門口。張大嘴。手上拿一條手巾。摩吉堂問道。大人喊我麼。頗圖斯不響。使箇眼色。叫他去拾碎瓶。達特安說道。我很高興。看見摩吉堂還在你這裏。頗圖斯道。他現在是總管了。隨卽大聲說道。你看看。他倒曉得照應自己。又低聲說道。他倒是忠心爲主的。他不肯辭了我。去伺候別人的。達特安想道。他稱呼主人大人。頗圖斯道。摩吉堂。你出去罷。達特安道。他的名字。原叫摩士吉堂。你現在把他的名字改短了。只喊他摩吉堂。頗圖斯道。是的。況且摩士吉堂。這箇名字。不甚名貴。剛纔他進來的時候。你不是同我說很要緊的話麼。達特安道。我們現在暫且不談罷。我要同你商量的。是件極要緊的事。這裏恐怕有奸細。你的家人要犯疑心。頗圖斯道。是的。我們不如在園裏走走。達特安道。好極。

好極。兩箇人吃完早飯。出來散步。有幾百畝的地方。全是一排一排的大樹。遠遠的樹林裏。小樹甚多。野兔跑來跑去。達特安道。這箇園同房子樹林。都很相稱。湖裏有的是魚。林裏有的是兔。你總算是走了好運的人。你高興釣魚麼。頗圖斯道。我老實告訴你。我看釣魚是件俗不過的事。我讓摩吉堂去作。我有時放槍。譬如什麼事。我都討厭了。我拿了槍。帶了狗。坐在石櫓上。等看見有野兔跑過。我放槍打。達特安道。這倒有趣。頗圖斯歎氣道。這還有趣。把兔打死了。那狗就去拖了。送給廚子。達特安道。這條狗倒伶俐。頗圖斯道。我們不談狗罷。你如果喜歡。我送把你。我厭倦這條狗了。你告訴我。那件要緊事。達特安道。很好。我却預先告訴你。你須要先改了你現在過日子的樣子。頗圖斯道。爲什麼呢。達特安道。你要披甲掛劍。還要去冒許多險。拚命。同從前一樣。頗圖斯有點不願意。達特安道。我明白了。你偷懶慣了。人也發了胖。手腕也不如從前靈動。你從前很叫主教的親兵吃你的虧。頗圖斯伸出一隻極肥大的手說道。我的手腕。還是很靈動的。達特安道。這倒很好。頗圖斯道。我們又要

去打仗麼。達特安道。自然要打仗。頗圖斯道。同誰打。達特安道。近來的國事。你沒聽見說麼。頗圖斯道。我麼。我全不曉得。達特安道。你是幫馬薩林。還是幫王族。頗圖斯道。我不幫這箇。也不幫那箇。我還沒入黨。達特安道。那更好了。你可以同我同黨。我就告訴你罷。我是奉主教之命而來的。頗圖斯十分詫異。問道。主教要我做什麼。達特安道。主教要你替他辦事。頗圖斯道。誰對他提起我的。達特安道。你還記得盧時伏麼。就是他說的。頗圖斯道。我不會忘記他的。他叫我們費了多少事。叫我們常常跑來跑去。都是他。你刺傷他三次。達特安道。你還不曉得麼。他現在是我們的好朋友了。頗圖斯道。我却不知道。他現在不同你做對了麼。達特安道。這句話。不是這樣說。應該說我不懷恨他。頗圖斯還是分別不出來的。說道。原來盧時伏在主教面前保舉我麼。達特安道。是的。頗圖斯道。在王后面前。也保舉過。達特安道。是的。王后因爲要我們相信他。還把那隻金剛鑽戒指。給了馬薩林做憑據。你還記得麼。我把金剛鑽戒指。賣給德西沙。王后怎麼樣又得着了。我就知道了。頗圖斯道。王后爲

什麼不把戒指仍舊送你。達特安道。我原來也是這樣想。不過凡王上王后。都是特別心思的。他們有錢賞人。有功名給人。我們是不便問的。頗圖斯道。你是已經投効到主教那裏了。達特安道。算是替王上王后主教當差。還有一層。我已經替你說了。頓圖斯道。我得什麼好處。達特安道。好處大得很。你現在是很有錢了。是不是。你告訴我的。是四萬箇利華一年。頗圖斯起首有點犯疑了。說道。這幾箇錢。並不算多。杜威朗夫人遺下的產業。很有些轆轤。我原不是箇讀書人。不明白內中細情。我到底有多少錢。我實在是不知道。達特安想道。他恐怕我來借錢。隨即大聲說道。你如果錢財上困難。那更好了。頗圖斯道。爲什麼會更好。你是什麼意思。達特安道。主教原是隨你揀的。田地也好。錢財也好。爵位也好。頗圖斯聽了爵位兩字。睜大了眼。喊道。什麼。達特安說道。當前主教的時候。我們不會取巧。你原是不不要緊的。因爲你可以望有錢。你現在錢是有了。你算是地球上第一箇快樂人了。頗圖斯歎了一口氣。達特安道。但是你既然一年有了四萬箇利華。爲什麼不想法子。弄箇爵位。也可以在

馬車上繪箇爵爺的冕。也好看些。頗圖斯道。我原是想。的。達特安道。現在有機會。弄得到手。你只要替我們這一黨拔劍。那爵爺的冕。就是你的。我們兩箇人。不相妨礙的。你要的是爵。我要的是錢。我的祖上。因爲幫十字軍。把家產都賣了。我只要弄幾箇錢。把房子收拾好了。再買幾百畝地。我就告老回家享福。頗圖斯道。我只要得箇男爵。達特安道。不久就可以到手。頗圖斯道。你沒替那幾位設法麼。達特安道。我見過阿拉密了。頗圖斯道。他要什麼。大約是要做小主教。達特安不肯實說。只好說道。阿拉密做了和尚。入了耶穌軍。他過的日子。過得十分苦。什麼都不要。只要救自己的靈魂。我拿什麼去勸他。他都不來。頗圖斯說道。可惜了。阿拉密是很聰明的。阿托士怎麼樣。達特安道。我尙未見他。我從你這裏走了。就去找他。你曉得他在什麼地方。頗圖斯道。他住在孛洛阿。達特安道。地名叫什麼。頗圖斯道。叫波拉治。你可曉得。阿托士是箇世爵。他承受了祖上遺下的產業。還是箇伯爵。達特安道。他沒兒子繼後。頗圖斯道。我想起來了。他找了一箇少年承繼他。那箇少年。却很像他。達特安道。

什麼。我們的阿托士麼。他那箇人。很正派的。你近來見過他麼。我打算明天去找他。我恐怕他老了。他太好吃酒。頗圖斯道。他太好吃酒。這却不能替他隱諱的。達特安道。況且我們幾箇人之中。他年紀最大。頗圖斯道。比我們不過大幾歲。因爲他太正派了。因此看得老。達特安道。這是不錯的。如果阿托士也願意來。那很好了。如果不願意。只好隨他。有了你。我兩箇。可以抵得平常十多箇人了。頗圖斯笑了。說道。我們四箇人。可以抵得三四十。我聽你所說。我們去辦的是件很危險的事麼。達特安道。初出馬的人。自然是危險的。我們都是有過閱歷的。就不見得十分危險了。頗圖斯道。你看耽擱的日子長遠麼。達特安道。耽擱一兩年。也是不定。頗圖斯道。要仗打麼。達特安道。我料想要仗打的。頗圖斯道。我也想要仗打。你不曉得。我回來之後。這些年。手脚變硬了。不甚靈動。有時禮拜日。我從教堂出來。就跳上馬。故意在別人的田裏走。要激動他們。同我打架。誰知不相干。他們都不來。不曉得因爲他們敬重我。抑或是怕我。大約還是怕我。他們看見我帶了狗在他們田裏走過。一句也不響。我回

到家來。很覺得沒趣。我來問你。現在巴黎還是嚴禁比劍麼。達特安道。現在是一點都不難。上諭也沒有了。主教的親兵。也不管了。伽塞克也沒有了。你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比劍。在街燈底下。在酒店裏。處處都可以。如果你是箇擲石黨。劍是容易出鞘的。不過一會。什麼都完了。有一天。某人同某人比劍。就在王宮比的。誰也不來管閒事。頗圖斯道。是應該如此的。達特安道。不久我們就要去打仗。放大礮放火等事。最好解悶的事體。樣樣齊備。頗圖斯道。我是打定主意的了。達特安道。你說了就算數。頗圖斯道。我替馬薩林出力。只要……達特安道。只要什麼。頗圖斯道。只要馬薩林封我一箇男爵。達特安道。這是安排好了的。你一定可以得箇男爵。頗圖斯很高興。捉住達特安的手。兩箇人回堡。

第十四回 摩吉堂

再說。達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想起人心是沒得厭足的。有了這箇。又要想那箇。他以為頗圖斯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却還是不滿意。爲什麼呢。頗圖斯有了錢。又要名。

字上加箇爵位。馬車上可以繪箇爵爺的冕。我若是徧天下的找總找不着一箇人是心滿意足的。正想到這裏。不料却有一箇心滿意足的人來了。頗圖斯走去分付廚子。摩吉堂已走到跟前。摩吉堂却是滿臉心滿意足的樣子。細看起來。却微帶憂愁。達特安看見了。想道。我正要找他。他還不知道我要告訴他什麼詫異的話呢。摩吉堂那時站着遠些。不敢就上前。達特安先坐下了。招呼他。摩吉堂走來。說道。我有句話要請教。達特安道。好朋友。你只管說。摩吉堂道。我不敢說。恐怕你說我舒服慣了。再吃不來苦。達特安道。我看你近來很快樂。摩吉堂道。很快樂。你還可以使我更加快樂。達特安道。只要我做得到。我是一定做的。摩吉堂道。這件事全靠你。達特安道。什麼事。摩吉堂道。往後我請你喊我做摩士堂。不喊摩吉堂。因爲我自從當了我們大人的總管。就換了名字。彷彿人家聽了。要起敬些。你可曉得。最要緊的。是我所管的跟人。都要尊敬我。達特安想起頗圖斯要把自己的名字加長了。摩吉堂却把名字弄短了。真好笑。摩吉堂問道。你的意思如何。達特安道。摩士堂。我以後就改了。

摩吉堂十分高興。問道：「你在這裏耽擱得久麼？」達特安道：「我明天就走。」摩吉堂道：「我們很想你多住幾天。很捨不得你。」一兩天就走。達特安說道：「恐怕是的。」這句話却說得很低。摩吉堂沒聽清楚。鞠躬走了。達特安雖是很有閱歷的人，却很替摩吉堂難過。他勸頗圖斯再出山去拚命冒險。心裏却不難過。爲的是他曉得頗圖斯很願意拚命的。況且他想得伯爵。想了有十五年了。至於摩吉堂却是不同。他平生沒有什麼奢望。只想人去叫他做摩士堂。他現在過的很舒服的日子。忽然抓他去受辛苦。覺得很難爲情。達特安正在如此想。頗圖斯走來了。說道：「吃飯了。」達特安道：「吃飯了麼？」幾點鐘了。頗圖斯道：「剛打一點。」達特安道：「你這裏見直的是箇完全無缺的極樂天堂。令人忘了時候。我雖然還不餓。」我同你一起進去。頗圖斯說道：「阿托士常說不能吃飯的。可以飲酒。我近來沒得事做。我覺得他說的話十分有理。」達特安原不甚好吃酒的。不曉得這句話的力量。只好盡力的陪主人。他一面吃點酒。看着頗圖斯吃。一面替摩吉堂難過。他現在不伺候吃飯了。因爲要做出感激達特安的意思。他

找出幾瓶最老最好的酒。擺在桌上。等到擺上糖食。達特安使箇眼色。頗圖斯把跟人都打發走了。達特安問道。你去打仗。帶誰在身邊。頗圖斯毫不遲疑的答道。自然是帶摩士堂。達特安聽了。很難受。爲的是他想像出摩吉堂聽見這箇消息時的神情來。達特安說道。你要記得。摩士堂老了。吃得太胖了。不便走動。頗圖斯道。我曉得的。但是我用慣他。況且他最忠心於我。我既去。他也要去的。達特安想道。這箇人真糊塗。頗圖斯道。你怎麼樣。你還是那箇老跟人麼。他很有膽。又伶俐。他叫什麼。達特安道。巴蘭舒。我重新找着他。他現在不當跟人了。頗圖斯道。他當什麼。達特安道。做了製點心師父。他花了一千六百箇法朗。在某街買了一爿店。你還記得麼。他送一封密信把威脫世爵。賺了一千六百箇法朗。頗圖斯道。原來他在某街開了點心店麼。他爲什麼又跟你。達特安道。他鬧出一點事。怕人捉他。達特安把找着巴蘭舒的故事。說一遍。頗圖斯說道。從前倘若有人告訴我。將來有一天巴蘭舒救了盧時伏的命。你把巴蘭舒窩藏起來……達特安道。我一定說那箇人扯謊。天下事那裏

有一定的。頗圖斯道。可不是。天下事。只有一樣不變。即使變了。也是變好的。就是葡萄酒。你試試是西班牙的。阿托士最喜歡的。這箇時候。總管進來請示。明天的飯菜。以及打獵的話。頗圖斯問道。摩士堂。我的兵器沒壞麼。達特安聽了。很着急。拿手敲桌子。打板眼。遮掩自己着急的神情。摩士堂問道。大人的兵器麼。什麼兵器。頗圖斯道。自然是打仗的兵器。摩士堂道。是的。我想還是好好的。頗圖斯道。你明天看清楚。如果要擦的話。要擦得雪亮的。那一匹是最快的馬。摩士堂道。伏亨駱。又問道。那一匹最耐走。摩士堂道。巴牙。頗圖斯道。你喜歡那一匹。摩士堂道。我喜歡拉士土。我騎他最相宜。頗圖斯道。拉士土是匹好馬麼。摩士堂道。馬是好種。天天可以跑的。頗圖斯道。這倒合用。你把那三匹馬喂好了。把我的兵器擦亮了。你自己去揀你用的兵器。摩士堂很有點不放心。問道。大人要出遠門麼。達特安聽了。敲得桌子很響。頗圖斯道。比遠行有趣。摩士堂臉色沒了血色。問道。大約是出去幾天辦點事。頗圖斯亂捋鬍子說道。摩士堂。我們又去入軍籍了。摩士堂聽了。渾身發抖。眼睛看着達特

安。很有怨恨的意思。退後一兩步。說道。又到王上軍營去麼。頗圖斯道。我們又去做冒險的事了。摩士堂聽了。如同半空打箇霹靂。他爲的是從前的冒險。顯出現在的日子好過。摩士堂看着達特安。說道。真有這件事麼。達特安道。摩士堂。你要記得。……達特安雖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摩士堂還是很震動的。跑出房子。連門都忘了關。頗圖斯還不理會。說道。摩士堂真是箇老寶貝。他高興的了不得就跑了。摩士堂出去之後。兩箇朋友在那裏談日後的事。架了許多空中樓閣。摩士堂擺在桌子的好酒。達特安吃了。夢見後來自己不知有了多少錢。頗圖斯是彷彿身上已經披了藍帶子。頭上已經戴了公爵冕。原來兩箇人吃了好酒。都睡着了。等到後來有人來喊去睡覺。纔醒的。到了明天。達特安告訴摩士堂說是在巴黎打仗。離頗圖斯的產業不遠。摩士堂略爲放心。摩士堂很害怕的。說道。從前打仗是……達特安道。現在打仗比從前不同了。現在打仗。是混在國事裏頭的。巴蘭舒曉得。他可以告訴你。摩士堂果然去找巴蘭舒。曉得他說的。同達特安一樣。巴蘭舒却加了一句。說是現在的

事。如果被捉了。是要問絞的。摩士堂更害怕了。說道。與其問絞。我甯可再去圍攻拉羅諾爾了。當下頗圖斯領着達特安去打鹿。登山臨水。領他去看湖裏的魚。看各種獵狗。很大吃了幾頓。後來問他如何安排。達特安道。我要走四天。纔能到孛洛阿。在那裏住一天。再過三四天。我就回到巴黎。我勸你一禮拜內。帶了行李動身。你走到狄奇堂街。諾華禮客店。就找着我。頗圖斯道。就是這樣罷。達特安道。當下我要去找阿托士。我恐怕是白跑一趟。他老了。不中用了。不管怎的。我要去看看這一箇老朋友。頗圖斯道。我很想陪你去。總算有點事做。達特安道。很好。不過你還要預備一切。頗圖斯道。可不是請了。達特安道。請了。頗圖斯送達特安到了自己的產業界上。分手。達特安想道。不管怎的。我有人陪了。頗圖斯仍是很踴躍的。只要阿托士也肯來。我們就有了三箇人。阿拉密不來。也不要緊。到了維勒爾。發一封信給主教。說是已經找着一箇。可以抵得二十箇。現在往孛洛阿附近地方。找德拉費伯爵。發了信。就向孛洛阿地方走。他覺得巴蘭舒的見解。很有趣。一路上同他很談論許多事。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再說。達特安要找阿托士。有五日的路程。路上同巴蘭舒閒談解悶。近來巴蘭舒所結交的。都是些市井朋友。有多少年不同上等。人談。現在同老主人談談。都覺得極有味。巴蘭舒是很有膽子。又很精細。達特安很喜歡的。到了孛洛阿地方。兩箇人倒不像是主僕。像是朋友。達特安說道。阿托士恐怕不大能幫我們的忙。但是他是我的老朋友了。爲人又極慷慨。我不能不來探望他。巴蘭舒道。是的。他是箇極講氣節的。達特安道。這是無疑的。巴蘭舒道。他花錢如水。用劍的本事又好。你還記得。他同英國人比劍麼。說話說得真大方。我還記得他說道。你一定要我把名字告訴你。我告訴過你之後。我一定要把你刺死。我那時候站得很近。句句都聽清楚。我還看見他把仇人刺死的時候。臉上很嚴厲。他真是箇大人物。達特安道。你說的都不錯。不過他有一箇毛病。把所有的好處都害了。巴蘭舒道。我記得他好吃酒。他吃酒却同別人兩樣。他只管吃酒。却沒有吃酒的快樂。我想他吃酒的時候。他意思彷彿是說

吃鍾酒去澆澆愁。他把酒瓶頸子打斷了。或是把酒鍾的柄打折了。那種情形。是沒得第二箇學得到的。達特安道。我們試想他在家寂寞的情形。這一位大英雄。憑他的本事。憑他所辦過的事。應該作陸軍大元帥的。現在是滿面的癩。兩眼無光。恐怕看見我們都不認得了。我老實說。若不是我從前極愛戀他。極尊敬他。我現在是不敢親眼來看這蕭條寂寞情形。巴蘭舒搖頭不語。達特安說道。況且他年紀大了。身體也弱了。他又素來不理俗務的。恐怕現在還過的爲難日子。他的祖上遺產。原不豐厚。還有吉利模。他是從來不說話的。大約也同他主人一樣的好吃酒。我想起這些事體。心裏十分難受。巴蘭舒心裏也極難過。說道。我可以想見他兩腳發抖。難於移步。時常呻吟的情形。達特安道。最可怕的是阿托士吃醉了。答應幫我的忙。那就太難爲情了。我已經打定主意了。我只要看見他酒吃多了。我就走。等到他酒醒過來。他就明白了。巴蘭舒道。我們不久就可以看見情形了。前面的高牆就是了。達特安道。也許是的那高臺。是森波地方。巴蘭舒道。你進城麼。達特安道。一定進城。好

去問路。巴蘭舒道：我們若是進城，却不要忘了嘗點奶酥。這裏是最出名的。可惜只能在本本地吃。不能帶到巴黎去。達特安道：我一定要嘗嘗。這箇時候，有一輛重車從旁邊出來，是牛拉的車。巴蘭舒喊道：車夫，那車夫道：有什麼事。達特安道：我們找德費拉伯爵的府。你曉得麼。那車夫脫帽爲禮道：諸位。這一車木柴，就是伯爵府的。我纔從樹林裏斬好了。正要送到堡砦裏去。達特安就不再問。想道：堡砦我既得了。阿托士也是叫鄉下人稱他大人。喊房子做堡砦。阿托士原是有架子的。於是主僕兩人，跟了牛車走。牛車走得很慢。兩箇人，不甚耐煩。達特安問道：倘若我們跟着這條路走，可以走到堡砦麼。車夫道：是的。走不錯的。從這裏去。不過五里路。右邊有一所大房子。在這裏看不見。因爲大樹擋住了。那所大房子，就是拉維力。再過去不遠。就是波拉治。德拉費住的是所大白房子。石板做房頂。蓋在高處。四圍有大樹。達特安道：你說是五里。是長的五里。我曉得里數是有長有短的。車夫道：你們騎的好馬。大約有十分鐘。可以到那裏。達特安謝了車夫。就往前跑。一路跑，一路想到阿托士爲

的是他從阿托士學的許多好處。現在快要見面了。不禁想起許多心思來。不知不覺的馬走慢了。巴蘭舒覺得這箇地方有趣。法國的地方。他走過好幾處。都不及這裏的鄉人有禮。說話也不及這裏的人說得正。看他們的舉動。聽他們的說話。都是上等人。也許是擲石黨改裝的。同自己一樣。轉了一箇灣。果然看見拉維力堡砦。再走二里多路。看見大樹環繞的白房子。四圍果園。開滿白花。達特安知道快同老友見面。十分動情。巴蘭舒不曉得看見主人臉色改變。有點詫異。再走不遠。到了鐵柵門。從鐵條縫裏見裏面的花園。大院子停着一輛雙馬車。還有幾箇馬夫牽着好幾匹馬。那幾匹馬在那裏跳躍。很不耐煩。達特安道。不是我們走錯了。就是車夫騙了我們。這裏萬不是他的住宅。老天呀。也許他已經死了。房產換了主了。巴蘭舒你趕快下馬去。打聽我自己。却沒得心腸去問。巴蘭舒下了馬。達特安道。你去說。有人要見德拉費伯爵。如果答得對的。你就報我的名。巴蘭舒牽着馬。走到柵門搖鈴。有一箇老人家出來。年紀雖大。站得挺腰直背的。巴蘭舒問道。這是德拉費伯爵府麼。老

家人很恭敬的答道。先生。是的。巴蘭舒道。是位歸田的世爵麼。老家人道。是的。巴蘭舒還要問。詳細問道。伯爵從前有箇家人叫吉利模。老家人從來沒被人如此問過的。有點疑心。答道。吉利模現在不在堡裏。巴蘭舒高興極了。說道。原來沒錯。德拉費伯爵是在這裏。請你開柵門。我要告訴伯爵。說是我的主人來探望他。老家人開了柵門。說道。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的主人在那裏。巴蘭舒道。他跟着來了。老家人開了柵門。進去通報。巴蘭舒使箇手勢。達特安進了院子。心裏很跳。巴蘭舒站在台階。聽見樓下的房子有人說話。說道。是誰來了。爲什麼不進來。達特安聽見這箇人的聲音。心裏如夢初醒的。追憶起從前無限若干事來。登時下了馬。巴蘭舒滿面笑容。走上前去見這堡砦的主人。這箇時候。阿托士走到門口說道。我認得這箇人。巴蘭舒道。你認得的。你認得我。我就是巴蘭舒。你還記得巴蘭舒麼。巴蘭舒說到這裏。心裏大爲感動。再要說。也說不出來了。阿托士喊道。巴蘭舒麼。達特安在那裏。達特安喊道。我在這裏。我的老朋友。我在這裏。阿托士原是不動聲色的聽見這箇聲音。神色也。

有點動了。就走上前。很親熱的抱住達特安。達特安也回抱了。兩眼禁不住落淚。阿托士捉住達特安的手。領進客廳。客廳裏頭已經有好幾位客。看見這箇人進來。都站起來。阿托士做介紹。說道。這位就是達特安。御前火槍營幫統。是箇最有名的軍人。我的老朋友。各人同達特安見過面之後。重新又談起來。達特安趁這箇機會。細看了阿托士一番。看見他一點也不老。從前他眼旁的黑圈。因爲好吃酒有的。現在都沒有了。他的臉上神色。從前不甚安靜的。現在却安靜了許多。很有厚重的樣子。兩隻手也好看了許多。身量比從前略瘦小些。膂力還是有的。頭髮原是黑的。現在變了灰色。聲音洪亮如少年。滿嘴雪白牙齒。那些朋友們既得他們兩箇老朋友。有許多話說。陸續告辭了。忽然院子的狗大叫。有人喊道。洛奧爾回來了。阿托士看看達特安。達特安回過頭。看見一箇少年進來。年紀約十五歲。相貌很好看的。穿了平常衣服。帽子上插一根紅鳥毛。進得房來。脫了帽子。達特安看見這箇少年。心裏忽然想起來。又看少年的相貌。同阿托士一樣的。纔明白過來。爲什麼阿托士全變了。

同從前是兩箇人。達特安明白了。一言也不發。專看這兩箇人的舉動。阿托士道。洛奧爾。你回來了麼。那少年很恭敬的答道。我回來了。你分付的事。我已經辦了。阿托士道。你怎麼樣了。爲什麼臉色全變了。洛奧爾道。我們的小朋友遇了事。阿托士很着急的問道。拉維力小姐遇了事麼。幾箇朋友問道。怎麼樣了。洛奧爾說道。他同保姆在大園子裏閒逛。看石匠打石。我騎馬在那裏走過。我勒住馬。同他說話。他原爬在木堆上。坐在那裏。看見我來了。就跳下來。同我說話。把腿閃了。起不來。我恐怕他膝上受了傷。阿托士道。他的母親李梅夫人曉得麼。洛奧爾說道。李梅夫人不在家。在孛洛阿。伺候奧林斯公爵夫人。我恐怕他們不會用藥。特爲跑回來問你。阿托士道。趕快派人去孛洛阿。告訴他母親。不是的。我看還是你自己去跑一趟。洛奧爾鞠躬。阿托士問道。路易賽拉維力小姐名在那裏。洛奧爾答道。我把他送到這裏來。叫薩爾拉的老婆照應他。他把路易賽的脚。用冷水泡了。幾箇朋友聽完了。也告辭走了。只有巴爾卑公爵。同拉維力有二十年的老交情。要看路易賽。原來這箇小女孩子在

那裏哭。看見洛奧爾來了。登時不哭。擦了眼淚。看着洛奧爾微笑。巴爾卑公爵叫路易賽同他坐馬車往孛洛阿地方去。阿托士道。這不錯的。還是交他母親照應他罷。洛奧爾。我看你這件事。沒道理。太粗心了。全是你的不是。洛奧爾聽見了。臉上很難過。那小女孩子道。不是他的錯。洛奧爾正要辨。阿托士道。你也要去孛洛阿。同梅夫人請罪。再回來。洛奧爾聽了。臉上很高興。抱着那箇小女孩子。輕輕的放在馬車裏。隨即跳在馬上。向阿托士達特安鞠躬。陪着馬車走了。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再說。達特安看了一回。覺得很有趣。看見阿托士。同他意想的大不相同。阿托士捉了達特安的手。領他到了園裏。微笑說道。晚飯還有一會。我們散散步罷。我曉得你看見我現在的情形。有點不甚明白。要我解說解說。達特安道。伯爵。你說的不錯。阿托士看看達特安。微笑說道。第一件。我要告訴你。這裏並沒得伯爵。你對待我。還是從前的阿托士。是你的同伴。是你的老朋友。你現在同我客氣起來。難道你愛我不

如從前麼。達特安道。如果我有這箇意思。天也不容。阿托士道。既然如此。我們不要客氣。彼此都要開誠布公。你在這裏看見的情形。很有點詫異。是不是。達特安道。十分詫異。阿托士道。你最覺得詫異的。就是我不是。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我今年雖然是四十九歲了。臉上一點也不老。你一見就認得。是不是。達特安道。這倒不然。我乍看見你。是不會認得的。阿托士道。我明白了。達特安道。你的運氣。是有了進步了。這間房子是你的。阿托士道。我出軍籍的時候。告訴過你。我祖上有點遺產。這就是的。達特安道。你有了大園子。馬匹。車輛了。阿托士微笑說道。連菜園果園。我共總有百餘畝地。我有兩匹馬。馬夫另外一匹。還有許多獵狗。這些獵狗。却不是爲我自己尋樂的。達特安道。我明白了。爲的是那箇小孩子。洛奧爾。阿托士道。你猜的不錯。達特安道。那箇小孩子。是你的乾兒子麼。抑或是箇親屬。阿托士道。那箇小孩子。是箇孤兒。他的母親。把他棄在一箇窮教士家裏。我把他收來。撫養成成人。達特安道。這箇小孩子。自然是很留戀你的。阿托士道。他看我同父親一樣。達特安道。他自然

應該很感激你。阿托士道。講到感激兩箇字。我還要感激他。我雖然沒對他說過這句話。達特安。我感激他的地方更多。達特安道。這句話我不懂。阿托士道。我所以改變好了。同從前兩樣都是虧得這箇小孩子。我從前像是大風吹倒的樹。枯槁了沒一毫生機。若不是有極動情的事。是斷不能使我再有生機的。虧得這箇小孩子保全我的性命。我雖然見世界上沒什麼可樂之事。原不必求活的。爲的這箇小孩子。我只好活在世間了。又知道教導小孩子是應該以身作則的。我把從前的老毛病全改了我盼望洛奧爾將來長大了。比得上最上等的人。達特安看看阿托士。不禁露出極稱讚的意思來。兩箇老朋友在小路上走。兩旁都是大樹。日光侵射進來。有一線照在阿托士臉上。達特安忽然想起威脫夫人的事。說道。你現在很快樂了。阿托士彷彿窺見達特安心裏的意思。說道。總算是十分快樂的了。但是你心裏要說的話。却沒說出來。達特安道。阿托士。沒人能毀瞞你的。我原要問你。你有時不害怕麼……阿托士道。我替你說罷。你要說追悔。追悔也是有的。也是不必的。何以見

得。論起那箇女人。是死有餘辜的了。我們當日假使放了他。他是還要害許多人的。但是我們那樣辦法。也不見得很對。大凡流血。恐怕都有報應的。那箇女人。已經得了報應了。我們將來。要得報應。也未可知。達特安道。我也常常這樣想。阿托士道。我聽說那箇女人有箇兒子。達特安道。是麼。阿托士道。你可聽見他的兒子怎麼樣了。達特安道。我全不知道。阿托士道。他的兒子。今年有二十三歲了。我常常想到他。達特安道。這都奇怪。我倒沒想起。阿托士微笑。達特安道。你嘗得過威脫世爵的消息麼。阿托士道。我只曉得英王查理第一。最喜歡他。達特安道。查理的運氣。很不好。我恐怕威脫也是不得意。我剛纔說報應的話。恐怕是有的。他把士太伏問了死罪。將來是有報應的。王后怎麼樣。阿托士道。什麼王后。達特安道。顯理搭王后。法王顯理第四之女。英王查理第一之后阿托士道。你曉得的。他住在羅弗宮。這位王后。現在窮窘極了。我聽見說。去年冬天。極冷的時候。公主連火都沒有。終日睡在牀上。取煖。顯理第四的女兒。因為無柴生火。受寒。真是豈有此理。他爲什麼要仰馬薩林的鼻息。不找我。

們去幫忙。若是我們萬不能叫他受窘的。達特安道。你認得他麼。阿托士道。我不認得。我母親見過他。他那時還是箇小公主呢。我沒告訴過你。我的母親當日在宮裏當女官麼。達特安道。你沒告訴我。你從來沒同我談過家事。阿托士道。是的。我爲的是沒得機會。達特安道。若是頗圖斯他是不要等機會的。阿托士道。凡人都有長有短。頗圖斯雖然好吹。却有許多長處。你近來見着他麼。達特安道。我不過五天前同他分手。隨把頗圖斯闊綽的情形。同摩士堂得意的樣子說了一遍。阿托士聽了好笑。說道。却也奇怪。我們不過偶然相遇。結交起來。過了二十年。交情仍舊一點都不改。達特安誠實人相交。交情的根。是深入心裏的。狡詐的人。是不懂得這番道理的。阿拉密怎麼樣。達特安道。我也見着他的。不過我看見他。什麼都不動心。看得冷淡得很。阿托士很看了達特安一眼。說道。你見着阿拉密了麼。你現在各處探訪老朋友。達特安覺得有點不舒服。說道。是的。阿托士道。阿拉密爲人。是向來不心熱的。況且他常常的同女人密謀詭祕的事體。達特安道。我看他現在頗預陰謀。阿托士不

答。達特安想道。阿托士倒不喜歡打聽消息。阿托士換了口氣。說道。走了一點鐘。把我的產業都走徧了。達特安道。樣樣都引人入勝。安排得極雅。這箇時候。聽見馬蹄聲響。阿托士道。這是洛奧爾回來了。他要把那箇小女孩子的情形告訴我們。那箇小孩子。果然進了柵門。跑到院子。滿身塵土。下了馬。把韁交了馬夫。走到他們兩箇跟前。恭恭敬敬的行禮。阿托士一手放在達特安肩膀上。說道。洛奧爾。這一位就是達特安壯士。你常聽我說起的。洛奧爾鞠躬說道。伯爵常常談起你。常常對我說你所辦的大事業。要我奉你做榜樣。學你的爲人。勇往慷慨。達特安聽了這番恭維的話。心爲之動。伸出手來說道。我的小朋友。倘若我值得恭維。都是伯爵教我的。倘若我不善學。那都是我自已之過。他教管你一番。我曉得你將來是要酬報他的。我謝你的那一番好話。我盼望同你做朋友。阿托士聽了。很高興。一言不發。他看看達特安。露出感激的意思。然後拿眼看看洛奧爾。臉上慈愛的意。思。不禁流露出來。達特安看見了。想道。我明白了。阿托士說道。閃了腿。不要緊麼。洛奧爾道。現在還不能說。

因爲膝上發炎。醫生不能說一定。只說是恐怕有條筋受了傷。阿托士道。你在李梅夫人那裏。沒耽擱麼。洛奧爾道。我恐耽擱久了。誤了吃飯。叫你等。這箇時候。有箇鄉下跟人來報。飯已擺好了。阿托士領達特安進飯廳。裏面的鋪陳。並不華麗。一邊的窗子向花園。一邊向花屋。屋裏的鮮花却不少。達特安看看桌上擺的東西。原來都是家藏的。旁邊桌上。擺了一箇銀瓶。達特安說道。工作真好。阿托士道。這是某名人手製的。是件有名的東西。達特安道。瓶上的圖畫。是那一仗。阿托士道。是馬立雅之戰。圖上畫的是我的先祖送劍與法朗士第一王上的劍斷了。我的先祖。就是這趨封爵。得了采地。十五年後。王上記得這件事。送這箇銀瓶同一把劍。給我先祖。那把劍。你是見過的那劍的工作。也是極好的。那時候纔算是英雄世界。我們同他們比。算不了什麼。來罷。請坐下。我們吃飯罷。回頭向跟人說道。叫薩爾拉來。那箇跟人出去了。領了開柵門的老頭子來。阿托士道。薩爾拉。我把達特安的跟人巴蘭舒。交給你。你好好的照應他。他是要吃鍾好酒的。酒庫的鑰匙。在你身上。你要弄張好牀。給

他睡。他一定要感激你的。我曉得的。他常常睡的都是硬牀。薩爾拉鞠躬出去。阿托士說道。薩爾拉是箇好人。跟了我有十八年了。達特安道。阿托士。你什麼都想到。你招呼巴蘭舒的好意。我謝謝你。洛奧爾聽見阿托士三箇字。有點詫異。很留神的看。看達特安是不是稱呼伯爵。阿托士微笑。說道。洛奧爾。你聽見這三箇字。很奇怪。是不是。這是我冒的別名。我從前同達特安。還有兩位朋友。隨着大軍去打拉羅諾爾的時候。用的就是這箇名字。那時的大將。就是立殊理主教。巴桑披將軍。這兩位都死了。達特安現在還是用舊日的名字稱呼我。我現在重新聽見這箇名字。很高興。達特安道。這三箇字。當日是很出名的。誰人不稱讚。洛奧爾說道。請你告訴我。阿托士道。我却什麼都忘了。達特安道。難道在礮臺角辦的事。你都忘記了麼。你拿手巾當旗子。被敵人打了許多窟窿。我的記性。比你好。我還記得。洛奧爾。如果你要聽。我可以告訴你。達特安就把從前在礮臺角吃早飯的事。說了一遍。洛奧爾聽了。就想起他所聽見從前的英雄事業來。阿托士道。達特安却沒告訴你。他是箇用劍的第

一好手。他的手像鐵手腕，像鋼眼睛，像箭。擋頭看得極準。你曉得。我看見他頭一次同兩箇有閱歷的好劍手打架的時候。他不過十八歲。比你現在大三歲。洛奧爾瞪着兩隻眼。很着急的問道。達特安打贏的麼。達特安道。我彷彿是刺死一箇。刺傷一箇。我却記不清了。阿托士道。是的。我却記得。同你比劍。不是頑的。達特安笑道。我現在還沒忘記比劍的妙訣。不過前幾時我……阿托士看他一眼。叫他不下說。阿托士道。洛奧爾。你自己以為是比劍的好手了。將來你許要碰着敵手的。你要曉得。有本事。又鎮靜的人。是很可怕的。達特安就是箇好榜樣。若是他遠行之後。不十分疲乏。你倒不如明天去請教他。也多學一兩年。達特安道。你所說的好處。你都有。爲什麼你不教他。我今天在路上。還同巴蘭舒談起。同威脫世爵比劍的話。洛奧爾。我告訴你。伯爵是法國第一箇好手。阿托士道。我的手段。現在不中用了。達特安道。好手怎麼不中用。碰着仇人。還是了不得的。洛奧爾還想聽。阿托士說。客人遠來。一定乏了。請達特安去歇。洛奧爾領路。阿托士還怕洛奧爾一定要達特安往下說。過

了一會。自己也走到達特安房裏。隨後父子兩人。同達特安告辭出來。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再說。達特安上了牀。一時睡不着。想起日中所見所聞的事來。他向來是佩服阿托士的。現在阿托士把嗜酒的老毛病。全戒淨了。精神思想。還是同少年時一樣。就放了心。達特安心裏是很覺得自己不如他。諸事還是要推重他。同從前一樣。看見他現在的景況很好。心裏着實高興。一毫妒忌念頭都沒有。還覺得與自己要辦的事有益。但是阿托士却不像十分的開誠布公。譬如這箇少年。相貌很像他。阿托士說是撫養的。到底是箇什麼人。阿托士居然戒了酒。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現在又同人來往起來。從前阿托士是不肯叫吉利摸離開他一天的。現在為什麼不在這裏。為什麼提起吉利摸來。阿托士就要那話打岔。想起這幾件事來。達特安心裏很不安。看來阿托士還是不甚相信他。不是阿托士有不得已的緣故。就是阿托士預料達特安要來探訪他。達特安又想到同盧時伏在教堂所說的話。許是盧時伏先訪着

阿托士探過他的口氣。爲的是日子無多了。打算明天同他商量。阿托士產業原是不多。却是外面倒裝得很像樣。不難拿話激動他來幫忙。他爲人原是好動的。游說他來幫主教。諒也不難。達特安雖是乏了。想起這些心思來。睡不着。於是打定主意。明早同吃早飯。就要同阿托士開談。達特安却也明白。是要很小心的。趁這幾時在這裏。索性留心看他的舉動。到了同那箇少年打鳥。或是頑劍的時候。慢慢從他嘴裏打聽點消息。達特安曉得。若是直接去問阿托士。他是要犯疑的。達特安對付阿拉密的詭譎。或是頗圖斯的謊話。常常也用點詭計的。不過阿托士是箇開誠布公的人。不忍去施詭譎手段。達特安又想到。那箇一言不發的吉利模。那裏去了。看他

不說話的情形。也可以猜着幾分。想到這裏。天已晚了。窗子已關了。狗已不吠。鳥也不唱了。一點聲響都沒有。只聽見樓下屋裏。有人走來走去。達特安以爲一定是阿托士。想道。他有什麼事煩心呢。這可難說了。我只管猜。猜來猜去。還是猜不着的。後來聲音沒有了。阿托士大約是睡了。達特安這時也倦極。睡着了。到了明早天亮後。

達特安從牀上跳下來。開了窗子。彷彿看見有人在院子爬。怕人看見的神氣。達特安覺得奇怪。在窗簾縫裏一看。原來是洛奧爾。身上還穿着騎馬的紅衣。那箇少年跑到馬房。牽出他昨天騎的那匹馬來。一會子把馬鞍各樣弄好。從菜園牽出去。開了旁門。又關上了。達特安看見他騎上馬跑了。向索洛阿走。達特安道。這箇小孩子。有了自己箇人的祕密事了。他是好女人的。同阿托士不同。他不是去打飛禽走獸的。槍也不拿。狗也不帶。他爲什麼要做得這樣祕密。我看他有點事。要瞞他的老子。阿托士一定是他的父親。這樁祕密事。我要問阿托士。這箇時候。天大亮了。四圍都有聲響。鳥啼聲。狗叫聲。還有田裏羊叫的聲。都聽見。晚上停泊羅阿河邊的船。也開行了。達特安梳洗好了。穿好衣裳。站在窗口。等到開了房門。把頭髮再梳梳。帽子刷亮了。走下樓。第一箇看見的。就是阿托士。在大門外。彎了腰找東西。達特安說道。你起得好早呀。阿托士道。你也起得很早。你睡好麼。達特安道。睡得很着。這是吃了一頓好晚飯的緣故。你找什麼。難道你變了一箇考究花草的專家麼。阿托士道。那也

不算什麼奇怪。住在鄉下的人是最容易上了這箇道兒的。園丁們真不小心。他們牽馬去吃水。又從這裏牽回來。讓馬把花蹄壞了。達特安聽了。微笑說道。哈。你以為是這樣的麼。他領了阿托士。走了些路。指幾箇馬蹄印子把他看。裝出很不留神的樣子。同阿托士說道。你看看。這裏還有幾箇印子。阿托士道。是的。全是新印子。達特安道。很新的。阿托士很着急的問道。今早有誰出去呢。難道是馬自己跑了。達特安道。不像。馬蹄的印子。是一步一步的。像有人管住的。阿托士喊道。洛奧爾在那裏。我今早還沒看見他。達特安微笑。把手指放在唇邊。阿托士問是什麼事。達特安把天黑亮所看見的事。告訴他。一面留心看他臉色變不變。阿托士聳聳肩。說道。我明白。小孩子跑向李洛阿去了。達特安道。爲什麼。阿托士道。他去看拉維力。你記得那箇小女孩。昨天扭了脚。達特安很不相信的問道。你看是爲這件事麼。阿托士道。我曉得。一定是爲這件事。難道你還看不出。洛奧爾犯了戀愛病了麼。達特安道。真有這事麼。戀愛的是誰。就是那七歲小女孩麼。阿托士道。你沒留心看那小女孩子麼。

臉是長得很好看的。兩隻藍眼。不停的變的。達特安道。你的意思怎麼樣。阿托士道。我只是笑。常常同洛奧爾開頑笑。但是初起的戀愛。來勢最猛。很抵得過年紀大些時候的愛情。我還記得。我同洛奧爾年紀的時候。顯理第四送了一箇石雕美人。給我父親。我同石人戀愛起來。我那時以爲是要害單思病死。後來有人告訴我。那石人的故事。不過是希臘神話。我纔罷了。達特安道。洛奧爾終日無事。你該給他點事體做做。阿托士道。這話不錯。我想打發他走開。達特安道。這倒是箇好法子。阿托士道。我恐怕他十分傷心。他從小看見這箇女孩子長大的。他當這箇女孩子同神聖一樣。兩箇人從小兒在一起。談起許多事來。都很正經的。彷彿是箇大人一樣。初時。女孩子的父母聽見了。很好笑。現在心裏很有點着急了。達特安道。這都是很不應該的。洛奧爾總要有點事體做。不然永遠在這裏。是做不出什麼來的。阿托士道。我不久就要送他到巴黎。達特安以爲說話的機會來了。說道。哈。你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倒可以幫他。叫他出去看看世界。阿托士道。是麼。達特安道。我同時還有一件事。

要同你商量。阿托士道。什麼事。達特安道。你看我們還不應該出山辦點事麼。阿托士道。你還在營裏。達特安道。呀。我說的是你。從前我們過的日子。你不記得麼。如將來有點好處的話。難道你不願意同我同頗圖斯。拏了兵器。再去幹幹麼。阿托士道。你說的是當真的麼。達特安道。自然是當真的。阿托士道。你約我再去當軍人麼。達特安道。是的。阿托士很看了達特安一眼。問道。你約我去同誰打。達特安道。你打聽的太清楚了。阿托士道。並不。這件事我是要很追問清楚的。一句講了。我只肯幫一箇人的忙。替一箇人出力。這箇人就是王上。達特安道。我的意思也是這樣。阿托士道。但是有一層。你要明白。你若是說王上。把馬薩林也算在裏頭。我是不以為然的。達特安有點不安。說道。我倒不全是這箇意思。阿托士道。來罷。我們兩箇人。要開誠布公。不要鬼鬼崇崇的。我看你的遲疑神氣。我就知道是誰叫你來游說我的了。你不敢告訴我。你現在是替誰辦事。你只好把實在情形掩飾起來。達特安有點不以為然的意思。喊道。阿托士。阿托士道。我往下說的話。並不是一定指你。我曉得你是

箇有勇有義的人。你要曉得。那箇意大利人。盜篡神器。還想加冕登位。這箇大光棍。自己稱說是王黨。騙了許多人。却把許多王室親支。關在監裏。他同前主教辦法不同。他倒不去殺人。這箇財迷。愛財如命。專好苛斂自肥。這箇光棍。我聽人說。很薄待王后。這箇光棍。因爲要保祿位。特爲造出內亂來。達特安。這箇意大利光棍。你要時刻隄防。你若是崇拜這箇人做黨魁。我却不能同你一路走。你要小心。達特安道。你家居許多年。我以爲你的血冷了些。誰知比前更熱。阿托士道。你老實告訴我。你約我辦什麼。達特安道。論我自己這件事。是很淺近的。你自己有產業。住在家裏。過舒服日子。你自然是很可以發議論的。頗圖斯一年有五萬。阿拉密是一輩子得意的。人有許多公爵夫人圍繞他。我自己却比不上你們。我在大太陽底下負重。負了二十年了。還是莫名一錢的。幫統。升官的機會也沒有。發財的機會也沒有。我生在世上。一點好處都沒有。好容易現在有了機會。你却同我說什麼光棍。什麼財迷。你說的也許不錯。不過你另外可以找出什麼人來幫我升官發財呢。達特安這番話。阿

托士一聽就明白。知道他是當真的。想道。達特安是奉馬薩林之命來游說我的。無疑的了。從此以後。阿托士說話。加倍留意。達特安覺得話太說多了。還想挽回。阿托士說道。你要同我商量事情是不是。達特安道。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這件事我們倒可以同做的。不是同做。是不能成功的。阿托士道。這是不錯的。頗圖斯的意思怎麼樣。你勸了他幫忙了麼。我以為他穀了。不想出山了。達特安道。他穀是穀了。却還差一樣。阿托士道。還要什麼。達特安道。要得箇男爵。阿托士微笑道。我還記得。他很想箇男爵。達特安想道。他怎麼會知道的。他一定是同阿拉密通信。如果是的。我都明白了。這箇時候。洛奧爾進來。阿托士正要責備他不告而去。看見他臉上很有愁苦之狀。只好忍住。問他有什麼新聞。達特安問道。那位小女孩子好些麼。洛奧爾道。了不得。醫生說道。外面看去。彷彿是沒甚大傷。但是恐怕那一條腿。要跛了。阿托士道。這却是一場大禍。達特安原想開頑笑。看見阿托士臉上很嚴厲的。只好罷了。洛奧爾很難過的說道。最難受的是為我惹的禍。阿托士道。怎麼樣。洛奧爾道。因為他

從柴堆上跳下來迎我。達特安道：「現在只有一件事，是你應該做的。你只好娶了這箇女孩子做老婆。」洛奧爾道：「我很難過，你不應該笑我。」說完走了。跑到自己房裏去。等到吃早飯，纔下來。兩箇老朋友胃氣很好，時時拿眼看洛奧爾。見他心傷流淚，一點也吃不下。吃完早飯，跟人送了兩封信進來。阿托士很着急的拆信，一面讀，一面露出很着急的神氣。達特安很留心看他，彷彿還認得內中有一封，是阿拉密寫的。寫的筆畫，很整齊，很細微的。那一封像是女人寫的。達特安曉得阿托士要寫回信。不然看了信之後，也要盤算盤算的。就對洛奧爾說道：「我們去比劍頑罷，還可以同你分分心。」洛奧爾看看阿托士，阿托士點點頭。兩箇人就走到一間房子裏，頭掛滿了刀劍、手套、護胸等件。兩箇人比了一會，大約有一刻鐘光景。阿托士跑進來，說道：「比得怎麼樣？」達特安道：「你的架子，他都學會了。只要學得你的鎮靜，我就要恭維他了。」洛奧爾比過之後，頗有點灰心。他雖然中了達特安的胸口，同膀子一兩次。但是達特安却中了他有二十多次。這箇時候，薩爾拉進來，送一封信給達特安。達特安

讀信。神色一點都不變。搖頭說道。我的老朋友。你看。當了差的人。是不得自由的。你不願意同進軍營。倒也不錯。特拉維統領病重。要我回去。把我的假期也改短了。阿托士趕快問道。你回巴黎去麼。達特安道。是的。但是。你也要來的。是不是。阿托士臉上略變色。答道。我若是打定了主意去。我一定要探望你的。達特安走到門口。喊巴蘭舒道。我們十分鐘之內。就要動身。趕快餵馬。配好鞍子。回頭同阿托士說道。我有一箇人。還沒看見。我若是不見見吉利。摸就走了。我心裏是難過的。阿托士道。吉利摸麼。不錯。你總沒問起他來。我很覺得詫異。我把他借給一箇朋友了。達特安道。你那箇朋友。總會明白吉利。摸打手勢。阿托士道。大約是懂得的。於是兩箇朋友告辭了。達特安抓了洛奧爾的手。要阿托士應允了。來巴黎探望探望。不然也要寫封信。達特安上了馬。巴蘭舒是早在馬上了。達特安微笑說道。洛奧爾。你跟我來。我要從。李洛阿經過的。洛奧爾看阿托士。阿托士搖頭。洛奧爾說道。謝謝你。我不來。我還是陪伯爵罷。達特安抓着他們的手。說道。也罷。請了。望上帝保護你們。阿托士擺手。

洛奧爾鞠躬。達特安主僕兩人拍馬走了。阿托士一隻手放在洛奧爾肩上等。到看不見那兩箇人。說道。洛奧爾。我們今晚動身往巴黎。洛奧爾臉色灰了。問道。什麼。阿托士道。你去同李梅夫人辭行。晚上七點鐘回來。這箇少年聽了。滿面不樂。跑去備馬。當下達特安從袋裏拿信出來。再讀道。立刻回巴黎。是馬薩林簽字的。達特安自言自語道。這封信寫的簡明極了。假使沒有信尾那幾句話。我是不會明白的。原來信尾加了兩句話。說道。你到孛洛阿。見王上管庫的人。把信給他看。他就給你二百箇畢士度。達特安道。馬薩林的手段還好。最好的是信尾這幾句話。巴蘭舒。我們去見了管庫的。再上前走。巴蘭舒道。回巴黎麼。達特安道。是的。主僕兩人拍馬快跑。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

再說。馬薩林爲什麼催達特安。趕快回巴黎呢。其中却有箇緣故。原來有一天晚上。宮裏的人都安歇了。馬薩林照常的去見王后。從守兵房前走過的時候。聽見裏頭大聲說話。他覺得奇怪。從門縫裏一看。只看見幾箇親兵說話。說得很熱鬧。有一箇

親兵說道。若是柯塞爾預料在先的。是一定要靈的。我雖然不認得他。我却聽見人說。他不獨善觀星象。還會一點妖術呢。有一箇答道。我的好朋友。你說話要小心。倘若你是他的好朋友。你這樣說法。就害了他了。那人說道。這是什麼緣故呢。那人答道。人家就可以當他是箇妖人。把他捉了。那人道。胡說。現在不比從前。不燒妖人了。那人道。也許是的前幾年。立殊理主教。把格蘭狄拿去燒。我那天值班。親眼看見燒的。那人道。是的。你却不知曉得。格蘭狄並不是箇妖人。是箇極有學問極明白的人。他不是曉得未來之事。他不過曉得已往之事太多了。故此遇害的。馬薩林在門外聽見這幾句話。點點頭。很以為然。在門外很耐煩的等。一箇親兵說道。柯塞爾許是箇妖人。不過不應該先把他預料的事。宣布出來。既經宣布在先。是難以靈驗的。一箇人問道。何以故。那人答道。這是很容易懂的。譬如我同你比劍。我預先告訴你。我先攻你右手。再攻你左手。難道你不去先防備我麼。柯塞爾的事。也是一樣。他先宣布。說某日之前。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主教聽見了。自然是要防備。使他逃不了。另外

有一箇人聽見了。說道。凡事都是有數的。是人都逃不得一箇數字。倘若是數注定了。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隨你主教費了多少事。波孚公爵還是逃得脫的。馬薩林是箇意大利人。向來最好迷信的。聽了這話。驚了一跳。推開房門進去。親兵們都不響了。馬薩林裝出很和平的樣子。問道。諸位談什麼。我聽見有人說波孚公爵逃走的話。那一箇不相信先知的答道。大人。沒有這事。波孚公爵現在還關在監牢。但是我的朋友說。他將來要越獄逃走。馬薩林道。你爲什麼說會逃走的話。那親兵對第一箇先說起的人說道。聖洛冷。你告訴大人罷。聖洛冷說道。我剛纔同他們說。我聽見有人告訴我。說是柯塞爾說的。隨便怎樣防守的嚴密。在平替歌節前。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的。馬薩林微笑說道。這箇柯塞爾。大約是箇瘋子。聖洛冷答道。倒不是箇瘋子。他曾經預料過許多事。後來都是驗的。他所預料的。有一件是王后產太子。有一件是柯力尼同蓋斯比劍。柯力尼被刺死了。第三件。是幫主教將來升主教。果然王后不獨產太子。且產了兩箇。柯力尼果然被刺死了。馬薩林道。這兩件倒驗了。

不過第三件還沒驗。幫主教還沒升紅衣主教。聖洛冷答道。不錯的。將來一定驗的。馬薩林微笑說道。原來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麼。聖洛冷道。我是很相信的。倘若主教這箇時候。派我去做威英桑管監獄官。我一定要辭的。若是過了平替歌節。再派我去。又當別論了。凡人有了深入不可拔的迷信。是最有力量的。他還可以運動極不迷信的人。馬薩林原是箇好迷信的人。聽了這番話。走開了。很不放心。那箇親兵靠住牆。說道。這箇老財迷。他裝做不肯相信你的話。他是怕要花錢賞你通報消息。我曉得的。他回到房裏登時就要利用你的消息。果然主教不去見王后了。到得自己房裏。分付白那英。去傳巡警偵探來問話。原來親兵所說的那一番話。最動主教的心。波孚是關了五年。主教是天天怕他逃走。波孚公爵是顯理第四之孫。同路易第十四是兄弟行輩。現在還不到三十歲。主教曉得的。這箇人不能關他一輩子的。監逃走出來。一定是要同主教作對的。主教因此許多緣故。更想了許多法子防他。還覺得不大放心。睡也睡不着。有時夢中驚醒。夢的是有人偷放了公爵。主教不放

心。一早就打發人去打聽。回來的人總說是公爵身體很好。天天賭錢吃酒唱歌。但是常說要報復的話。這一趟。他心裏更着急。明早白那英進房來。他就問道。怎麼樣了。公爵逃走了麼。白那英道。沒逃走。巡警官拉勒米來了。在外候見。請大人當面問他。馬薩林把枕頭擺好。靠在上頭。說道。你叫他進來。巡警官來了。這箇人身子又高。又粗壯。臉上不清不楚的。沒一點活氣。馬薩林犯了疑心。自言道。這是箇大獸子。巡警官還站在門裏。馬薩林道。你走上前來。拉勒米走上前。主教道。你曉得這裏的人說什麼。拉勒米答道。大人。我不曉得。主教道。謠言說。波孚公爵要越獄逃走。已經逃了。也是難說的。拉勒米聽了這話。當真獸了。說不出話來。後來慢慢想過來。以爲主教說笑話。他兩隻眼不停的動。嘴張得很大。過了一會。實在支持不住了。大笑起來。笑得渾身發動。同害癩病一樣。馬薩林看見了。心裏暗中高興。因爲看見他當面大笑。雖然不恭敬。却是可以放心。犯人並沒逃走。過了一會。拉勒米笑罷了。擦乾眼睛。知道犯了規矩。說道。逃走了。大人大約是忘記了。公爵是關在什麼地方。主教道。我

並沒忘記。他是關在威英桑大牢裏。拉勒米說道。是的。監房的牆。有七尺來厚。窗子的鐵條。比我的膀子還粗。主教道。牆雖然厚。有時候。有耐性。是可以鑽通的。鐵條雖粗。用時表的簧。是可以鋸作兩半的。拉勒米道。大約大人不知道。天天有八箇人看守他。四箇在房裏。四箇在前房。時時刻刻都有人陪着的。主教道。他有時出房打球。拉勒米道。監裏規矩。是許犯人頑耍的。如果大人不願意的話。也可以不准他頑耍。主教恐怕待得太嚴。犯人要想逃走。懷恨更深。說道。這倒可以不必。不過我要曉得。是誰陪他。拉勒米道。有時同值班的官頑。有時同別的犯人頑。主教道。他不是常在牆頭上頑麼。拉勒米道。大人忘了牆頭是什麼樣。牆頭足有六丈多高。我很曉得。公爵不肯冒險。從牆頭上跳下來。主教纔放了心。說道。拉勒米。你心裏是滿意他……拉勒米道。除非是公爵變做一隻鳥。飛出去。不然。是萬不能逃走的。主教道。雖然這樣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大意。因為從前波孚到威英桑的時候。同護衛的人說過。曉得有一天是要被禁的。故此預先想好了四十箇逃走的花子。拉勒米

道。如果他那四十箇法子之中。有一箇是可用的。他早已逃走了。主教想道。這箇人原來還不十分獸。拉勒米又說道。大人還要曉得。管監官是沙華尼。向來同公爵很反對的。主教道。是的。不過沙華尼不常在那裏。拉勒米道。他走開了。有我。主教道。你走了呢。拉勒米道。我走開了。交代一箇人。這箇人也想做巡警官。我可以保他。看守的很嚴密的。我找他來了。不過三箇禮拜。我只有一樣不滿意。他待犯人。待他太苛了。馬薩林道。這箇人是誰。拉勒米道。他叫吉利模。主教道。他從前是幹什麼的。拉勒米道。我聽見說。他從前在外省當差。辦錯了一件事。不得了。我看他的意思。還想當差。恢復名譽。主教道。誰薦與你的。拉勒米道。格蘭蒙公爵總管薦的。主教道。這箇人靠得住麼。拉勒米道。很靠得住。主教道。不好說話麼。拉勒米道。頂不好說話。初時我以為他是箇啞巴。他從來不說話的。都是用手勢。叫人會意。是他的老主人教練他。成這箇樣的主教道。拉勒米。你可以告訴這箇啞子。只要他好好的做。我就不追問他已往的事。你還可以告訴他。將來還可以穿號衣。還可以有錢吃酒。馬薩林是好

說不好做的。吉利模是好做不好說的。兩箇人正是相反。主教又問波孚在監裏飲食起居的事。拉勒米回得很好。主教聽了。很放心。叫他走了。那時已是九點鐘。主教裝飾好了。去見王后。說明昨晚不能來的緣故。王后也是箇好迷信的。也很怕波孚公爵。主教把同拉勒米說的話。再述一遍。王后說道。恨不得多找幾箇吉利模這樣的人。去看守我們的仇人。馬薩林道。耐煩些。不必着急。當下……王后道。當下怎麼樣。主教道。我預先防備。主教當下果然寫了一封信。叫達特安回巴黎。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再說。馬薩林最怕的是波孚。時時刻刻的防他逃走。波孚自己却不曉得。主教有這些意思。防守原是十分嚴密的。他被禁之後。知道是跑不脫的。只好終日在監裏詛罵主教。原先做了許多詩罵主教。後來不幹了。因爲他寫散文。已經爲難的了。做詩更費事了。後來還是終日罵。這箇波孚公爵。是顯理第四的孫子。他爲人甚好。又有膽子。很比得上他的祖父。不過筆下不及。路易第十三死後不久。他在宮裏。倒很有

勢力的。後來讓馬薩林蓋過了他。他很生氣。一點都不隱藏。王后就把他捉了。叫吉討把他送到威英桑監牢。雖說是王后把他監禁起來。其實都是馬薩林的主意。去了眼中之刺。波孚當時原很有些名聲。自從關了監之後。就沒人提起他了。在監裏關了五年。意思一點也不變。若是別人。一定要恭維服從了主教王后。自然可以出監。他却不然。終日總是恨主教。主教聽了。很不放心。波孚因爲做詩不成。改做學畫。他拿塊木炭。畫主教的像。畫的又不像。人家看了。都不認得。後來管監官沙華尼知道了。去勸公爵。找點別的過日子解悶。如果一定要畫像。請他不要寫名字。到了第二天。房裏的牆都畫滿了像。還加了許多字。公爵在監裏很像箇小孩。不許他做的事。他偏要做。人家就告訴了沙華尼。說牆上畫了許多半面的像。波孚因爲畫全面的本事不好。改畫半面。沙華尼不響。等到一天。公爵打球。沙華尼分付人。把畫塗了。重新粉牆。公爵見了沙華尼。很感謝他。爲的是重新可以再畫。於是把牆分開幾幅。每一幅上。畫馬薩林一段事蹟。第一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薩林。當秉狄和主教跟人

時。搥打的情形。第二幅畫的是大光棍馬薩林。裝作耶穌軍始祖。第三幅畫大光棍馬薩林盜相印。第四幅畫大光棍馬薩林禁止拉波特。不許他拿乾淨褥單給王上鋪牀。說是王上的褥單。一箇月換一次。很穀了。這幾段的故事。要畫出來。却很不容易。波孚只好畫箇大意。每幅上。作箇圖解。沙華尼就告訴他。如果他要再畫。不能再給他畫料。波孚說是。既然不能當軍人。只好降格當箇畫師。有一天。波孚出去院子散步。回來一看。爐子的火是滅了。炭屑都拿去了。沒有畫筆了。大生氣。說是他們要拿寒氣潮氣去害死他。同害某某大臣一樣。沙華尼說。只要公爵應許了不再畫。不要形容大官的行爲。登時就同他再生火爐。波孚不聽。過了一冬。房裏沒火。牆上的畫。已擦去了。後來波孚公爵。同看監的人。買了一條狗。名字叫披士搭。沙華尼因爲監牢的規條。沒有不能養狗的話。只好隨他去。公爵買了狗之後。天天關了門。不大出來。人家想是他在房裏教狗。却不曉得清楚。後來狗教會了。有一天。公爵請了沙華尼。還有幾箇官。到他房裏看大把戲。客人到齊了。房裏點了幾枝蠟燭。開臺演戲。

公爵先從牆上挖了一塊灰。在房中間畫了一條白線。一使手勢。那隻狗就站在白線上。前頭兩隻狗腿。拿了一根小棍。在線上走來走去。同踏索的一樣。走了幾遍。把小棍交給主人。衆人見了。拍手喝采。這一段的戲。分作三節。第一節是已經演過了。到第二節。這一節是要狗報時辰。那時正是六點半鐘。那隻狗舉起前腿。復放下來。如是者六次。又把前腿舉起。不再放下。看起來。日規倒不如他準。況且日規遇着天陰。是不能用的。隨後是要狗說。天下第一箇管監人是誰。那隻狗從看戲人身邊。走了三遍。後來就伏在沙華尼身邊。沙華尼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來。隨即又繃了眉頭。波孚公爵隨即問那條狗道。天下最大的強盜是誰。那條狗在客人身邊。轉了好幾次。找不着。跑到房門大叫。拿爪去拷門。公爵說道。這條聰明的狗。曉得我房裏沒有最大的強盜。要出門去找。不要緊。我們可以叫他答我們問的話。不必一定要出門的。公爵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過來。那狗走過來。公爵問道。誰是天下的大強盜。你想想看。有箇克瑪士。他是箇尙書。當初他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有二十箇利華。

現在有了幾百萬。他可是箇天下最大的強盜。那狗搖搖頭。公爵問道。有箇丹摩利。是戶部大臣。他兒子娶親的時候。分給兒子三十萬法朗。另外還有一所大房子。現在的王宮。比那間房子。不過是一箇狗洞。這箇人。可是天下最大的強盜。狗又搖頭。公爵道。我再問你。你看馬薩林。可是天下最大的強盜麼。那條狗。不歇的點頭。點了好幾遍。看戲的客人見了。又不敢笑。公爵對他們說道。諸位都曉得了。天下最大的強盜。就是馬薩林。演到第三節。公爵先說開篇的話。說道。諸位記得。從前蓋斯公爵。教狗向某小姐跳。爲的是他稱讚這位小姐。是巴黎城內第一箇美人。這不算什麼。我這條狗的本事更大。沙華尼。你借條棍給我。公爵平拿了棍。離他約一尺。說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爲蒙伯桑夫人一跳。衆人聽了。都笑了。爲的是公爵被禁的時候。原是蒙伯桑的情人。那隻狗果然跳了。沙華尼道。這也不過同蓋斯公爵的狗一樣。不足爲奇。公爵道。你等等。不要忙。又說道。披士搭。爲王后一跳。說完了。把棍子舉高六寸。那狗又跳了。公爵又舉高六寸。說道。爲王上一跳。那狗又跳了。公爵把棍子

放低好些。離地不到一寸。說道：爲大光棍馬薩林一跳，却也奇怪。那條狗掉頭不顧。走開了。公爵喊道：披士搭，這是怎麼講。追上前，把棍去攔他。那狗還是不肯跳。又走了。公爵又把棍子去攔他。要他跳。這趟狗性發了。把口咬着棍子。從主人手上奪了。咬斷了。公爵把破碎棍子，一片一片的拾起來。交還沙華尼。道了歉。說是狗的脾氣不好。戲是演完了。如果他們還要看。再過三箇月。又有新戲了。演戲後的第三天。披士搭無故的死了。是中毒死的。他們裝作要找放毒的人。到底也沒找出。公爵把狗埋了。豎一塊碑。碑上題的是世界第一聰明狗披士搭之墓。沙華尼不好說什麼。只好隨他。公爵因狗死了。很生氣。說他們先拿毒藥害死那隻狗。隨後就要害死他。有一天。他吃了飯。睡在牀上。說是覺得很痛。一定是馬薩林叫人放毒。馬薩林聽了這句話。很害怕。威英桑監牢是有名的。最礙衛生。某夫人曾說過。與其在威英桑監裏住一夜。倒不如吃一服砒霜。從前有許多闊人。都在這監裏死的。主教沒法。只好派一箇人。專管嘗酒。嘗食物。凡是公爵吃的東西。都要有箇人先嘗。這箇嘗食物的差

使就派了拉勒米。當下沙華尼因狗演戲的事。很恨公爵。原來沙華尼是前主教的黨羽。有人還說他是前主教的兒子。大約很得了點暴虐遺傳性。想出許多法子。苛待公爵。第一件。公爵用的鋼刀銀叉。都換了銀刀木叉。波孚不答應。沙華尼說。聽見主教告訴萬度晤夫人說。你的兒子。恐怕是終身關在監裏的了。若是犯人聽見這句話。是會尋死的。只好把利器都拿掉了。過了兩箇禮拜。波孚公爵看見打球場外的一條路。兩旁種了手指粗的小樹。就有人告訴他。說是那些小樹爲他種的。以備後來樹大了。他可以乘涼。又有一天。園丁告訴公爵說。他要種些龍鬚菜。給公爵吃。看官要曉得。現在種植的法子。最有進步。也要四年。纔能把龍鬚菜種到中吃。從前種植未改良。至少是要五年的。波孚公爵聽了。自然是很生氣。想起他的越獄四十條的法子來。第一條。是最淺的。是行賄賂。誰知拉勒米。是花了一千五百箇柯朗。買的這箇差使。不肯受賄。他還去告訴了沙華尼。登時加了八箇看守人。在公爵房裏。巡兵加了一倍。把守的兵。加了三倍。自此以後。公爵就同戲臺上的王上一樣。一出

一入前頭有四箇人。後頭跟四箇人。另外還有有兩旁跟着的。初時。公爵還覺得有趣。說道。你們雖然這樣防我。我還有三十九箇脫逃的法子。過了六箇月。他看見自己坐下的時候。八箇人一起也坐下了。他自己站起來。八箇人也同時站起來。十分生氣。更恨主教。不分日夜。只是痛罵。主教知道了。越不放心。有一天。波孚公爵把看管的人請了來。對他們演說。要感動他們的意思。於是預先預備好一篇演說文。對他們說道。諸位。你們難道就讓顯理第四的孩子。受人苛待麼。我從前是什麼樣。我在巴黎。人家都當我是箇王上待。王后待我最好的。常說我是法國第一箇有勇的人。諸位。我請你們想法子。讓我逃走。我就跑到羅弗宮。把馬薩林的頸頸子扭斷了。我派你們做我的護衛兵。陞你們的官。給你們許多錢。我們立刻走罷。波孚公爵演說。原非所長。又用錯了好幾箇字眼。說完了。沒一箇人動聽。公爵罵他們都是懦夫。一定是串同謀死他的。沙華尼每禮拜來探望兩三次。來了。公爵就罵他。恐嚇他。有一天。公爵對沙華尼說道。倘若有一天。巴黎的百姓。拿了火槍來……沙華尼道。圍

牆上有三十尊礮。三萬彈子。他們來了。我一定歡迎。公爵道。你的三萬彈子放完了。他們打進監來。他們奪了監。我也沒法。只好讓他們把你絞死的了。說完。向沙華尼很恭敬的鞠躬。沙華尼答道。爵爺。不要忘記。倘若那亂民進了監。或是爬牆上來。我自己就動手。先把你殺了。我的責任。是不讓你逃走。說完。向公爵鞠躬。公爵說道。你要記得。巴黎百姓。是先絞了馬薩林。纔到這裏來。他們若是知道你刻薄我。一定要用野蠻法去支解你。這比問絞。難受得多了。你可曉得。這兩箇人吵嘴。每趟大約總吵十分鐘。都是沙華尼想出法子收場。他看吵到差不多了。他喊拉勒米。等拉勒米來了。沙華尼就說道。我把犯人交給你管。你待他要盡禮。不論一時一刻。都不要離開他。說完了。沙華尼向公爵很恭敬的鞠躬出去了。公爵看見這樣情形。更加生氣。從此以後。拉勒米常時陪伴公爵。形影不離的。好在拉勒米是箇好同伴。好飲酒。善打球。是箇快活人。公爵倒很喜歡他。只有一樣。賄他不動。但是拉勒米自己。覺得沒趣。他雖然終日同王室親支作朋友。是件有體面的事。但是不能常回家。凡一箇人。

雖然當巡警官當的出色。却不能毅叫他拋棄妻子。拉勒米是箇很戀家的。現在陪伴公爵。自然是不能常見妻子之面。有時妻子在監牢濠溝外走。拉勒米只好在牆頭上望望他們。日子久了。拉勒米覺得很難受。後來公爵同沙華尼。吵到彼此不見面了。拉勒米的地位。更難處。後來格蘭蒙的總管。同他上條陳。勸他找箇幫手。他就對沙華尼說。沙華尼道。只要人靠得住。倒也不妨。那幫忙的人。就是吉利模。看官是知道這箇人的。他過了二十年。還沒什麼改變。還是不多話的。阿托士後來雖然不禁他說話。他比從前還說得少。原來吉利模有許多年不說話。倒是習慣成自然了。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再說那沙華尼。人家謠傳他是立殊理主教的兒子。他自己常誇。有知人之明。比得上立殊理。吉利模來了。伊很留心看他。看見他眉毛極重。口脣極薄。鼻子甚彎。兩顴甚高。沙華尼同吉利模說了十二句話。吉利模只答了四句。他很喜歡。想道。這箇人很合式。說道。你去告訴拉勒米。我要用你。吉利模去見拉勒米。拉勒米爲的是自己

找來的幫手。很詳細的盤問一番。問過之後。十分高興。就收了他。吉利模問道。有什麼訓條。拉勒米道。你一刻不要放鬆犯人。不要讓他拿尖利之器。不要讓他同外人通暗號。不要讓他同看守的人說話太多。吉利模道。就是這幾條麼。拉勒米道。現在就是這幾條。不過後來。若是情形變了。自然另外有分付。吉利模說道。很好。一直就走到公爵的房裏。公爵的鬍子。故意留得甚長。吉利模進來的時候。他正在梳鬍子。公爵前幾天。在牆頭上。看見蒙伯桑夫人。覺得鬍子不好看。恐怕再看見了。難爲情。就借了一把鉛梳子梳鬍子。公爵見了吉利模。問道。你來幹什麼。你是誰。吉利模鞠躬。不響。公爵問道。你是箇啞子麼。吉利模搖頭。公爵喊道。你到底是誰。我叫你說。吉利模道。看守人。公爵道。又一箇看守人。我倒收羅了許多死囚。拉勒米來箇人。剛好拉勒米正想回家。聽見公爵喊他。他很不高興。問道。公爵。怎麼樣了。公爵很生氣。說道。我要問你。這是箇什麼人。把我的梳子搶了。放在口袋裏。拉勒米道。他是新添的一箇看守人。是箇極好的人。爵爺同他很處得來的。也同我一樣。拉勒米向吉利模

說道。不錯的。你爲什麼把爵爺的梳子搶了。吉利模慢慢的把梳子從口袋拿出來。拿手去摸摸梳齒。說道。尖的。拉勒米說道。不錯的。公爵道。那箇野獸說什麼。拉勒米道。他說的。是王上的旨意。凡有有尖的東西。都不讓爵爺拿。公爵道。胡說。拉勒米。你瘋了麼。是你自己借給我的梳子。拉勒米道。原是我的不是。我犯了訓條。吉利模把梳子交給拉勒米。公爵見了。大怒。說道。這箇人。有意同我作對。就把吉利模恨到入骨。吉利模却不想登時使出手段來。他的意思。是要公爵慢慢的恨他。等到那四箇看守的人。吃完飯。回來了。他就出去。當下公爵用了全副精神。去做一件好笑的事。他昨天分付。要吃龍蝦。在房裏搭起一箇絞人的架子。要絞龍蝦。龍蝦生的時候。是青色的。煮熟了。是紅色的。他絞龍蝦。就是絞主教的意思。人家又不能來說他。他忙了一早起。大凡人關了監的。却有許多孩子氣的。公爵散步的時候。折了幾條樹枝。找了許久。找着一點碎玻璃。回到房裏弄手巾。吉利模都看在眼內。明天早上。絞人架弄好了。還沒有豎起來的時候。公爵拿碎玻璃。把樹枝削尖了。拉勒米看他。當是

看小孩子頑。公爵把碎玻璃放下的時候。剛好吉利模進來。公爵看見他。很不高興。當下拿了一條線。一頭打了一箇結。一頭打了一箇活結。走到桌邊。拿了一隻頂大的龍蝦。回頭來拿碎玻璃。不知那裏去了。公爵繃眉說道。誰拿了我的碎玻璃。吉利模作手勢。彷彿說是他拿了。公爵道。你拿的麼。你爲什麼拿去。拉勒米問道。你爲什麼要拿。吉利模一手拿着碎玻璃。一手摸摸。說道。利的。拉勒米說道。不錯的。我却得了一箇頂好的幫手。公爵道。吉利模。你若是要保全你的頭。你却不要走近我的身邊。吉利模鞠躬。退到牆角。拉勒米道。不要緊。你把樹枝子給我。我替你用刀子削尖。公爵笑道。你替我削麼。拉勒米道。是的。你不是要削尖樹枝麼。公爵道。是的。你拿去罷。這更有趣了。拉勒米不知這公爵的用意。果然替他削尖了。公爵道。穀尖了。我去找犯人。你爬在地下。同我挖箇窟窿。拉勒米一面挖窟窿。公爵一面拿線網龍蝦。把絞架在房中間豎起來。狂笑。拉勒米還不明白。也笑了。四箇看守的人也笑了。吉利模不響。走到拉勒米跟前。指着龍蝦。說道。紅衣主教。公爵大笑道。正劊子。手。波。孚。

公爵副劍子手拉勒米拉勒米生氣大喊。奪了絞架。拆散了。摔出窗外。正想要摔那隻龍蝦。吉利模奪過來。說道。好吃的。隨即把龍蝦放在口袋裏。公爵見絞了主教。心裏十分高興。也不去管吉利模。日中無事。公爵想起前事來。深恨吉利模。不到幾時。那件絞龍蝦的事。監內外都知道了。沙華尼心裏很恨這箇主教。將這件事告訴了兩三箇好朋友。這幾箇人。播傳遠近。當下公爵同一箇看守的人。很要好。同吉利模死不對。有一天。公爵同那箇要好的。在房裏談天。忽然吉利模跑進來。看見了。走上前。抓住那箇人的膀子。公爵很怒。問道。你幹什麼。吉利模不答。拿手指門。向那人說道。出去。那人出去了。公爵喊道。你好管閒事。我要辦你。吉利模鞠躬。公爵又喊道。你這箇奸細。我要把你一副賤骨頭。都打斷了。吉利模鞠躬。退至門口。公爵又喊道。我立刻就打斷你的骨頭。說完了。伸出拳頭。走上前來。吉利模把旁邊一箇人推出門外。把門關了。公爵一手擒住他。他也不喊救。也不回手。露出滿面笑容。把手指放在唇邊。低聲說道。不要響。公爵見吉利模登時變了樣子。十分詫異。吉利模趁這箇機

會。從衣服的裏子。取出一封小信來。信皮是用小印封了。還有香氣。他一聲不響。把信送給公爵。公爵更覺得詫異。放鬆了手。公爵認得筆跡。說道。蒙伯桑夫人的麼。吉利模點頭。公爵拆了信。信上說道。我的寶貝公爵。傳信的人。是箇好人。是最可靠的。他是我們黨友的跟人。他跟那主人。有二十年了。我們現在設法幫你。這箇人。情願入監。當看守人。以便幫你設法逃走。你的機會到了。你不要灰心。不要不耐煩。你的朋友。並沒忘記你。信末是蒙伯桑簽字。信後又有一行。說道。我簽名。不用減寫字。恐怕你久不見我。不復認得了。公爵讀完信。細想了一會。他等了五年。都沒人替他想法。現在正是無所期望的時候。倒有人替他設法。他很詫異的。看看吉利模。又重新讀信。自言自語道。原來那天。我看見坐在車上的。果然是瑪理。蒙伯桑小名雖然我們有五年沒見面了。他還記得我。愛情真是堅如金石了。回頭對吉利模說道。我的好朋友。你答應幫我逃走麼。吉利模點頭。公爵道。你爲這件事進來的麼。吉利模又點頭。公爵道。我剛纔還要弄死你。吉利模微笑。公爵放手在袋裏。說道。等一等。不要叫人

說顯理第四的孩子。不知感激。原來威英桑監牢的規矩。是不許把人身上帶錢的。公爵摸了一會。沒摸出一箇錢。吉利模却拿了一袋錢。送把他。說道。爵爺找的是這種東西麼。公爵接過來。正想把錢倒在吉利模手裏。吉利模搖頭。說道。謝謝爵爺。我是受過工錢的了。公爵聽了。十分詫異。伸出手來。吉利模恭敬敬的親了。公爵說道。我們用什麼計策。吉利模道。現在是七點鐘。到了兩點鐘。請爵爺同拉勒米打球。打的時候。請你把兩三箇球。打過牆頭。爵爺跑上牆頭。那時有箇人在牆脚作工。你煩他把球擗上牆。還你。公爵道。我明白了。吉利模不響。正想出去。公爵道。你不受我的賞麼。吉利模道。我只求爵爺答應我一件。將來我們逃走的時候。你讓我先跑。爲的是他們如果把你捉住了。頂多不過是再關在監裏。倘若他們捉住我。我是要問絞的。公爵道。是的。我照辦。吉利模道。我還要求一樣事。請爵爺還是照常的深恨我。公爵道。我照常的恨你。就是了。說到這裏。有人敲門。公爵把信同錢袋。放在口袋裏。跑去睡在牀上。這是他不高興的辦法。吉利模開了門。拉勒米走進來。這一趟。是從

上回所說。他見過主教回來的。拉勒米很留心看這兩箇人。看見他們還是很不對的。他心裏很歡喜。先同吉利模說道。有一位闊人。很喜歡你。不久就有好消息。吉利模裝出十分感激的樣子。鞠躬出去了。拉勒米含笑問道。爵爺。你又同那箇人下不去了麼。公爵道。拉勒米。原來是你麼。好在你來了。我睡在牀上。只好拿面向牆。恐怕我看見那箇人生氣。要把打死他。拉勒米道。他一定說了些得罪你的話。公爵道。他說了的。我很盼望你回來。讓他出去。拉勒米聽了這句恭維話。很高興。說道。爵爺太客氣了。公爵道。我今天覺得很難受。拉勒米道。我陪爵爺打球罷。公爵道。很好。拉勒米道。我們打罷。公爵道。你倒是很照應我的。你是箇好同伴。我因爲你。倒有點捨不得。出監。拉勒米說道。爵爺。關監的日子。若是不展長了。那倒不是主教之過。公爵道。這是怎麼講。你見着他麼。拉勒米道。主教今早傳我去見。公爵道。是否是說我的事麼。拉勒米道。是的。主教害怕你。同惡夢一樣。公爵微笑。說道。拉勒米。只要你聽我勸。就好了。拉勒米道。來罷。不要再說那話了。公爵道。拉勒米。你只要聽我的話。功名富

貴。是現成的。拉勒米道。這是沒有的事。你若逃走了。他們就抄你家產。公爵道。你
明白。我只要逃出監。巴黎就是我作主的了。拉勒米道。不要響。我不能再聽你這種
的話。我是王上的官。你怎麼好同我說這樣的話。我恐怕要再找一箇吉利模來。看
管爵爺了。公爵道。也罷。我不同你再談那件事了。主教同你談起我的麼。往後。你要
把衣裳借把我穿。我改了裝。去見見主教。我就可以把他弄死了。隨卽回來坐監。拉
勒米道。我曉得了。爵爺的意思。是要我喊吉利模進來。公爵道。那箇大光棍。說什麼。
拉勒米道。說輕些。主教分付我。嚴密的看守你。公爵道。爲什麼呢。拉勒米道。因爲有
箇會看星的說。你不久就要逃走。公爵禁不住驚跳。說道。有箇人說這句話麼。拉勒
米道。這種人常造謠言。公爵道。你怎麼回答呢。拉勒米道。我勸主教。不要相信這種
話。公爵道。爲什麼呢。拉勒米道。我對主教說。這箇人預料的話。一定是錯的。除非公
爵化身。變一箇鳥。飛出去。不然。是萬不能逃走的。公爵道。我恐怕你說的話。是不錯
的。來罷。我們去打球罷。拉勒米道。請爵爺略等半點鐘。公爵道。爲什麼。拉勒米道。老

實告訴爵爺罷。主教的出身。雖然沒爵爺高。架子倒大。沒請我坐下。同他吃早飯。公爵道。我分付他們送早飯來。請你在這裏吃。拉勒米道。多謝了。不必了。監牢對面。那箇開小飯店的馬徒……公爵道。他怎麼樣了。拉勒米道。他把店盤給一箇巴黎人。這箇人。因爲身體不好。要到這裏。吸吸鄉下的清氣。公爵道。他同我們什麼相干。拉勒米道。他的店面。窗子裏。擺了許多好吃的東西。公爵道。什麼。原來你是箇饞嘴。拉勒米道。凡一箇人。愛吃好東西。不一定算是箇饞嘴。一箇人。既然什麼都要講究到家。又何妨連吃的也講究到家。這箇新來的人。看見我在窗外看。滿臉笑容的。跑出來。說道。拉先生。我很想包攬監裏犯人的買賣。我當日接手。把店盤過來。原說明白的。我在這裏一箇禮拜了。還沒看見管監官。同我買一塊小餅。我就答道。大約他還不曉得你的點心好不好。那人說道。拉先生。我的點心不好麼。請你嘗嘗。我說道。我現在沒得空。要到監裏去了。那人說道。你現在既然不能等。再過半點鐘。可以回來麼。我說道。半點鐘可以回來。那人道。你還沒吃早飯。是不是。我說道。我沒吃。那人道。

我預備好一樣好酥盒。一瓶好酒等你。爵爺就曉得。我爲什麼要等半點鐘。公爵道。你去罷。不要忘了。我只給你半點鐘。拉勒米道。我可以替馬徒的接人。攬了你的賣買麼。公爵道。可以。不過不許他放香蕈。你曉得的。我們家裏的人。吃了威英桑地方的香蕈。是有性命之憂的。拉勒米不響。走出去了。過了五分鐘。有箇看守的官。走進來。裝作要聽公爵有什麼分付的樣子。原來是主教分付過的。不許一刻沒人看管。誰知當那五分鐘的時候。公爵又把信拿出來。看了一遍。知道監外的朋友。很幫他的忙。却不曉得用什麼法子。要同吉利模打聽。曉得吉利模的舉動。是假裝的。公爵看出吉利模辦事。很能幹。打定主意專靠他了。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饒

再說過了半點鐘。拉勒米果然回來了。滿臉的高興。吃得很得意。那天的天氣很好。兩箇人在牆頭打球。那時還沒到兩點鐘。公爵很用心打球。故意的輸了好幾回。藉口生氣。越生氣越打的不好。打過了兩點鐘。他用極大的力打球。一箇球丟在牆外。

塹裏。拉勒米不知是計。看見自己贏了。很高興。後來一連打了好幾箇球出牆外。拉勒米要打發人去拾。公爵說。恐怕耽擱時候。跑到牆頭。看見有一箇人。在塹邊的小園子挖地。公爵大聲喊。塹邊的人擡起頭來。公爵見了一驚。原來那箇不是別人。就是盧時伏。那箇人道。你要什麼。公爵道。好朋友。煩你把那幾箇球。拋上來。那箇園丁點頭。把球一箇一箇的拋上來。拉勒米同幾箇看管的人。在那裏忙拾球。却沒看見公爵拾了一箇球。放在口袋裏。這一箇球。是拋在他腳下的。公爵謝了園丁。回來打球。打來打去。總是輸。又丟了幾箇在牆外。那園丁作完工。走了。沒人拋球上來。後來公爵說。不打了。打的太壞了。拉勒米因爲打贏了一箇王孫。心裏十分高興。回到自己房裏。公爵走上牀睡覺。書是早已拿掉的。沒得看了。拉勒米把公爵的衣服拿出去。說是塵土太多。要打塵。其實是要把衣服拿去。要公爵不下牀。拉勒米是無不小心的。好在公爵早已把球藏在褥子下。門一關了。公爵取出球來。拿牙去咬球皮。找出一封信來。信上說道。爵爺。你的朋友。都預備動手了。但是機會還沒到。後天你要

定作一盤大點心。那箇新來的店主。不是別人。就是你的老總管諾曼德。你等到沒人的時候。纔好打開。你看見點心的箇子。一定喜歡的。信尾是盧時伏簽字。信尾又加一行。說道。爵爺只管信任吉利模。他很能幹。同我們所作的事。很表同情。波孚公爵。趕快把信在爐子上燒了。蒙伯桑夫人的信。是已經燒了的。很捨不得。正要燒球。忽然想起送回信。這箇時候。拉勒米進來。問道。爵爺要什麼。公爵道。我自己生點火。我覺得很冷。這箇監房。其冷如冰。牆上含了許多硝。還怕有砒霜。說完了。又倒在牀上。把球藏好了。拉勒米道。爵爺。不要胡思亂想。憂愁傷人。比硝利害。公爵道。你是箇好人。我很想到那箇小店。吃點心喝酒。拉勒米道。點心做得真好。酒也好吃。公爵道。他的酒菜。總比管監官的好。拉勒米道。你爲什麼不嘗嘗。我已經在你面前保舉過的了。公爵道。這倒是箇好主意。主教既然說是要關我一世的監。我只好也變箇饞嘴。老來也有趣。倒也不錯。拉勒米道。你聽我勸。不要等老罷。今天就試試。公爵聽了。想道。好極了。凡人都有毛病。拉勒米彷彿是害了饞癆病。我倒可以借此利用。大聲

說道。你曉得。後天是平替歌佳節。拉勒米說道。是的。要熱鬧熱鬧。公爵道。這是箇好日子。你要教教我。拉勒米道。教你什麼。公爵道。教我吃好東西。過好日子。拉勒米道。也好。公爵道。不過你要私下教我。我們打發看守的人到飯廳吃飯。我同你兩箇人吃晚飯。你點菜。拉勒米哼了一聲。心裏很盤算。有好東西吃。他是很高興的。他原是箇極奸猾的人。犯人越獄逃走。的法子。他都曉得。況且公爵說過。有四十箇逃走的法子。也許這是四十條中之一。想了一會。想到酒菜都是他自己去點。裏面是不能放藥的。他自己是箇很有閱歷的巡警官。不怕被公爵灌醉的。又想出一箇法子。倒是很簡便的。公爵很留心看拉勒米臉色。見他打好了主意。說道。我的條陳。好不好。拉勒米說道。好是很好。我却要同你先約好一層。公爵道。什麼。拉勒米道。要吉利模進來伺候。這一層。最中了公爵的心願。但是公爵心裏只管高興。臉上却裝出很不願意樣子。喊道。請魔鬼把他捉了去罷。有了他。這頓飯萬不會吃得高興的。拉勒米道。這箇樣子罷。我叫他進來。站在你背後。他原不多說話的。你既聽不見他。又看不

見他。這還不是同他在幾千里路外一樣的麼。公爵說道。有一樣。我看得很清楚的。你還是不放心我。拉勒米道。我不是把那箇看星人的話告訴了你麼。公爵道。他預料的什麼。拉勒米說道。他說平替歌節。沒過完。你就逃走了。公爵道。難道你這樣的人。也相信那獸子們的話麼。拉勒米彈指說道。我雖不信。但是別人是相信的。公爵聳肩說道。我就照辦。只管叫吉利模來。不然。是永遠不能商定的了。你要記得。什麼都是你去辦。菜也是你點。我只要嘗嘗你說的好東西。你去定菜。却要用我的名字。叫店裏曉得是我照顧他。你還可以告訴他。我在監裏。自然是照顧他的。我出了監以後。還是照顧他的。拉勒米道。你心裏還是想將來有一天要出監的麼。公爵道。我那怕等到主教死了。我還是想出監的。我比主教年紀少十五歲。不過在威英桑監裏。日子過得快。死得分外早。拉勒米道。我去定明天的菜。公爵道。你看我是箇好學生麼。拉勒米道。我盼望你容易學上手。公爵自言自語道。若是我給你時候。慢慢教。拉勒米道。爵爺說什麼。公爵道。我說。你不必省錢。因為我在這飲食起居的費。都

是主教包辦的。拉勒米走到門口停住。說道：我叫誰進來。公爵道：別箇都使得。只要吉利樸。拉勒米道：看守官怎麼樣。公爵道：很好。你叫他帶棋盤來。拉勒米說道：很好。說完走了。過了幾分鐘。看守官果然來了。對局下棋。公爵很費心思的想。看官要曉得。公爵關在監裏。已經有五年了。過這五年。如同過五十年一樣。眼前既然有了逃走的法子。只有兩天。就可自由。公爵却非常的着急。他現在還不明白脫逃的法子。只知道可以脫逃的話。却不知其中辦法。大約見了點心餡子。纔能明白。但是他的朋友之中。是那一位替他如此出力呢。關了五年監。還有這樣義氣的朋友。真是十分難得。心裏着實高興。最料想不到的。是這班朋友之外。有一箇女人。還是沒忘記他。公爵有了這些心思。自然是下不好棋的。輸了又輸。看守官贏的極高興。但是有一樣。公爵又消磨了三點鐘。天快黑了。公爵以爲天黑了。就好睡覺。誰知睡覺這件事。同有造作的女人一樣。越想他。他越不來。公爵在牀上翻來翻去。睡不着。翻到半夜。好容易睡着了。作了一場惡夢。天亮時驚醒起來。他夢的是兩膀長出翅來。他

先時學飛起初還可以勉強飛得起來。後來飛得高了。氣力不足。墜在無底深坑。驚醒了。出一身汗。覺得十分疲憊。再睡着去。惡夢更多。更離奇了。夢來夢去。無非是越獄。有一回夢的是找着一條地道。吉利模拿箇燈籠。在前他跟。在後兩箇人摸壁向前走。那條地道越走越窄。後來走不了。兩壁收窄起來。幾乎要把他們夾死。他還是拚命的往前走。也走不了。看見吉利模向前走。他想喊他回頭來。又喊不出。聽見後頭有人追趕的聲音。越趕越近了。逃是逃不脫的了。他越往前走。地道越窄。後來聽見拉勒米大笑的聲音。一手放在他肩膀。抓回監房裏。看見有三箇墳都是從前死在監裏的。幾箇大官同王族旁邊挖了一箇新坑。彷彿是預備他用的。後來醒了。不敢再睡。早上拉勒米進來。看見公爵臉色很難看。以爲他得了病。有一箇看守的人。因爲牙痛。一夜沒睡着。告訴拉勒米道。公爵一夜沒睡好。夢中喊救好幾次。拉勒米道。爵爺。你覺得怎麼樣。公爵說道。拉勒米。都是你不好。昨天同我談越獄的話。我晚上做夢。夢見我從牆頭上往下跳。頸頸也跳斷了。拉勒米大笑。說道。這是天警告的。

爵爺不要真跳牆。只好在夢中跳罷。公爵摸着額。說道。你說的不錯。我從此以後。什麼都不想。只好想吃喝罷了。拉勒米想出許多法子。把看守的人都支了出去。公爵問道。怎麼樣。拉勒米說道。菜是已經定了。公爵道。總管點的是什麼菜。拉勒米道。你只管放心。菜都是好的。公爵道。有酥皮大點心麼。拉勒米道。怎麼沒有。我定的酥皮點心。有箇高樓大。公爵道。是馬徒接人做的麼。拉勒米道。我已經分付做了。公爵道。你告訴過他。是我要的麼。拉勒米道。我告訴過了。公爵道。他說什麼。拉勒米道。他說一定要爵爺喝采。公爵搓搓手。說道。這是好極了。拉勒米道。我從來不曉得公爵是考究吃喝的。我這幾年來。從沒看見過你今天這樣高興。公爵自己很怕裝得不像。太過高興了。恐怕拉勒米犯疑。原來吉利模在門外。都聽見了。要進來干預。他進來。使箇眼色。拉勒米出來。吉利模低聲說了幾句話。當下公爵鎮靜了好些。裝出很生氣的喊道。不是我分付。我不許那箇人進來。拉勒米道。對不起。是我叫他來的。公爵道。你曉得。我看見他。就要生氣。你爲什麼還叫他來。拉勒米道。爵爺忘記了我

們立的約。他要進來伺候飯的。爵爺難道忘了那頓飯了麼。公爵道。飯是沒忘記。吉利模我却忘記了。拉勒米道。沒吉利模。就沒飯。公爵道。也罷。就聽你罷。拉勒米道。吉利模。你來。吉利模走來。滿臉的不高興。拉勒米道。爵爺明天請我吃飯。吉利模瞪眼看他。拉勒米道。你來伺候飯。你只管放心。我們吃剩下的。很有你的吃喝。吉利模鞠躬致謝。拉勒米道。我要走了。沙華尼要走開幾天。有話分付我。公爵望望吉利模。見他同石人一樣。臉是死的。動也不動。公爵說道。請你去罷。趕快回來。拉勒米道。爵爺。今天願意打球報仇麼。吉利模的眼色。彷彿是要他答應。公爵會意。說道。很好。不過你不要太高興。我今天打定主意。要贏你。拉勒米出了房。吉利模很留心察看。他等關了門。趕快從袋裏拿出紙筆來。說道。爵爺。你寫。公爵道。寫什麼。吉利模嘴說。公爵拿筆照着寫道。明晚的事。什麼都預備好了。從七點至九點。你們留心。備好兩匹馬。我們從過道第一箇窗口下來。公爵道。還有什麼。吉利模很詫異的說道。還有什麼。你簽字。就完了。公爵道。就是這樣麼。吉利模向來是斬釘截鐵的。說道。這還不彀麼。

公爵簽了字。吉利模說道：那箇球在那裏，摔丟了麼？公爵道：沒摔丟。我想還可以用得着的。收起來了。隨即在褥子底下取出來，交把吉利模。吉利模微笑。公爵道：怎麼樣？吉利模道：我把信藏在球裏，再縫好了。今天下午，爵爺打球的時候，無意中把球打出牆外。公爵道：也許打丟了。吉利模道：有人會拾的。公爵道：有園丁拾麼？吉利模點頭。公爵道：還是昨天的園丁麼？吉利模又點頭。公爵道：就是盧時伏伯爵。吉利模第三次點頭。公爵道：你可以把詳細辦法告訴我。吉利模道：等到動手的時候，纔能說。公爵道：在牆外等我們的是誰？吉利模道：我也不曉得。公爵道：你莫非叫我急到瘋了？你告訴我酥皮點心裏藏的什麼東西？吉利模道：兩把小刀，一條打了結的繩子，還有一箇堵嘴的梨。公爵道：我懂了。吉利模道：爵爺曉得我們一人拿一樣。公爵道：小刀同繩子是給我們的。吉利模道：堵嘴的梨是給拉勒米的。公爵道：吉利模，你向來是不好說話的，到你說話的時候，你說的真是一字千金。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

再說。當波孚公爵同吉利模謀畫越獄的時候。有兩箇騎馬的人。一箇跟人進了巴黎城。這兩箇人。一箇是德拉費伯爵。一箇是波拉治子爵。奧爾洛這箇少年。是第一次進巴黎城。進城的地方。景象却不見得甚好。這箇少年見了。不甚留心。阿托士是向來喜怒不形於色的。三箇人走過了好幾條街。到了孚留街。走到一半。阿托士指一間房子把洛奧爾看。說道。我在這間房子。過了七年極快活的日子。也算是極不快活的日子。這箇少年微笑。很留心看看那間房子。走到哥林布街。在某客店門前站住了。這是他從前同他的幾箇朋友常聚會的地方。但是過了二十年。那間店換了幾箇主人了。他們下了馬。分付店裏的馬夫。小心餵料。用熱酒洗刷馬肚馬脚。爲的是走的路多了。隨後定了房間。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去換衣服。我要領你去見一箇人。洛奧爾問道。今天去見麼。阿托士道。是的。再過半點鐘。就去。少年鞠鞠躬。原來阿托士一點也不乏。洛奧爾倒有點乏了。洛奧爾原想在河裏洗澡。洗過了。去睡覺。阿托士既是這樣分付。只好罷了。阿托士說道。洛奧爾。我要你。今天穿頂好看的衣。

服。裝。扮。的。十。分。出。色。洛。奧。爾。道。你。今。天。不。是。同。我。去。說。親。事。麼。你。要。記。得。我。同。路。易。賽。說。定。的。了。阿。托。士。笑。了。說。道。你。放。心。我。領。你。去。見。一。位。女。人。洛。奧。爾。道。去。見。女。人。麼。阿。托。士。道。是。的。這。箇。女。人。你。見。了。一。定。喜。歡。的。這。箇。少。年。很。着。急。的。看。阿。托。士。看。見。他。只。是。笑。就。放。了。心。問。道。這。箇。女。人。有。多。大。年。紀。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要。記。得。女。人。的。年。紀。是。不。能。問。的。你。若。是。能。看。得。出。女。人。的。年。紀。是。不。必。問。的。如。果。你。看。不。出。是。不。可。問。的。洛。奧。爾。道。這。位。女。人。長。得。美。麼。阿。托。士。道。十。六。年。前。這。箇。女。人。算。是。法。國。最。美。貌。最。能。動。人。的。洛。奧。爾。聽。了。這。句。話。很。放。心。他。的。義。父。萬。不。能。叫。他。去。娶。一。箇。當。他。未。出。世。的。前。一。年。是。箇。美。貌。的。女。人。於。是。走。到。房。裏。梳。洗。好。了。換。了。很。出。色。的。衣。服。下。得。樓。來。阿。托。士。見。了。滿。心。歡。喜。看。他。手。脚。面。貌。全。是。箇。上。等。人。他。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拳。曲。而。下。蓋。了。一。點。臉。套。了。皮。手。套。穿。了。皮。靴。阿。托。士。自。言。自。語。道。這。位。女。人。見。了。他。還。不。喜。歡。我。却。不。相。信。這。時。正。是。三。點。鐘。是。見。客。的。時。候。兩。箇。人。出。了。店。門。走。過。幾。條。街。轉。入。東。米。尼。街。走。到。一。所。大。房。子。門。前。掛。了。繪。章。阿。托。士。說。

道。就是這間房子。阿托士上了臺階。同家人說了。叫他進去通報。說是德拉費伯爵要見施華洛夫人。過了一會。家人出來說。施華洛夫人。從前雖沒見過伯爵。倒很喜歡請你進去談談。兩箇人跟了進去。到了一箇門口。阿托士叫洛奧爾先在前廳等。等他回來領。再說這位施華洛夫人。前書是說過好幾次的了。原是公爵夫人。今年有四十五歲了。看來不過三十七八。還是很美的。他的頭髮。仍舊是很好看。兩隻眼的神光。還是很流利的。身材苗條。很能動人。從前一六二三年。他年紀還輕的時候。是淘氣不過的。有一天。同王后在離宮園裏。跳溝頑耍。把一箇法國的太子。跳丟了。現在施華洛夫人。還是淘氣的。那天阿托士來見他的時候。他原坐在房裏的。這箇人是最風騷的。聽見有人來。他去倒在榻上。手放墊上。拿了一本打開的書。家人進來通報。夫人就轉過頭來。看這位客人。看阿托士穿了繡花的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罩袍。頭上戴一頂黑毡帽。插了一條紫色鳥羽。腰旁掛了家傳的寶劍。施華洛夫人雖然還沒有與他談論。但看他舉動名貴。知道是箇非常人。就請他坐下。阿托士鞠

躬就坐。家人正要出去。阿托士使箇眼色。他站住了。阿托士先開口說道。夫人。我今天大膽。不用介紹。自己引進自己。謝你不棄。居然見我。我求你給我半點鐘。有話談談。施華洛夫人微笑。很柔和的說道。請不客氣。我很歡迎你。阿托士說道。我還有一件事。要先告罪。我所說的。是祕密話。不要別人來打岔。夫人分付家人道。有人來。你就說我不在家。家人出去了。停了一會。兩箇人都不說話。後來還是夫人先開口說道。我很着急要聽你說。我還不知是對誰說話。你從前大約在過宮裏的。我却從來沒看見你。或者你是新從巴士狄大監牢出來的麼。阿托士道。不是的。將來或者關在那監裏。却也難說。夫人是最好頑笑的。說道。既然這樣。請你快說快走。我自己牽在國事裏。已牽穀的了。阿托士道。我的名字。是已經通報過了。我是德拉費伯爵。我這箇名字。你從來沒聽過。我還有一箇名字。你許忘記了。夫人道。叫什麼。阿托士道。我那箇名字。叫阿托士。夫人說道。阿托士。伸手摸頭。很在那裏想。阿托士道。我提起你罷。我是三箇火槍手的同伴。一箇叫達特安。一箇叫頗圖斯。一箇叫……夫人接

住道。阿拉密。阿托士道。是的。夫人還沒忘記阿拉密這名字。夫人道。沒忘記。阿拉密是箇好人。相貌又好。又會做人。還會做詩。我恐怕他近來不甚好。阿托士道。很不好。他做了教士。施華洛夫人一面頑扇子。一面說道。可惜了。我還要謝謝你。阿托士道。謝我什麼。夫人道。謝你提起我追憶。從前最快活的日子。阿托士道。再讓我提起你追憶。另外一件快樂的事。夫人道。同那一件事有相干麼。阿托士道。也可以說有。也可以說無。夫人道。你請講。我看看是件什麼事。阿托士接着說道。阿拉密當日同土爾地方的一箇女裁縫有點瓜葛。夫人道。土爾的一箇女裁縫麼。阿托士說道。是阿拉密的表親。叫米桑。夫人喊道。是的是的。我記得他。當法國大兵圍攻拉羅諧爾的時候。阿拉密寫封信把米桑。告訴他。有人要行刺巴金汗公爵的話。阿托士道。是的。有這件事。我要同你說的。就是這箇米桑的事。你許我說麼。夫人道。儘你說罷。只是不要說他的壞話。阿托士答道。倘若我說他壞話。我就是箇負心人了。我看負心是箇大罪過。夫人很狐疑的問道。你既然不認得米桑。你同他有什麼負心不負心呢。

阿托士道。那可難說。俗語說得好。天下惟有兩箇山。是不能相會的。俗語說的話。有時一點都不會錯的。夫人道。我越聽越有味。請你往下說罷。阿托士道。夫人既然如此高興。我就往下說。這阿拉密的表親。雖然是箇女裁縫。却是同宮裏的鬪人。很有點交情。就是現在的王后。還叫他作妹妹。施華洛夫人歎氣道。現在的世界變了。不同從前了。阿托士道。怪不得王后疼愛這箇米桑。爲的是他最忠心於王后。王后同自己的兄弟西班牙國王通信。全靠米桑傳遞。夫人道。現在他們把這件事。算作大罪。阿托士道。立殊理主教。恨極了。要捉米桑。關在監裏。幸虧主教辦事不密。讓王后知道了。你要曉得。米桑原先同王后約好的。倘若米桑有了危險。王后就送他一本綠皮的祈禱歌。作警告。夫人道。不錯的。宮裏的祕事。你倒曉得很清楚。阿托士說道。果然有一天早上。馬西拉王爵。送了一本綠皮祈禱歌給米桑。事勢是很急的了。好在米桑同他的女僕吉第。兩箇人趕快改了男裝。那位王爵。找了一身壯士的衣服。給米桑。一套馬夫的衣服給吉第。預備了兩匹快馬。兩箇人就逃走。快要到西班牙

的大路了。他們却不敢從大路走。恐怕有人來捉。專走小路。聽見人聲。十分害怕。沒得住的時候。就借住在人家。夫人拍手道。一點也不錯。難道……說到這裏。又不往下說了。阿托士道。他們沿路的一切細情。我只好不說了。恐怕太糟蹋時候。我只說他們到了一箇鄉下的情形。那箇鄉下。叫作羅殊拉。夫人聽了。打箇冷戰。很詫異的。看着阿托士。阿托士道。我現在說的。比剛纔說過的事。奇怪多了。夫人道。我看你簡直的是箇妖怪。你只管說罷。阿托士說道。這兩箇逃走的人。到了羅殊拉地方。又凍又乏。那天是十月十一。那鄉下的地方。沒得大房子。沒得客店。鄉下的小房。又卑陋。又不乾淨。米桑是平常用慣香水的。受不了鄉下人家的氣味。於是打定主意。問教士家裏借宿。阿托士說到這裏。停住了。夫人道。你不要遲疑。只管往下說罷。阿托士道。兩箇人去敲門。天已很晚了。教士早已睡了。見有人敲門。爲的門上連門都沒有。他就請他們進來。教士的臥室。點着一盞燈。米桑穿了壯士衣服。更覺顯得美麗的。把門推開了一點。探進頭去。求食求宿。教士答道。少年。你如果可以遷就。吃我剩下

的東西。同我同睡一間房。你就請進來。兩箇人交頭接耳。說了幾句話。教士還聽見他們笑。後來米桑說道。先生。我們多謝了。就是這樣罷。教士說道。請你們吃桌上擺着的東西。你們却不要吵。因爲我也是纔走了遠路來的。要好好的歇一夜。施華洛夫人聽到這裏。臉色變了好幾趟。有時是滿臉詫異。有時是驚怪。有時變呆了。很想說話。又不敢去打岔。十分着急的。要聽到底。說道。怎麼樣呢。阿托士道。以後的事情。是很不便說的。夫人道。你只管說罷。好在是米桑的事。同我沒相干。阿托士道。不錯的。米桑吃完東西。跑進教士的臥室。分付吉第在堂屋的椅子上睡。夫人道。我不明白。你怎麼會曉得這樣清楚。除非你是魔王。阿托士道。米桑是箇最能迷人的一箇美人。他這樣的女人。心裏的淘氣主意最多。天生這種女人。是叫他們害男人的。這一箇風騷女子。異想天開的。忽然想起主人。既然是箇教士。他就要去迷他。爲的是後來就可以說最難迷的是教士。也被他迷了。夫人喊道。伯爵。我聽了。很害怕。阿托士歎一口氣說道。可惜。這位教士不是安博陸。如中國之米桑的美貌太迷人了。夫

人聽了。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你立刻告訴我。你怎麼會知道這樣詳細。不然。你一定。是箇活鬼。我要請教士來降伏你。阿托士大笑。說道。我告訴你罷。有一箇人辦一件。很要緊的事。那天晚上。也走到羅殊拉地方。早一點鐘。先到教士家裏借宿。忽然。隔村有箇人家。一箇少年。病重將死。來請教士。教士趕快走了。分付那箇借宿的人。一箇人吃晚飯。就在家裏住宿。你就曉得米桑遇着的。並不是教士。是那箇在先借宿的人。夫人問道。在先借宿的是誰。阿托士站起來。鞠躬說道。就是我德拉費伯爵。施華洛夫人停了一會。不響。忽然大笑。說道。這件事。真有趣。原來米桑的運氣還好。你請坐下。再往下說。阿托士道。我要供我的罪狀。我已經說過。我正在辦一件大事。一到天亮。我不作聲響。出了房門。那箇逃人的同伴。還酣睡未醒。我走到外房。看見那一箇還沒醒。我看見他那一副俊俏臉。我很詫異。彷彿是從前見過的。再走近些。我就認得是吉第。阿拉密替他幫過忙的。我纔曉得這箇逃人同伴是……夫人趕快喊道。米桑。阿托士道。是的。是米桑。我於是走到馬房。找着我的馬。同着跟人。登時

走了。夫人很着急的問道。自此以後。你總沒到那箇鄉下麼。阿托士道。我過了一年。又到那村子去。夫人道。怎麼樣。阿托士道。我找着那教士。看見他因爲一件極奇怪的事。很在那裏煩心。我未到之前。一箇禮拜有人送了一箇三箇月的孩子在他家裏。從孩子的睡籃裏找出一口袋金錢。一張紙紙上寫的是一六三三年十月十一號。幾箇字。夫人道。是你遇米桑的日子。阿托士道。是的。不過那箇教士只記得他那天晚上去陪一箇快死的人。明早回來的時候。米桑已走了。夫人道。你要曉得。米桑於一六四三年。回到法國的時候。找過這箇小孩。他雖然被難在外國的時候。不便把孩子帶在身邊。後來回到巴黎。他要找着那孩子。教他讀書。阿托士道。他找出什麼情形。夫人道。他聽那教士說。有一箇不認得的世爵。來把孩子領了去。教養他。阿托士道。這話不錯的。夫人說道。哈。我明白了。那位世爵就是你是你領了小孩子去的。阿托士道。夫人聲低些。他在隔壁房裏。施華洛夫人站起來。喊道。我的兒子在這裏。麼。米桑的兒子來了。麼。我就要見他。阿托士道。他現在還不曉得誰是他的父母。

夫人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原來。你。仍。把。事。體。祕。而。不。宣。今。天。特。爲。把。小。孩。子。帶。來。見。我。我。十。分。感。謝。你。你。這。箇。人。又。仁。慈。又。慷。慨。阿。托。士。道。我。帶。他。來。要。你。替。他。出。點。力。我。盡。心。竭。力。的。教。了。他。多。少。年。凡。是。上。等。人。應。曉。得。的。我。都。教。過。他。了。但。是。現。在。我。因。爲。幫。忙。同。黨。又。要。出。來。打。仗。明。天。我。就。去。辦。一。件。極。危。險。的。事。或。是。送。了。命。也。未。可。知。倘。若。不。幸。我。遇。了。事。還。有。你。照。應。他。你。就。可。以。出。點。力。幫。他。點。忙。出。去。問。世。夫。人。道。你。請。放。心。我。是。無。不。盡。力。的。可。惜。我。現。在。沒。什。麼。力。量。了。我。只。可。有。一。分。力。量。就。盡。一。分。的。力。量。去。幫。他。至。於。富。貴。名。位。……阿。托。士。道。這。一。層。你。倒。可。不。必。費。心。我。把。祖。上。遺。產。波。拉。治。給。了。他。他。有。了。這。點。產。業。就。是。箇。子。爵。每。年。還。有。一。萬。箇。利。華。的。進。項。夫。人。道。你。是。箇。真。君。子。我。很。着。急。的。要。看。這。箇。小。孩。子。他。在。那。裏。阿。托。士。道。他。在。大。廳。我。去。領。他。來。罷。阿。托。士。走。到。門。口。夫。人。止。住。他。問。道。他。的。相。貌。長。得。好。麼。阿。托。士。微。笑。說。道。像。他。的。母。親。阿。托。士。開。了。門。叫。那。少。年。來。施。華。洛。夫。人。看。見。這。箇。美。貌。少。年。高。興。極。了。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過。來。施。華。洛。夫。人。叫。你。親。手。少。年。

走過來。滿臉笑容。跪下一條腿。親夫人的手。站起來。對着阿托士低聲問道。伯爵。這一位不是王后麼。施華洛夫人說道。不是的。我不是王后。可惜了。不然。我倒很可以同你出力。一面說。一面抓住少年的手。拉他坐在身邊。又說道。你告訴我。你喜歡做什麼。洛奧爾道。據我愚見。上等人只有當武官。伯爵教養我多年。爲的是這箇意思。我們來巴黎的時候。他告訴我。說要領我去見一箇人。這箇人就可以在王爺面前保舉我。夫人道。我明白了。你能覓有機會。在康狄公爵手下當將官。是最好不過的了。却有一樣。因爲蒙伯桑夫人。同朗維勒夫人不對。我不便自己出面保舉你。但是馬西拉王爺。是我的老朋友。他可以同朗維勒夫人講。朗維勒夫人可以給你一封介紹書。伯爵道。這樣很好了。但是我要告訴你。子爵不到明晚。就要離巴黎。不能耽誤的。夫人道。我可以對人說。子爵是你有意栽培的人麼。阿托士道。我看那件祕密事。此時不宜宣布。洛奧爾道。爲什麼呢。阿托士道。洛奧爾。我有我的意思。洛奧爾道。我曉得。你做事是最有道理的。你這樣說。我就照辦。夫人道。你不如把子爵留在我

這裏好在馬西拉在巴黎。我請他過來商量。他不答應我。我不放他走。阿托士道。我感謝之極。我事體很忙。我要走了。今晚六點鐘。請你分付子爵到客店見我。夫人問道。你今晚到那裏。阿托士道。我們今晚到司克朗家裏。會一箇朋友。夫人說道。我今晚也要到那裏。一會。請你略等我。不要先走。阿托士鞠躬。正要走出房門。夫人喊他。回來。笑着對他說道。你同老朋友告辭。就不過這箇樣麼。阿托士親夫人的手。低聲說道。我只要早曉得米桑是怎樣迷人的……阿托士歎口氣。含笑而別。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再說。托那爾街。有一所房子。巴黎城裏的轎夫家人。箇箇都認得的。這所房子。不是世爵住的。也不是財主住的。這所房子。是沒得什麼宴會。也沒得賭局。連跳舞會也是絕無僅有的。却是時髦的人。差不多箇箇都來的。這所房子。是小教士司克朗住的。他那間客廳。終日都是談笑之聲。有了什麼新聞。都在這裏談論。有什麼稀奇古怪的事。也在這裏說。有什麼挖苦人的話。都在這裏創造。人家都喜歡來聽。這箇司

克朗。是箇小教士。從前在拉曼斯地方的時候。社會上很歡迎他。他的故事最多。有一天。地方上出大會。司克朗要做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叫衆人取樂。他就叫家人同他。徧體塗滿蜜。把一牀鴨毛。被剪開。他在鴨毛上滾黏了滿身。鴨毛很像一隻大怪鳥。他跑到街上。挨家去探望。朋友引得街上的人。樂到了不得。街上的粗人罵他。小孩子拾石擲他。他只好逃了。誰知他越逃。追趕的人越多。他沒得法。就跳在河裏。他原是會泅水的。但是河水甚冷。把他冷壞了。游到對岸。四肢麻木。動不得了。醫生們想了許多法子。替他治。越治越不好。後來只好不治了。於是遷到巴黎。巴黎的人。是早已聞他大名。他創造一頂轎子。常常坐了轎子。去見王后。王后很賞識他。這箇人很聰明。有一天。王后要封他一箇號。問他喜歡什麼。他說道。我最喜歡一箇號。王后問他什麼。他說道。王后的病人。從此以後。人都稱他作王后的病人。王后還給他些恤款。每年一千五百箇利華。以後司克朗過的日子。倒舒服。有了教堂的薪俸。還有恤款。他很殷過了。有一天。有一箇主教的人說。司克朗太歡迎幫主教。有點不妙。司

克朗問道。爲什麼呢。難道幫主教不是箇上等人麼。那人說道。是的。司克朗道。難道幫主教脾氣不好麼。那人道。他脾氣很好。司克朗道。難道幫主教不是箇聰明人麼。那人道。他聰明太過了。司克朗道。我就不明白。爲什麼我不該歡迎他。那人道。因爲他好說一箇人的壞話。司克朗道。他說誰的壞話。那人道。他好說主教的壞話。司克朗道。某人最喜歡說我的壞話。我還是一樣歡迎他。爲什麼幫主教說別人的壞話。我就不該歡迎幫主教呢。說過之後。司克朗是很倔強的。以後加倍歡迎幫主教。再說阿托士要去見司克朗的那一天。剛好是一季的末了一天。按季發俸的日子。司克朗打發家人。照常去支應處領恤款。家人回來說。恤款停止了。那時剛好朗維勒在司克朗那裏。聽了這句話。就肯出兩倍恤款的錢。送給司克朗用。司克朗是很能幹的。心裏很明白。不受他的好。想出法子。把停止恤款的話。播揚出去。不到下午四點鐘。通巴黎的人都曉得主教待司克朗很刻薄。這天是禮拜四。司克朗見客的日子。來了許多客人。人人都替司克朗抱不平。阿托士走到某街。看見兩箇騎馬的人。

後頭一箇跟人同走一路。阿托士雖不認得這兩箇人。內中一箇脫帽問他道。你聽見新聞麼。那箇光棍馬薩林。停止了司克朗的恤款。阿托士很恭敬的還禮。說道。有這箇事麼。却是令人難信。那箇人又說道。我看馬薩林簡直是箇利害的國賊。你說是不是。阿托士道。這句話。我可不能答。兩人鞠躬。分道走了。阿托士對洛奧爾說道。我們今天很巧。可以說幾句好話。安慰司克朗。洛奧爾問道。司克朗是箇什麼人。爲他這一點事。倒驚動了巴黎。他是箇退位的大臣麼。阿托士道。不是的。他不過是箇有口才。談風好的人。他身體短小。社會上倒很喜歡他的。因爲他造了許多挖苦主教的話。得罪了主教。洛奧爾問道。上等人也作詩麼。我以爲這件事。上等人看不起。不幹的。阿托士道。不錯的。上等人作壞詩。人家是看不起的。若是作得好。名聲是很大的。某人就是箇榜樣。但是我勸你。不要作詩。洛奧爾道。原來司克朗是箇詩人。阿托士道。是的。我勸你。在他家裏。少說話。多聽少說爲妙。洛奧爾道。我聽你分付。阿托士道。回來。你看見我很同一箇人說話。德博理即阿拉教士。你常聽我說起的。洛奧

爾道。我記得這箇名字。阿托士道。你可以常跑到我們跟前。裝出要同我們說話的樣子。却不要聽我們說。我爲的是不願意別人來打岔。洛奧爾道。我照辦。阿托士拜了兩處客。等到七點鐘。他與同伴的。走到托那爾街。滿街上都是轎夫。馬夫。跟人十分擁擠。進了房子。第一箇看見的。就是阿拉密。他坐在一箇椅子上。旁邊那把椅子。有四箇小輪。坐着一箇身材很小的人。面貌雖不算老。滿臉却是病容。眼神甚足。談風是極好的。這位就是司克朗。在那裏或高談。或說笑。或大笑。或恭維人。忙的了不得。他坐的椅子。前後左右。男男女女圍了許多人。房裏鋪陳一切。是很華麗的。房裏有兩箇家人伺候。阿拉密看見阿托士。拉住他的手。介紹與司克朗見面。兩箇人說了幾句套話。司克朗回過頭。恭維了洛奧爾幾句。洛奧爾鞠躬。見有許多人。心中有點慌亂。阿拉密又介紹阿托士。見了幾箇人。洛奧爾心定之後。很留心四圍的看。看見房門開了。家人通報。寶力小姐。阿托士拍洛奧爾肩膀。說道。你留心看。這箇人。他很有點歷史的。顯理第四向他家裏去的時候。在路上被人刺死。洛奧爾很留心看他。

今天看見有歷史的人不少了。却不曉得這位女人。同顯理第四有相關。這箇女人一進來。就有許多人過來圍住他。這位女人。身材苗條。頭髮甚美。當時人都稱他做母獅子。寶力小姐從人隊裏。走向司克朗跟前說道。我聽見你忽然窮了。我探望朗布里夫人的時候。聽見這箇新聞。是某人說的。司克朗道。我窮了。國家就富了。我們誰不願意犧牲自己。以為國家呢。有一箇擲石黨說道。一千五百箇法朗一年。教主的香水錢了。阿托士認得說話的人。是剛纔在街上碰見的。阿拉密說道。我們的詩人。怎麼說的。詩人沒得錢。是唱不出來的。司克朗拉了寶力小姐的手。說道。這話說得不錯。好在我失了長蛇。還有箇母獅子。司克朗今晚分外精神。說話加倍有趣。寶力小姐坐下來。一眼看見洛奧爾。阿托士說道。洛奧爾。寶力小姐看你。你上去見禮罷。你自自然然的。同他說就好了。却不要提起顯理第四的話。洛奧爾走進人隊裏。對寶力小姐鞠躬。這時候。房裏的客人。分作兩隊。一隊圍着米那治。一隊圍住寶力小姐。司克朗在兩隊往來。拿坐的四輪椅子。車來車去。阿托士問阿拉密道。我們

幾時談談。阿拉密道：「再等一會，等到客到齊了。我們說話就沒得人理會了。這箇時候房門又開了。家人報幫主教的名。衆人聽見了，都擡起頭來。幫主教名干狄。這時是很有點名氣了。阿托士却是第一次見他。干狄是箇近視眼。身材短小。臉色發黑。走路很不好看。他雖然這樣，却很會頑槍頑劍的。他走進房來，幾乎碰倒一張桌子。司克朗掉過有輪椅子來。寶力小姐點頭擺手的歡迎干狄。干狄不甚看見司克朗。等到看清楚的時候，又碰了椅子，幾乎跌一交。干狄說道：「我聽見你很不得意。這一句話，箇箇客人都同司克朗說過的。」司克朗總是說兩句俏皮話回答。到了這箇時候，幾乎說完了。答道：「主教居然想到我，總算是有情的。」米那治聽了，大笑喝采。干狄道：「你現在那裏有錢應酬這許多朋友？你不如到我的教堂來。我派你一箇職事罷。」司克朗說道：「這却使不得。恐怕拖累你。」干狄道：「許你還有許多法子想。不是我所知道的。」司克朗道：「我打算同王后借錢。」阿拉密道：「王后自己也沒得錢。王后的錢，是國家撥去的。」干狄回過頭，伸出小手，給阿拉密說道：「你不要見怪。我纔看見你。我帶了

一分禮來。送給你。阿拉密道。什麼東西。干狄道。是條帽帶子。衆人走過來看。看見干狄拿出一條帶子來。司克朗道。這是擲石派。干狄道。不錯的。現在什麼東西。都是擲石派的了。寶力小姐。我要送你一把擲石派的扇子。德博理。我把一箇製手套人的住址。告訴你。他作的是擲石派手套。司克朗。我認得一箇麵包店。作擲石派麵包。你只管去賒。阿拉密接了帶子。細在帽子上。這箇時候。家人開門。通報施華洛夫人。客人聽了。都站起來。司克朗趕快把椅子車去迎接。洛奧爾臉色紅了。阿托士同阿拉密使眼色。阿拉密走到窗子邊坐下。施華洛夫人。一面同衆人寒暄。一面要找。人。後來看見洛奧爾。夫人滿臉高興。看見阿托士。夫人臉色略變。看見阿拉密在窗子旁邊。十分詫異。夫人對司克朗說道。司克朗。倭阿卓怎麼樣了。在路上同阿托士說話的人問道。倭阿卓病了麼。司克朗道。倭阿卓打牌。受了寒。病得很重。快死了。那人又問道。在那裏受寒病。司克朗道。在我這裏。你想想看。倭阿卓原先發過誓。不肯再賭的。過了三天。他賭興又發了。他特爲跑到小主教府裏。求我同他解誓。我剛好同巴

留士商量事體。那時呂晤士侯爵正在那裏。等人賭錢。一眼看見倭阿卓。就拉了去賭。倭阿卓說。發過誓。還未解誓。不敢賭。呂晤士說。替他擔責任。倭阿卓坐下來賭。輸了四百箇柯朗。回去的時候。受了涼。就從此不能起牀了。阿拉密有半箇身子。藏在窗簾後。說道。倭阿卓病得這樣重麼。米那治歎氣說道。我恐怕這箇闊人病重的很。恐怕要同我們永遠告辭的了。寶力小姐冷笑說道。他死麼。他纔不死。他同土耳其人一樣。身邊圍了無數女人。香多夫人替他弄牛肉茶。立那多夫人替他烤褥單。還有朗布里夫人替他煮粥。司克朗笑了。說道。我看你是很不喜歡倭阿卓的。寶力小姐說道。你說的不對。我不獨沒討厭他。還要爲他念經。叫他的靈魂安樂。施華洛夫人說道。怪不得人家叫你母獅子。你的牙齒真利害。洛奧爾說道。這樣一箇大詩人。你爲什麼說他壞話。寶力小姐道。什麼大詩人。你真是箇從鄉下來的了。你是沒看見他。你若是看見了。一定不說他是箇大詩人。你可曉得。他沒得五尺高。那時有一箇身材很高。大臉色很黑。有兩撇很兇的鬍子。身邊掛把刀的人。聽了。喝采說道。我

不是自己吹作詩。我倒是在行的。倭阿卓的詩壞透了。洛奧爾低聲問阿托士道。這箇說話的人是誰。阿托士道。他叫司克特。洛奧爾道。就是作某某詞曲的麼。阿托士道。是的。他同妹子兩箇人作的。在司克朗旁邊。同一箇美貌女人說話的。就是他的妹子。洛奧爾回過頭看。看見兩箇女人。纔來了一會的。有一箇身體很弱。臉上略帶愁容。却是很動人的。頭上許多黑頭髮。兩眼甚柔媚。他的同伴。臉色頗青。神色嚴厲。洛奧爾一看見那箇美貌的女子。他就打好主意。未走之先。去同他說話。最奇的是。他看見這箇女子。就想起路易賽來。當下阿拉密走到干狄跟前。干狄大笑。在阿拉密耳邊說了幾句話。阿拉密向來是極鎮靜的。聽了這幾句話。不禁一跳。干狄低聲說道。你也要笑。有人留心察看我們說完了。走去同施華洛夫人說話。夫人的身邊也圍了許多人。阿拉密果然大笑。是撒沙。眯目不叫旁人犯疑的意思。看見阿托士一箇人在窗子旁坐下。他慢慢走上前。一面走。一面還同熟人招呼。說話。不到一會。阿托士同阿拉密兩箇人。深談起來。洛奧爾果然走上前。站離不遠。阿托士大聲說。

道。剛纔干狄對我念倭阿卓的長句詩。我看作得很好。洛奧爾站了有幾分鐘。走開了。走到施華洛夫人寶力小姐司克特小姐隊裏。干狄說道。我不以司克特的話爲然。我說倭阿卓的確是箇詩人。別的都是不興的。他政黨思想。是全沒有的。阿托士問道。怎麼樣。阿拉密趕快說道。定的是明天。阿托士道。幾點鐘。阿拉密道。約六點鐘。阿托士道。在什麼地方。阿拉密道。在聖曼狄。阿托士道。誰告訴你。阿拉密道。盧時伏。這箇時候。有人走來。阿托士說道。他的哲學。是不興的。倭阿卓是全不懂的。我很以干狄的話爲然。倭阿卓不過是箇詩人。米那治說道。他的詩是真好。無疑的了。但是有一層。後世的人。雖然稱讚他。也要批評他的。他的詩。作得太隨便了。他糊糊塗塗的。把真詩絕了種了。司克特道。是的。要絕種了。施華洛夫人說道。他的尺牘。是好的。司克特小姐說道。講到尺牘。他真是箇天才了。寶力小姐說道。他的小品。都是很好的。他若是作篇正經東西。是永遠不會好的。施華洛夫人道。他的東西。興趣最濃。司克特掙掙鬚子說道。據我看來。很欠自然。你看他某某信。就曉得了。米那治道。你却

不要忘記了。他某某兩篇詩最好。阿拉密走來。同施華洛夫人鞠躬。笑道。我不喜歡他一樣。他挖苦達官貴人。太過了。什麼人都逃不了。王后他還要挖苦。司克特擺出一箇預備打架的架子。來說道。什麼連王后都挖苦麼。我却不曉得他怎麼挖苦王后的。阿拉密道。你不曉得麼。施華洛夫人說道。我不曉得。司克特小姐也說道。我也不曉得。寶力小姐道。我也不曉得。阿拉密道。王后不肯輕易對人說的。施華洛夫人道。你曉得麼。阿拉密道。我還記得。幾位女客都說道。我們都要聽。阿拉密道。我先把事由告訴你們。倭阿卓有一天。同王后在芳田浦樹林坐馬車。他故意在那裏用心想。要王后問他想什麼。果然王后問他想什麼。倭阿卓故意想了一會。纔答。要王后曉得他是口占的。阿拉密把倭阿卓挖苦王后的詩。念了一遍。內中有幾句。是因爲王后有兩箇情人。問王后究竟愛那一箇。衆人聽了。很詫異。說倭阿卓太放肆了。惟有那箇兩眼很柔媚的女子。說道。我看這首詩。作得很好。洛奧爾很同那箇女子表同情。走到司克朗跟前問道。司克朗。那位女子是誰。他倒不是人云亦云的。司克

朗說道。我的少年朋友。你打算幫他麼。洛奧爾紅了臉。說道。我看那首詩。作的真好。司克朗道。作得是很好。不過在詩人隊裏。是不能說這句話的。洛奧爾道。但是我不是詩人。我請你告訴……司克朗道。你要曉得那箇女子麼。人家都稱呼他作印度美人。洛奧爾道。我還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你要曉得。我是纔打鄉下來的。司克朗道。你的意思。是說你不懂得我們這裏用的字眼。還是不懂的好。你不要學罷。不過是躊躇時候。等到你學會了。又改用別的字眼了。洛奧爾道。既然這樣。你不要怪我。我還要問你。那位女子是誰。司克朗道。他是杜比彌小姐。洛奧爾道。他是從前顯理第四的朋友某人的家麼。司克朗道。他是某人的孫女。他纔從某處來。故此我叫他作印度美人。洛奧爾拿眼去看那位小姐。那位小姐剛好也拿眼看他。微微一笑。那位小姐問司克朗道。你看倭阿卓的朋友怎麼樣。你聽他們躊躇他。一箇說他的詩沒得意思。一箇說他的詩沒得韻。一箇說他不清新。一箇說他的詩沒興趣。他的詩的好處。被他們都剝光了。司克朗同洛奧爾聽了大笑。那箇印度美人很詫異。低頭

不說了。洛奧爾想道。這是箇聰明女子。阿托士在遠遠的留心看。臉上冷笑。施華洛夫人對干狄說道。請你去告訴德拉費伯爵。我要同他說話。干狄說道。我很高興去。我却不要人說。我同他是朋友。我很恭維他從前所辦的出色事。我要等過了明天。再同他說話。夫人道。爲什麼要等後天。干狄笑道。你明天晚上就曉得了。夫人道。你的意思好難懂。回過頭來。對阿拉密說道。德博理。你今天還同我跑一趟差。阿拉密道。可以之至。今天。明天。後天。不論那一天。都可以。夫人道。你去找德拉費伯爵來。我有話同他說。阿拉密把阿托士找了來。夫人說道。伯爵。薦書在此。你那箇少年。拿信去見。一定十分歡迎的。阿托士道。他有你照應。徼幸極了。夫人眼睛轉了兩轉。說道。你不要妒忌。他不是因爲你。我怎麼會認得那箇孩子。說完。站起來。分付預備馬車。寶力夫人是已經走了。司克特小姐。也正要告辭。阿托士道。洛奧爾。你去扶着施華洛夫人。送他上車。不要忘了謝他的薦書。那箇印度美人。此時走到司克朗跟前告辭。司克朗說道。你要走了麼。印度美人說道。我是末了幾箇走的。你如果有倭阿卓

的好消息。請你告訴我。司克朗道。他現在死也死得快樂的了。印度美人道。這話怎麼講。司克朗道。因爲你稱讚他。兩箇人都笑了。那箇女子回頭看司克朗。司克朗的眼跟着他走。客人慢慢的分開了。有交頭接耳的。有傳遞書信的。司克朗裝作不理會。這一天晚上。雖然算是箇朋友們平常的聚會。談的都是社會瑣事。同詩詞。內中却有很祕密的用意。司克朗現在可以不理會的了。因爲他不是王后的病人了。當下洛奧爾送施華洛夫人上車。夫人伸出手來給他親。忽然感動了天性。夫人兩手抱住洛奧爾的頭。在額上親了好幾遍。說道。子爵。我親你。我替你祈禱。望你一生快樂。說完了。叫他走了。馬車一面走。夫人在車內擺手告別。洛奧爾也擺手。阿托士猜出情形。含笑說道。洛奧爾。你來。我們也該告辭了。你明天早起。就到王爺營裏去。你要好好的睡一夜。今晚你還是箇文官。明早你就是箇武官了。洛奧爾道。我去當軍人了麼。你待我真厚了。德博理走過來說道。伯爵。請了。我回寺去。干狄也走過來說道。德博理。請了。我明天要講經。今晚回去預備。伯人說道。兩位請了。我回去睡廿四

點鐘覺。我乏極了。這三箇人相向鞠躬。遞了許多眼色。司克朗看得很明白。司克朗道。三箇人說的話都是假的。有膽子的人會有好運氣的。他們許替我爭回郵款來。他們可以用手。我只可以用舌。我却要給他們曉得。我也還有點用處。司克朗喊道。尙平。打十一點鐘了。把我車到臥室裏。杜比彌這箇女孩子長得是真不錯。一面說。一面家人把椅車推到臥室。家人出去。關了門。托那爾街這所房子。燈火都吹滅了。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再說。天亮時候。阿托士起來穿衣服。看自己的臉色不甚好。曉得自己晚上睡不好。起來之後。神情有點疲倦遲疑。同他平日是兩樣的。他先忙打發洛奧爾動身。很細心的同他收拾東西。他揀了一把劍。驗驗劍鋒。驗驗劍柄。看有什麼毛病。拿了一口袋錢。放在衣包裹。叫家人把東西都裝紮好。阿托士樣樣都想到了。足足忙了一點鐘。一切都收拾好了。阿托士推開洛奧爾的房門。輕輕的腳步走進去。洛奧爾晚上睡覺。忘了拉窗簾。這箇時候。日光射進來。洛奧爾還沒醒。頭枕在手上。黑髮覆額。微

微出汗。阿托士彎腰低頭。看這箇孩子。見他兩眼閉住。滿臉笑容。阿托士一面看。一面追憶起自己少年的事來。前後雖然相隔有許多年。腦筋一觸。便想起來。是極容易的。想起自己少年時候的快樂。被一箇女人躑躅了。不曉得將來這箇少年。被愛情糾纏起來。是什麼樣。自己記得。因爲愛情之事。心裏受了無限痛楚。他預料將來洛奧爾。恐怕也要受。心裏如此想。那憐憫之意。不禁露出面上。忽然洛奧爾從好夢中醒了。他看看阿托士。彷彿是曉得他的心思。問道。你來了好一會了麼。伯爵道。洛奧爾。我來了有一會了。洛奧爾道。你不喊醒我。阿托士道。我想不如讓你多睡一會。昨天我們走的路多。你一定很乏了。你昨晚又睡得遲。洛奧爾道。你待我太好了。阿托士微笑。問道。你今早好麼。洛奧爾答道。我覺得精神好得很。阿托士露出慈父樣子來說道。你要記得。你還要長呢。當你這樣的年紀。是最容易過勞的。洛奧爾道。是的一會。穿好了衣服。阿托士喊了家人來。不過十分鐘。那少年就預備好動身。對家人說道。你去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阿托士道。你的行李。已收拾好了。我把衣包也

收拾好了。你要用的東西。都放好了。我看着你的東西。都擺在馬上了。家人說道。伯爵分付的。都辦好了。馬是在門外等了。洛奧爾道。你收拾東西。我還在牀上酣睡。你的愛憐之意。太過了。阿托士很動了情。說道。原來你還有點愛我意思。洛奧爾也按不住了。說道。上帝在上。我愛你敬你。阿托士十分感動。躲過臉去。說道。你看看。忘記了什麼沒有。洛奧爾道。是的。這箇時候。家人走上前。低聲同阿托士說道。子爵沒得劍。主人分付我把他昨日掛的劍拿去了。阿托士道。我去找一把給他。洛奧爾不理會這件事。自己下樓去。以爲阿托士下來送他行。阿托士却全沒有這箇意思。洛奧爾見門外有三匹馬。十分高興。說道。你陪我走。阿托士道。我陪你走一會。洛奧爾很高興。跳上馬。阿托士慢慢的上了馬。分付家人幾句話。家人回到店裏。後來纔去跟他們的。洛奧爾一點也不理會。同伯爵一路走。過了新橋。沿河邊走。又過了幾條街。轉入聖丹尼街。家人來了。又向前走。都沒說話。洛奧爾曉得不久就要分手了。阿托士三回兩轉。又教導幾句話。洛奧爾知道是第一次分離。伯爵是疼愛他的意思。三

匹馬出了聖丹尼門。到了某處。阿托士看看洛奧爾的馬。說道。洛奧爾。你要把馬照應好了。我常同你說的。騎馬人要體恤所騎的馬。你切勿忘記了。你看看你的馬。在那裏出汗。他已經乏了。你看看我的馬。同初出槽一樣。你把韁勒得太緊了。久而久之。成了脾氣。你以後要他轉動得快。就不靈了。騎馬人的性命。有時全靠馬的靈變。你要記得。再過八天。你就要在戰場駕御他。不同在習騎學堂的時候了。說到這裏。又改話柄。阿托士說道。洛奧爾。你看這是箇極好的打鷓鴣的地方。我有一天。看見你放手槍。你把手伸出太遠些。你的手太吃力。描頭就不能准。你放了十二響。只中了九響。洛奧爾含笑說道。你是發無不中的。阿托士道。我的手略彎一點。就不大吃力。你理會麼。洛奧爾道。我依你的法子。現在好多了。阿托士道。你不要忘記。你比劍的時候。太着急進攻。你們年紀輕的人。有許多都犯了這箇毛病。你曉得。你進攻的時候。身子一動。劍鋒走的路。就不直。你若是碰見一箇老手。他很容易招架的。他可以趁勢。還敬你一劍。你再招架。是來不及的了。洛奧爾道。是的。你常使這一手。不

過別人沒得你的本事。阿托士道。天冷的很。是冬天的樣子。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將來你去打仗。碰見是箇人敵箇人。我勸你讓敵人先放槍。大約先放的人。描頭不得甚準。你看他舉手的時候。你叫馬往後退。我得力於這箇法子。救我的性命。不止一趟了。洛奧爾道。你放心。我忘記不了你的指教。阿托士說道。我看他們在前頭。捉着幾箇偷野味的。又說道。洛奧爾。還有一件事。我要你切記。倘若你臨陣受傷墜馬。你要趕快避開。不要在大軍所走的路上。不然。是要被馬踹死的。不管怎的。你若是受了傷。就趕快通知我。自己不能寫信。煩別人寫。我治傷還有點把握。洛奧爾說道。我一定寫信。把情形全告訴你。阿托士說道。我們到了聖丹尼了。他們看見有兩箇人。把守城門。內中一箇說道。又來了一箇少年。好像也是去投軍的。阿托士聽見了。問道。你怎麼曉得的。守兵答道。他那箇樣子很像。他年紀正合式。他是第二箇。今天從這裏走過的。洛奧爾道。還有一箇少年同我一樣的。打這裏走過麼。守兵道。那一箇是箇身材很高的少年。裝扮的十分好看。簡直的是箇世爵模樣。兩箇人進了城。

洛奧爾道。他說的那箇人。倒是箇好同伴。但是他那裏能及你這樣照應我。阿托士道。我恐怕你趕那箇少年不上。爲的是我還有許多話說。說完了。我纔同你分手。那箇少年已經走得遠了。洛奧爾說道。這也很好。兩箇人在街上騎馬走。走到一箇長方式教堂門前。阿托士說道。洛奧爾。我們下馬罷。奧利文。名跟人你看住馬。把那把劍拿來。於是兩箇人進了教堂。阿托士拿手探聖水。拿出來。伸給洛奧爾。洛奧爾沾了聖水。畫箇十字。阿托士同管教堂的門丁。說了幾句話。回頭同洛奧爾說道。我們跟他進去罷。門丁開了門。兩箇人跟他下樓梯。地窖裏只點了一盞燈。窖裏擺了一箇棺材。上罩絨帷。繡着荷花瓣。原來這是路易第十三的棺材。因爲繼位之君。尙未登位。故此暫停着。還沒下葬。兩箇人站在棺前。好一會。說不出話。後來阿托士指着棺材說道。這一位王上。沒得品。又沒有本事。然而當他在位的那幾年。國裏的事體很多。現在只有一盞燈。照着他的棺材。從前他在世的時候。也有一箇極有本事的人。照着他走路。這棺材的人。不是王上。不過是箇利器。那一箇拿燈照他的。纔算是王

上利用那箇不中用的人辦了許多大事。那一箇有本事的人却是連墳都沒有。這一箇人的脚下也沒有他的葬身之地。王上的位分是大的。什麼人都殺不上他。當時雖然王上一點都不出色。但是王上的虛榮是保全到十足的。其中却有兩層的道理。第一層是王上的本人。那是會死的。第二層是王上的威力。是不會死的。當日王上很怕那位大臣。後來那位大臣死了。不久王上也跟着死了。彷彿是那位大臣。恐怕王上把他經手辦好的事弄壞了。故此把王上也抓了走。你可曉得。王者之貴。是令人羨慕的。不過只有了空名。沒得箇有本事的人替他維持。是不相干的。然而當時主教死了。人人都額手稱慶。真是糊塗了。主教有治國的美才。他們都看不見。主教當日把法國放在自己掌握中。真是爲所欲爲。我當時也曾很同他作對。我同幾箇朋友都很反對他。幸虧沒被他殺死。大約天意。不過要留我。要我告訴你。我今日要告訴你的話。就是要你明白君王專制國事的真理。王上是會死的。王上的威權是不可犯的你。你往後遇着無所適從的時候。你要記得這箇道理。我現在看的前

程。如在雲霧中。你現在比我們從前容易些。我們的時候。是要同大臣交涉。王上不過是箇虛名的。你現在只要事王上就是了。你只要替王上辦事。尊敬王上。是不會走差的。假使王上妄用其權。苛待百姓。王上的威權。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洛奧爾道。我聽你的話。敬上帝。敬王上。我將來倘若殉難沙場。也爲的是上帝。是王上。阿托士說道。你說得很好。很正大。你拿了這把劍罷。洛奧爾一條腿跪下去接劍。阿托士道。這口寶劍。是我父親的。他是箇忠臣。我很用過幾趟。我可以說。我凡有拔劍相向的事。無一件不是光明正大。俯仰無媿的。倘若你的臂膀無力。不能一日善用這劍。那也很好。爲的是。你還要學學。遇着不值當用這劍的事。是不可用的。洛奧爾把劍接過來。說道。我有生以來。受你恩養。我看這把劍。如同你給我的一件至寶。說完。拿嘴去親劍柄。阿托士說道。子爵起來。洛奧爾站起來。同伯爵很親熱的親了幾下。當下伯爵天性發動。說道。請了請了。你不要忘記我。那少年喊道。我永遠不能忘你。倘若我不幸身死。我最後所想的。就是你。阿托士上了樓。給了門丁一箇金錢。對着供

桌鞠躬。走出教堂。看見家人。說道。奧利文。把帶子收緊些。劍掛的太下了。好了。你跟
 着子爵去。等到吉利模來了。你交代他。就回來。洛奧爾。你曉得麼。吉利模爲人有膽。
 又謹慎。他一定忠心於你的。洛奧爾答道。是的。阿托士道。你先上馬。讓我看你動身。
 洛奧爾上了馬。伯爵道。洛奧爾。請了。我的寶貝孩子。請了。洛奧爾說道。請了。我的義
 父。請了。洛奧爾的馬舉步走。阿托士不言語。站在那裏看。看到洛奧爾轉了彎。看不
 見了。把馬交給一箇鄉下人牽住。阿托士又進了教堂。跪在一箇黑暗角上祈禱。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再說。波孚這兩天過的日子。過得十分着急。波孚爲人。有始有終的。有些人初辦一
 件大事。興頭很好。後來就冷淡了。波孚却不然。他的膽子極大。是人人都知道的。他
 現在因在監裏五年。不耐煩極了。現既有了脫逃的機會。自然是全副精神。都使出
 來了。他滿肚都是報仇方法。只要一越獄。就要辦。倘若逃走了。沙華尼平常最苛待
 他。是第一箇不高興。馬薩林是更不必說了。波孚公爵是很熟悉宮裏的祕事的。王

后同馬薩林的關係。他也曉得的。公爵若是一旦逃出來。宮裏一定是要震動。他設想主教得了信。跑去告訴王后。說波孚逃了。那種慌亂的情形。公爵一面想。一面微笑高興的很。覺得自己彷彿是已經逃出監了。他作了好幾回這種夢。有一天。他夢醒了。看見自己還在監裏。拉勒米在對過坐。捋鬚。還聽見八箇看守的人談笑。只有一件事。眼看了是滿意的。就是吉利模。他原先恨到他入骨。這兩天變了。他的後半生全有依靠了。吉利模外貌一點也沒變。拉勒米還是相信他的。拉勒米心裏倒想是寬待波孚的。吉利模作出來的樣子。却十分苛刻。拉勒米很想把那頓飯。安排得法。叫波孚高興。却有一層。拉勒米有饑病。他曉得晚飯有好酒好菜。馬徒的接手人。還告訴他。有一箇麵裏的大酥盒。餡子是用野雞片的。這回的酒。比前回的更加好。有了這幾樣好處。更加波孚同他原是很相得的。拉勒米想到這裏。以爲吃晚飯的這一天。就是他一生一世最滿意的日子了。他忙了一早起。還自己跑到對過酒店看看。馬徒接手的人。又加倍巴結。作了一箇大酥盒。頂上還有波孚公爵的繪章。盒

子裏頭。此時還是空的。旁邊擺好了兩隻鷓鴣。一隻野雞。拉勒米看見了。饑涎直流。跑回去。擦手跳腳的。告訴了波孚。樣樣都很順當。這時沙華尼。早已告假走了。所有的事體。都交把拉勒米。吉利模出來進去。滿臉的不高興。早上公爵同拉勒米打球。吉利模早已招呼公爵。叫他事事留心。吉利模前走。波孚跟着走。所走的路就是晚上越獄時應走的路。他們這趨打球。是在小院子裏。那箇地方很靜。從來沒什麼人到的。平常連守兵都沒有。打球的時候。纔有守兵。因爲監牆甚高。可以無須了。未到這箇院子之前。先要開三層門。門上鑰匙。各自不同。到了院子。吉利模爬上一箇牆洞。把兩隻脚掛在牆外。公爵會意。繩梯是掛在那裏。拉勒米自然是莫名其妙。他們兩箇人動手打球。公爵打得很好。拉勒米全輸了。有四箇守兵替他們拾球。打完了。公爵笑拉勒米打得不好。給了守兵兩箇路易。賞他們吃酒。守兵同拉勒米請示。拉勒米叫他們。到了晚上纔許去吃酒。拉勒米的意思。是還要自己安排晚飯。恐怕自己走開。沒人看管。越獄的事。樣樣都布置得很好。就是公爵自己辦。也不過如此。後

來鐘打六下。他們是七點吃飯。這時候樣樣都擺好了。旁邊一張小桌。擺了那箇大酥盒。盒頂還有繪章。那箇酥盒子的皮。顏色可愛。烤得很透的了。餘外別的菜。色色俱佳。不由得人饑。這箇時候。人人都不耐煩。幾箇守兵要去吃酒。拉勒米要動手吃晚飯。公爵要越獄。只有吉利模一箇人。臉上彷彿是箇死的。一點什麼動靜。也看不出來。他從前在阿托士身邊。學的本事。現在很有用了。公爵常常的看他一眼。是有點不放心的意思。拉勒米先分付守兵。出去吃鍾酒。替爵爺祝壽。然後把房門都鎖了。把鑰匙都藏起來。指指桌子。意思是要公爵動手吃。公爵看看吉利模。吉利模看看鐘。只到六點一刻。約好的時候是七點鐘。還要等三刻鐘。公爵要等一回纔動手。故意的說。要看完一章書。拉勒米要曉得是本什麼書。就這樣有趣味。從肩膀後頭看過去。原來是羅馬大將愷徹的戰記。原是拉勒米違了獄章。找來借把公爵看的。拉勒米心裏打定主意。從此以後。再不違犯獄章。了一時既不動手吃。他就去忙開酒瓶。看看大酥盒子。到了六點半鐘。公爵從椅子上起來。很認真的說道。古人之

中。愷徹是箇最大的人物。無疑了。拉勒米道。你看是的麼。公爵道。是的。拉勒米道。據我的意思。我看還是漢尼博。是箇最大人物。公爵道。何以見得。拉勒米大笑。說道。爲因他默寫一本戰記。公爵會意。自己坐下。請拉勒米在對過坐。拉勒米是不用請兩鬚的。天下神氣最足的。總比不過害饑命的人坐下吃好東西時候的臉。等到吉利模把湯送到拉勒米跟前的時候。拉勒米那副高興臉。是形容不出來的。公爵看看他微笑。說道。若是有人說現在法國還有人比你還快活的。我是萬不相信的。拉勒米道。你說的不錯。我自己也曉得。如果我的肚子餓了。那是再沒有比坐下吃東西舒服的。況且主人又是箇顯理第四的孫子。那是自然要加倍快活的。公爵點頭。謝他的恭維。吉利模那時正站在拉勒米背後。聽了微笑。公爵說道。講恭維話。是沒第二箇人趕得上你的。拉勒米高興極了。說道。我不是瞎恭維。我是一番真意。公爵道。然則你真是我的朋友麼。拉勒米道。當真的。如果你出了監。我是很想你的。公爵道。你這箇同我要好的法子。真是奇怪。拉勒米道。倘若你當真出了監。你曉得將來

怎麼樣你在宮裏還是不得了的不過出了威英桑監再進巴士狄監沙華尼雖然不好管巴士狄監的官更不好公爵那時常常的看鐘恨不得鐘針快走聽見拉勒米談到這樣的怪話倒覺得有趣拉勒米說道一箇和尚的兄弟同立殊理主教同一派的有什麼道理公爵你真是運氣好是王后送你來的我聽說王后待你還好你在這裏有很好的地方散步有打球的地方還有許多新鮮空氣公爵道拉勒米我聽你這樣說我很有點捨不得你拉勒米道爵爺你真是對我不住但是你可曾想過越獄公爵道也許是箇獸主意但是我很想過要越獄到了這箇時候越獄的思想還是有的拉勒米道你相信那越獄的四十法子麼公爵道我相信的拉勒米道爵爺我們兩箇人是頂好的朋友你何妨告訴我你那越獄四十法之一呢公爵道我很高興告訴你吉利模拿酥盒子來拉勒米往後靠住椅背舉起那鍾紅酒一隻眼對着燈光看公爵兩眼看鐘那時還差十分到七點吉利模把大酥盒擺在公爵面前公爵拿銀刀子切酥皮拉勒米說鋼刀好用把自己的鋼刀遞過去公爵接

了刀。說道。謝謝你。拉勒米道。我要聽你越獄的法子。公爵道。我有一箇法子。我看是最好的。我常常要先試的。拉勒米道。你告訴我。公爵一手拿叉。插住酥盒子。一手拿刀。打了幾箇圈。說道。第一層。先要箇好管監。同你一樣。拉勒米道。有了這箇人。怎麼樣呢。公爵道。我有了這箇人。我就同自己商量。說道。我有了這箇好人。我就要運動他。去找一箇我老朋友手下的人。可以串同越獄。拉勒米道。這箇主意。倒不錯。公爵道。我心裏是這樣想。不過我要找的朋友。總要是反對主教的。凡是君子。都應該反對主教的。拉勒米道。不要太響。你不要在這裏。說這種話。公爵道。我運動好了你找着這樣的一箇人。那箇人得了上司的信用。我自然就能同外邊的人通信了。拉勒米道。你有什麼法子。傳信到外邊呢。公爵道。那是極容易的。譬如說。我們常打的球。就可以用。拉勒米聽得很有味。說道。用球麼。公爵道。是的。我把法子告訴你。我把一箇球。打過牆頭。外邊有人拾了。球裏有封信。他收了這箇球。另外拋一箇進來。用這箇法子。我們可以內外遞信。沒人猜疑。拉勒米摸摸耳朵。說道。可了不得。幸虧公爵

告訴我。我以後要留心看球了。公爵微笑。拉勒米道。說來說去。這不過是箇裏外通信的法。不是越獄的法子。公爵道。這箇起頭。就辦得不錯了。拉勒米道。難以再有進步。公爵道。不見得。譬如我給朋友一封信。說是某日某時。牽兩匹馬在塹外等……拉勒米道。等了。怎麼樣呢。難道那兩匹馬。飛過牆頭。進來接你出監麼。公爵道。不是這箇樣。我有法子下去。拉勒米道。你怎麼樣下去。公爵道。用繩梯。拉勒米要笑。笑不出來。說道。你總不能把繩梯。藏在球裏。公爵道。不藏在球裏。也可以藏在別的東西裏。拉勒米道。藏在別的東西。藏在別的東西。到底藏在什麼東西裏頭。公爵道。譬如說的話。藏在酥盒裏。也使得。拉勒米喊道。藏在酥盒裏麼。公爵道。又譬如我的老總管諾曼德。盤了馬徒的店。拉勒米臉變了色。說道。什麼。公爵道。你不曉得麼。拉勒米是有饑癆病的。他嘗嘗諾曼德的酥盒子。嘗出滋味來。就保舉給我。我要了一箇。請拉勒米同吃。看守的兵走開了。只留吉利模伺候。吉利模就是我的朋友。薦給拉勒米的。吉利模同我串通越獄。約定七點鐘動手。幾分鐘之前……拉勒米出了一頭

汗。看看鐘。說道。幾分鐘之前……公爵道。幾分鐘之前。我打開酥盒子的酥皮。一面說。一面打開了。又說道。打開酥皮裏頭。有兩把小刀。一條繩梯。一箇堵口梨。我拿了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我就說。我的朋友對不起你。你若是動一動。喊一聲。我就要你的命。公爵還沒說完。早已站起來。拿着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當下吉利模。不慌不忙的。也拿了小刀。繩梯。堵口梨。拉勒米看看這幾樣東西。十分害怕。說道。你難道真要我的命麼。公爵道。你不攔阻我。我一定不殺你。拉勒米道。我讓你逃了。我自己不得了。公爵道。不要緊的。你丟了差使。我賠補你。拉勒米道。你打好了主意。不住在監裏麼。公爵道。你問的倒好。拉勒米道。沒得叫你留戀的事麼。公爵道。沒得留戀。我今晚要自由。拉勒米道。倘若我攔阻你。或是喊救。公爵道。我一定要你的命。這箇時候。打七點鐘。吉利模先是不響。忽然說道。七點鐘了。公爵道。七點鐘了。時候到了。拉勒米覺得不攔阻。有點問心不過。略作攔阻的樣。公爵繃了眉頭。把小刀輕輕的刺。刺穿衣服。刀尖子剛到皮膚。就住了。拉勒米道。殺了。我不再動了。公爵道。

我們趕快動手。拉勒米道。爵爺。我還求一件事。公爵道。什麼。趕快說。拉勒米道。請公爵把我網起來。公爵道。爲什麼。拉勒米道。顯得我不是你的同謀。吉利模對他說道。伸出手來。拉勒米道。不是在前網。在後網。公爵道。拿什麼東西網。拉勒米道。拿爵爺的腰帶。公爵脫了帶子。交把吉利模。吉利模把拉勒米兩手。網在背後。吉利模道。你的脚。拉勒米伸出脚來。吉利模撕了飯桌的手巾。也網好了。拉勒米道。還有我的劍。公爵解了鞋帶。把刀柄網緊在韜上。拉勒米道。把梨拿來堵我的口。不然。他們要問我爲什麼不喊救。吉利模塞他的口。拉勒米使眼色。彷彿是還有話說。公爵道。你有什麼說的。拉勒米道。爵爺要記得。倘若是我不得了。我家裏還有妻子。公爵道。你只管放心。吉利模堵他的嘴。原來這箇東西。形狀像箇梨。內裏有簧。放進嘴裏。簧鬆則梨自張大。把口堵得嚴嚴的。塞了之後。拉勒米倒在地下。又推倒幾把椅子。裝作爭打之狀。吉利模從拉勒米口袋裏。把所有鑰匙都拿出來。開了房門。重復關了。鎖好。同公爵兩箇人。向小院子跑。先開了三層門。到了打球場。恰好一箇人都沒有。公爵

跑到牆頭。往外一看。果然看見塹外有三箇騎馬的人。牽着兩匹馬。公爵同他們使手勢。曉得他們是在牆外候他的。吉利模把繩梯掛好。原來是一條扭緊的絲繩子。橫綁一條棍子。人坐在棍子上。絲繩子自己反扭。漸漸放鬆。落至地面。公爵道。走。吉利模道。我先走麼。公爵道。自然是你先走。他們把我捉了。不過叫我重新歸監。若是把你捉了。他們要絞你的。吉利模說道。不錯的。他坐在小棍上。慢慢的往下墜。公爵很着急的。看着他向下墜。墜落四分之三。絲繩忽然斷了。吉利模跌在塹內。公爵喊他。他不響。一定是傷重了。動也不動。有一箇在塹外等的人。登時跑下去。用繩網好吉利模。三箇人把他拉上去。塹內的人說道。請爵爺下來。你只要離地一丈五。就可以跳下來。草地很軟的。公爵就墜下來。這一趟沒得短棍了。要慢慢的緣繩爬下來。爬下五丈。不到幾分鐘。爬到繩盡頭。離地有一丈多高。一放手。落在地下。一點沒傷。跑到塹外。看見盧時伏。那兩箇人。他却不認得。吉利模暈過去了。還沒醒。他們把他放在馬上。網牢了。公爵道。往後我再謝你們。不要耽誤了。上馬上馬。那箇愛我的。跟

我走。跳上馬。一面跑。一面喊道。自由了。自由了。

小 本 小 說

偵探小說 三人影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華生包探案 一册一角

歷史小說 希臘興亡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鴛盟離合記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天際落花 一册一角半

言情小說 俠情 一册一角

社會小說 賊史 二册四角

言情小說 血泊鴛鴦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盜窟奇緣 二册二角

言情小說 雙喬記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二册三角半

言情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册一角

言情小說 不如歸 一册一角半

偵探小說 金絲髮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册一角

筆記小說 車中語 一册一角

短篇小說 時諧 二册三角

政事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册一角

理想小說 飛將軍 二册三角

科學小說 新飛艇 二册二角

神怪小說 荒唐言 一册一角